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陳垣著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目錄

卷三　大道篇

卷四　太一篇

右三篇四卷廿三章，都六萬餘言，述全眞大道太一三教在金元時事，繫之南宋初，何也，曰三教祖皆生於北宋，而創教於宋南渡後，義不仕金，繫之以宋，從其志也。靖康之亂，河北鬻舍爲墟，士流星散，殘留者或竟爲新朝利用，三教祖乃別樹新義，聚徒訓衆，非力不食，其始與明季孫夏峰李二曲顏習齋之倫講學相類，不屬以前道教也。迨儒門收拾不住，遂爲道家扳去，然固汴宋遺民也，而錄宋遺民者多忽之，豈入元以後有遺民，入金以後非遺民耶，可謂大忘也矣。六十年前，東莞宗人友珊先生撰長春道教源流，始稍稍闡明之，今更發篋攤碑，究其本末，三教祖皆北方學者，而能以寬柔爲教，與金元二代相終始，殆所謂化胡工畢，於以西昇者耶，不然，何其適也。嗚呼，自永嘉以來，河

北淪於左衽者屢矣，然卒能用夏變夷，遠而必復，中國疆土乃愈拓而愈廣，人民愈生而愈衆，何哉，此固先民千百年之心力艱苦培植而成，非倖致也。三教祖之所爲，亦先民心力表見之一端耳，故樂得而述之。元史釋老傳語焉不詳，可以此爲之注，宋金元史講義闕者，願以此爲補一章也，其諸君子亦有取於是歟。憶去年余撰明季滇黔佛教考成，會以此編要旨語老友高閬仙先生，先生河北大儒，深韙其議，惜余稿未集，而先生已一瞑不視也，悲夫。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新會陳垣識於北平勵耘書屋

全眞教傳授源流表

以本文所及者爲限，授受不明者仍闕。

- 王嚞重陽
  - 馬鈺丹陽
    - 于志道洞眞
      - 李道謙天樂
        - 孫德彧開玄
  - 譚處端長眞
    - 楊明眞碧虛
      - 李志遠無欲
  - 劉處玄長生
    - 于道顯離峰
      - 孫伯英
      - 王志明
  - 丘處機長春
    - 崔道演眞靜
      - 張志偉天倪
      - 王志深
    - 尹志平清和
    - 李志常眞常
      - 張志敬誠明
      - 樊志應重玄
    - 王志坦淳和
    - 宋德方披雲
      - 祁志誠洞明
      - 秦志安通眞
      - 申志貞洞元
    - 李志全純成
    - 李志方重玄
      - 霍志眞寂然
  - 王處一玉陽

- 郝大通廣寧
  - 陳志益重顯
  - 劉道寧眞常
    - 褚志通伯達
  - 房志起冲虛
  - 范圓曦玄通
  - 王志謹棲雲
    - 徐志根洞陽
      - 孫履道明德
    - 張志信逍遙
    - 姬志眞知常
- 孫不二清淨

全眞教歷任掌教表

稱歷任不稱歷代，說見末流貴盛章。

姓名	號	籍	卒年或掌教時代	壽數
王喆	重陽	咸陽	金大定十庚寅卒	五八
馬鈺	丹陽	寧海州	金大定廿三癸卯卒	六一
譚處端	長眞	寧海州	金大定廿五乙巳卒	六三
劉處玄	長生	東萊	金泰和三癸亥卒	五七
丘處機	長春	登州	元太祖廿二丁亥卒	八十
尹志平	清和	萊州	元憲宗元辛亥卒	八三
李志常	眞常	開州	元憲宗六丙辰卒	六四
張志敬	誠明	安次	元至元七庚子卒	五一
王志坦	淳和	湯陰	元至元九壬申卒	七三
祁志誠	洞明		元至元三十癸巳卒	七五
張志僊	玄逸		元至元卅一至大德六	

姓名	號	籍貫	壽	年代
苗道一	凝和			元至大三
孫德彧	開玄	眉山	七九	元至治元辛酉卒
藍道元				元至治二
孫履道	明德			元泰定元二
苗道一	凝和			元天曆二至元統元
完顏德明	重玄			元元統三

王重陽生宋政和二年壬辰，卒金大定十年庚寅正月四日，壽應五九。因其庵壁留題，有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之句，解者謂是年閏五月，正月十一日始立春，故止五十八也。

又丘長春卒丁亥，翌年戊子七月大葬，王靜安西遊記校注序云庚寅七月大葬，蓋因記末有戊子四月上丁，除地建址，歷戊己庚句而誤，此戊己庚指日非指年，陳時可處順堂會葬記可證。道教源流四輯志圓傳，改爲歷己庚三年，亦誤，並正於此。

大道教祖師傳授表

※者三代疊出，詳疊出稽疑章。

世次	姓名	號	籍	卒年	壽	行教年	附注
初祖	劉德仁	無憂	滄州	金大定二十	五九	三八	宣和四年生
二祖	陳師正	大通		金明昌五		十五	
三祖	張信眞	冲虛		金興定二	五五	二五	著玄眞集
四祖	毛希琮	體玄		金元光二	三八	五	
五祖	酈希成	太玄	嬀川	元憲宗九	七八	三六	
六祖	孫德福	通玄		元至元十	五六	十五	
七祖	李德和	頤眞		元至元廿一		十二	曾遇焚經厄
八祖	岳德文	崇玄	涿州	元大德三	六五	十六	
※九祖	趙			元大德六			二趙一鄭五年間相繼歿
※十祖	趙			元大德七			
※十一祖	鄭進元	明眞	永嘉	元大德十一			
九祖	張清志	玄應	乾州	泰定二未卒		十九	

太一教祖師傳授表

世次	姓名及本姓	字	號	賜號	籍	卒或謝事年	壽及掌教年
初祖	蕭抱珍			一悟	衛州	金大定六	六十? 二八?
二祖	蕭道熙 韓	光遠		重明	衛州	金大定二六	二一
三祖	蕭志沖 王	用道	玄朴	虛寂	堂邑	金貞祐四	六六 三一
四祖	蕭輔道	公弼	東瀛	中和	衛州	元憲宗二	三七
五祖	蕭居壽 李	伯行	淳然	貞常	汲縣	元至元十七	六十 二九
六祖	蕭全祐 李			純一	洺水	元延祐五?	九十? 三九?
七祖	蕭天祐 蔡			崇玄			

?是假定，蕭抱珍卒於金大定六年丙戌，假定年六十，則生於宋大觀元年丁亥也。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一

新會 陳垣 援菴

全眞篇上

全眞教之起源第一

元史釋老傳，分道家爲四派，曰全眞，曰正一，曰眞大道，曰太一。正一天師爲宋以前道教舊派，全眞等爲宋南渡後河北新創三教。全眞史料，所在皆有，與大道太一不同。余昔纂道家金石略，曾將道藏中碑記，及各家金石志，文集，並藝風堂所藏拓片，凡有關道教者，悉行錄出，自漢至明，得碑千三百餘通，編爲百卷。顧以校讐不易，久未刊行，其金及元初部帙，十之一屬道教舊派，十之二屬大道太一，十之七皆屬全眞，元併江南，始有正一諸碑，與全眞對峙，然河北大部仍屬全眞也。故今考全眞，即以此書爲基本史料，祇患選擇不精，考訂不審，組織不密，不虞史料闕乏也。且前有甘水仙源錄，祖庭內傳，近有長春道教源流，皆全眞舊史，足供參證。惟諸書爲傳記體，吾今所述，略仿紀事本末之意，各有微尙，不相因襲焉。若大道太一史料少，則不蘄能拘一體也。

全眞之初興，不過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之一隱修會而已。世以其非儒非釋，漫以道教目之，其實彼固名全眞也，若必以爲道教，亦道教中之改革派耳。王惲秋澗集五八，奉聖州永昌觀碑云，後世所謂道家者流，

蓋古隱逸清潔之士，巖居澗飮，草衣木食，不爲軒裳所羈，不爲榮利所怵，自放於方之外，其高情遠韻，凌烟霞而薄雲月，誠有不可及者。自漢以降，處士素隱，方士誕誇，飛昇煉化之術，祭醮禳禁之科，皆屬之道家，稽之於古，事亦多矣，徇末以遺本，凌遲至於宣和極矣。弊極則變，於是全眞之教興焉，淵靜以明志，德修而道行，翕然從之，實繁有徒。其特達者各潛戶牖，自名其家，耕田鑿井，自食其力，垂慈接物，以期善俗，不知誕幻之說爲何事，敦純朴素，有古逸民之遺風焉。以逸民名初期之全眞，誠得全眞之眞相。

甘水仙源錄二有東平徐琰撰郝宗師道行碑，郝即王重陽弟子郝大通，徐號容齋，嚴實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肄古業，迎元遺山校其文，預選者四人，徐爲其一，至元末，拜翰林學士承旨。元詩選癸之乙選其詩，稱爲徐承旨琬，刊本避嘉慶諱也。碑曰，道家者流，其源出於老莊，後之人失其本旨，派而爲方術，爲符籙，爲燒鍊，爲章醮，派愈分而迷愈遠，其來久矣。迨乎金季，重陽眞君，不階師友，一悟絕人，殆若天授，起於終南，達於崑崙，招其同類而開導之，鍛鍊之，糾立一家之教曰全眞。其修持大略以識心見性，除情去欲，忍恥含垢，苦己利人爲之宗。老氏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爲。莊生所謂游心於淡，合炁於漠，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外天地，遺萬物，深根寧極，才全而德不形者，全眞有之。老莊之道於是乎始合，重陽唱之，馬譚劉丘王郝六子和之，天下之道流祖之，是謂七眞，師其一也。全眞不尙符籙燒鍊，而以忍恥含垢苦己利人爲宗，此遺民態度也，謂其合於老莊，殆遁而之老莊耳。重陽起自金初，郝大通卒於金季，今謂重陽起於金季，偶失詞耳。

虞集道園學古五錄十，非非子幽室志云，昔者汴宋之將亡，而道士家之說，詭幻益甚，乃有豪傑之士，佯狂玩

世，志之所存，則求返其眞而已，謂之全眞。士有識變亂之機者，往往從之，門戶頗寬弘，雜出乎其間者不可勝紀。而澗飲谷食，耐辛苦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致於道，亦頗有所述於世。爲其學者，常推一人爲主，自朝廷命之，勢位甚尊重，而遡其立敎之初意，同不同未可知也。道園生較晚，目覩全眞末流之貴盛，而疑其與立敎之初意不同，洵稱卓識。末流貴盛，後章詳之。立敎之初，本爲不仕新朝，抱東海西山之意，何期化民成俗，名動公卿，束帛蒲車，相將嚴壑哉。道園之所懷疑者此也。

終南山重陽宮有金源璹撰全眞敎祖碑，凡二千六百餘言，見金石萃編一五八。又有劉祖謙撰重陽仙跡記，碑高丈餘，寬五尺，二十六行，行五十九字，萃編未載，其略曰，終南山重陽祖師，始業儒，卒成道，凡接人初機，必先使讀孝經道德經，又敎之以孝謹純一，其立說多引六經爲證。在文登寧海萊州，嘗率其徒演法建會者五，皆所以明正心誠意少思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敎也。師咸陽人，姓王氏，名嚞，字知明，重陽其號。美鬚髯，目長於口，形質魁偉，任氣好俠，少讀書，係學籍，又隸名武選。天眷初，以財雄鄉里，歲饑，人多殍亡，有盜盡刼其貲，一日物色得盜，終不之問，遠近以爲長者。正隆己卯，忽遇至人於甘河，以爲可敎，密付口訣，又飲以神水，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佯狂垢汙，人益叵測。嗚呼，箕子狂，九疇叙，接輿狂，鳳歌出，權智倒，橫直竪，均於扶世立敎，良有以也。後於南時村掘地爲隧，封高數尺，榜曰活死人墓。又於四隅各植海棠一株，曰吾將使四海敎風爲一家耳。三年復自實之，遂遷於劉蔣。大定丁亥夏，焚其居，人爭赴救，師婆娑舞於火邊，且作歌以見意。詰旦東邁，徑造寧海，首會馬鈺於怡老亭，馬亦儒流中豪傑者，與其家人孫氏，俱執弟子禮。又得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等七人，號馬曰丹陽，譚曰長眞，劉曰長生，丘曰長春，王曰玉陽，郝曰廣寧，孫曰淸

靜散人，並結爲方外眷屬。己丑季秋，留王栖於崑崙山，攜四子西歸，抵汴寓王氏逆旅。無何，呼丹陽付密語，無疾而逝，春秋五十有八。四子歸其柩，葬於劉蔣故菴之側，丹陽廬於墓次，今之祖庭是也。有詩詞千餘篇，分爲全眞前後集，傳于世。若其出神入夢，擲傘投冠，騰凌滅沒之事，皆其權智，非師之本教，學者期聞大道，無溺於方技可矣。天興元年九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劉祖謙謹記，安西王府文學姚燧，以至元丙子中秋日書并題額。文撰於金天興元年壬辰，書題於元至元十三年丙子，相距四十五年矣。祖謙金元史無傳，名見中州集五，字光甫，安邑人，金承安進士，家多藏書，金石遺文略備，一時名士，皆遊其門云。閱此則全眞教之起源大概可知矣。

教徒之制行第二

全眞家之制行不一端，大抵以刻苦自勵，淡泊寡營爲主，故能保西山之節，不然，鮮不覥面向人，敗名隳行，以殉世俗之欲矣。甘水仙源錄九載溪南詩老辛敬之愿撰陝州靈虛觀記有曰，今所謂全眞氏，雖爲近出，大能備該黃帝老聃之蘊，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遜讓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愛似佛，至於塊守質朴，澹無營爲，則又類夫修混沌者。異於畔岸以爲高，黠滑以爲通，詭誕以爲了，驚聾眩瞽，盜取聲利，抗顏自得，而不知愧恥者遠甚。間有去此而即彼者，皆自其人之無良，非道之有不善也。

元遺山集三五朝元觀記亦云，予聞黃老家黜聰明，去健羨，前賢以爲大槩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銳者觀之，往往以惰窳不振爲嫌，及更事既多，閱得喪休戚爲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爲有味，迴視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唾之矣。況乎執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於風塵之際，而角逐於功名之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

之家，方以拱璧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滿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視缺然，願棄人間事，絕粒輕舉，以從赤松子游，非自苦也。觀爲崞山軍節度閻德剛所創建，請記者樂辨疑，爲孫仲陽高弟。石在崞縣，見存，山右石刻叢編廿四跋，謂閻侯之孫名仲陽，誤也。

全眞家言行散見於道藏全眞家語錄及碑銘者，言不雅馴，不盡可誦。今節采事實文章可觀者以例其餘，其語涉虛渺者仍不錄也。仙源錄一載王利用撰馬丹陽道行碑，碑在終南重陽宮，見存，王利用元史一七〇有傳。師謂門人來靈玉曰，世所稱衣服舊弊重修潔者何名，曰拆洗，師曰，東方敎法，年深弊壞，吾當往拆洗之，遂以關中敎事付丘長春。東歸過濟南，有韓淘清甫者慕康師之爲人，所居號安樂園，禮師乞垂開發。師曰，夫道以無心爲體，忘言爲用，柔弱爲本，清淨爲基。節飲食，絕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寧神於極，不出戶庭，而妙道得矣。此馬丹陽之訓也。

秋澗集五六尹志平道行碑云，四方學者輻湊堂下，歸依參叩，子于而來。師摘要訣誨之曰，修行之害，食睡色三欲爲重，多食即多睡，睡多情欲所由生，人莫不知，少能行之者。必欲制之，先減睡欲，日就月將，則清明在躬，昏濁之氣不生，向上達者，率自此出，人徒知從心爲快，不悟制得此心，有無窮眞樂也。此尹志平之訓也。

元遺山集三八長眞庵銘云，淮安張澤之爲予言，福昌之東韓城，長眞譚公舊隱之跡在焉，其徒王志明者葺居之，名之曰長眞庵。志明初隸唐州營卒，在諸隸中獨以性行見稱，其主獄囚，有矜憫之實，飢飽寒暑每爲調護之。既久轉將領，貲產亦厚，一旦與道人語，慨然有高舉遠引之意，即棄家入道。其子追及于襄城，泣拜請還，志明確然不移，遂入嵩山，師事紫虛于大師，及即僊翁積年。避壬辰之兵，東之海濱，亂定還洛陽，築還堵于韓城居之，道

俗歸向，以爲堅坐六年，非世人所能堪，乃即譚所居而奉之。今年過八十，神觀殊未衰，目光炯然，人望之知爲有所養者，長眞爲得人矣，幸吾子爲之銘。澤之予舊交，其言可信不妄，乃參用溪南詩老辛敬之之語爲作銘云。此王志明之行也。

姬志眞雲山集七開州神清觀記云，張志信，號逍遙子，彰川人。賦性剛決，芥視塵累，貞祐南遷之亂，居民嘯聚，互相攻劃，先生慮禍所及，以身爲大患，自逸而之深山窮谷，思所以出世之方，而未得也。聞棲雲王老師開道盤山，方來之學道者多從之，遂不遠千里，趼足往覘其所以，久之獲預席下，鄭重參謁，曾無少怠，曲盡其妙，辭師下山，鵠居鷇食，心之所存，非向之有我者之能爲也。特以天地爲蘧廬，形骸爲逆旅，衣絮帶索，面垢首蓬，歲時寒暑之易，其志不變。若有人之形，而無人之情，視塵物之往來，人事之膠擾，猶鳥雀蚊虻之過乎前，未嘗介意。蓋塗隙守神，藏身深眇，而得其所謂大本大宗者歟。世以迹觀之，特見其制行清苦而人不堪，庸詎窺其閫奧哉。此張志信之行也。吾人讀逸民傳高士傳，見其飄然遠引，輒心嚮往之，以爲古人不可及，豈知運會所趨，精英自出，要有大力者爲之登高而呼耳。

姚牧菴集三十有太華眞隱褚君傳，褚名志通，劉道寧眞常弟子，丘長春再傳也。今以仙源錄八校之，曰靈臺眞隱褚君，幼業儒，長遭時艱，求所以託焉而逃者，寄跡老子法中，受學劉眞常，棲遲不在城邑，多名山中，後由眞常主華陰之雲臺宮，始從之西。眞常逝，徙上方，上方天下之絕險，自趾望之，石壁切雲霄，峻削正豎，非恃鐵組，不得緣絙上下，將至巔，下臨窮谷，深數里，盲煙霧翳其中，非神完氣勁，鮮不視眩而魄震，君負食上下自給，如由堂適奧，嬉然不爲艱。薄樂則上下負食益勤，爲禦冬備，一歲偶未集，冰雪塞山門，計廩纔得當冬之半，始服

氣滅食爲胎息，遠或數日一炊。明年山門開，弟子往哭，求其屍，見步履話言，不衰他時，方神其非庸人。伺下山，止之曰，不可復往也已，君雖逆其請，又屏弟子獨居，或勸宜留一人自佐，曰吾居此樂，彼居此戚，所安先不同，猶强而留之，能勉朞月之外，要終相棄否。亦有他士樵人獵夫適山，初未聞君爲何人，責之具炊，寢則假榻，甚者易而詬罵之，益勤以安，無難色，若職宜然者。去或問姓名，惟他語不告，終問之，則曰吾求人知耶，必求人知，而求若知耶。人見其苦身，不近人情如是，然不違俗，上自王公，下及臺皁，爭以一際顏色爲快。燧亦嘗一再造廬焉，告以人間聲利，泛如秋風之過耳，噤不酬應。叩之山間爲樂何如，必盡舉平生所見好石幽樹，佳泉危棧，亹亹忘疲。若幸夫人一往，而我能先之者，相舍以出，覺胸臆塵鄙，如雪之見晛，消釋無餘者數日。益信夫遊方之外，有恬愉靜退之士，如君者罕類例求也云云。嗚呼褚君，此亂世所生之人物也，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見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爲戎，所謂無道也。獸蹄鳥迹，交於中國，入山唯恐不深，斯其時矣。褚君以堅苦卓絕之姿，效巢由高蹈之行，儕諸古高士傳，何多讓焉，誰謂古今人不相若哉。

殺盜之消除第三

或曰，全眞教徒之苦行，吾聞之矣，隱居求志，獨善其身，於世何補，仁人固如是乎。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此仕者之言也，全眞不臣不仕，無所謂窮達，能修道而行教，自獨善而兼善，其說高於仕者遠矣。全眞家敢敢立觀度人，消除殺盜，固非獨善之教也。

仙源錄九載龐知幾九疇鄧州重陽觀記云，王重陽有文武藝，當廢齊阜昌間，脫落功名，日酣於酒，歲四十有八

，遇二異人，得證玄理，爾復跌宕。東邁瀕海，從遊者衆，今鄧之鎭防營偏校王立，幼嘗受誨於其徒，自執干戈以衛邊藩，蓋數十年。今老矣，思昔玄言，樂於恬退，家之南有杜下古祠，剪荊棄垣，乃建斯觀，仍其師之號以榜之。廢齊者，金人以稱劉豫，河北既陷，人情不服，金立宋大宰張邦昌爲楚帝，旋被竄，金又立中國降虜劉豫爲齊帝，都大名，還都汴梁，尋又廢之，故謂之廢齊，宋人則謂之僞齊。僞齊之廢，重陽年二十六矣，痛祖國之淪亡，憫民族之不振，脫落功名，日酣於酒，宜也。然三朝北盟會編一八一記劉豫事，謂豫初僭立，奔附者衆，識者譏之云，濃磨一鋌兩鋌墨，畫出千年萬年樹，悞得百鳥盡飛來，踏枝不著空歸去。可見當時倚劉以爲食者之衆，又豫廢後，拘於瓊林苑，常蹙額告撻懶云，父子盡心竭力，無負上國，惟元帥哀憐之。撻懶曰，劉蜀王，劉蜀王，爾猶不知罪過，獨不覩趙氏少主出京日，萬姓燃頂煉臂，香煙如雲霧，號泣之聲，聞十餘里。今廢了爾後，京城內無一人爲爾煩惱，爾悞做人，猶自不知罪過。豫遂默然語塞，又可見劉之不齒於人，雖倚劉爲食者，未嘗不知其非也。王立者軍人，幼聞重陽之風，老而懺悔，投戈學道，此全眞消除殺盜之效也。

秋澗集五三有胙城縣靈虛觀碑，述李志遠消除殺盜事尤顯著。曰衛之胙縣有觀曰靈虛，玄微眞人度師李公所建也。貞祐初金駕南遷，竟河爲界，建帥府，宿重兵，繫浮梁，既爲汴京北門，歲壬辰金人撤守，天兵徇取之。明年京城大飢，人相食，出逃死北渡者，日不下千數，既抵河津，人利其財賄，率不時濟，殍死風雪間，及已濟而沉溺者，亦無慮千百數。時全眞教大行，所在翕然從風，雖虎苛狼戾，性於嗜殺之徒，率受法號，名會首者皆是也。師時在衛目其事，愀然嘆曰，人發殺機，一至此耶，吾拏舟而來，正爲此爾，茲焉不化，安往而施其道哉。遂稅駕河上，起觀距城之北墉，曰將以此道場爲設教張本。於是仁風一扇，比屋同心，貪殘狼戾，化而柔良，津人跋俗悔禍

，徼福於門者，肩相摩而踵相接矣。兇焰燎原，撲殺心於已熾，慈航登岸，夷天險爲坦途，由是而觀，非好生大德，洽於人心者，其能若是哉。

全眞爲教，本以不殺不爭爲尚，王立之投戈，猶是個人感悔，李志遠之立觀，已化導一方矣，丘處機之止殺，豈非澤及天下乎。元史釋老丘處機傳，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爲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爲本，太祖深契其言，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又其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爲人奴者得復爲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嗚呼，處機誠有功於民矣。

然元遺山獨抑之，此遺山偏見也。遺山批評全眞，後章詳之，即今止殺一端，遺山亦似有所不滿，集三九修武清眞觀記，言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生聚久而未復，蚩蚩之與居，泯泯之與徒，爲之教者，獨全眞道而已。人情甚不美，重爲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鬬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舉六合而墟之不止也。丘往赴龍庭之召，億兆之命，懸于好生惡死之一言，誠有之，則雖馮瀛王之對遼主不是過。從是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雖兇暴鷙悍，甚愚無聞知之徒，皆與之俱化。銜鋒茹毒，遲迴顧盻，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眞家者，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爲撲滅之，嗚呼，豈非天耶。

馮瀛王者謂馮道，歐五代史五四雜傳，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道對遼主之言，誠與丘對元主之言相類，

然道自號長樂老，歐公斥爲無廉恥，遺山乃以比處機，其揚乎，其抑乎。平情論之，道爲人刻苦儉約，和光同塵，頗有合於全眞，所異者一仕一不仕，易言之，即求富貴與不求富貴耳。全眞爲遺民之淵藪，馮道爲四姓之貳臣，其視喪君亡國，未嘗一以介意，孔子所謂德之賊，烏可以比全眞哉。魏初靑崖集三磻溪長春成道宮記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馬易之金臺集三南城詠古長春宮云，草昧艱難日，神仙第一功。皆指止殺之言也。

士流之結納第四

古之治方術者多矣，然或傳或不傳，其故不一端，而有無士類爲之推轂，亦其一因也。語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欲其教廣傳，而不先羅致智識階級，人幾何不疑爲愚民之術，不足登大雅之堂耶。全眞王重陽本士流，其弟子譚馬丘劉王郝，又皆讀書種子，故能結納士類，而士類亦樂就之。況其創教在靖康之後，河北之士正欲避金，不數十年又遭貞祐之變，燕都亡覆，河北之士又欲避元，全眞遂爲遺老之逋逃藪。王鶚撰眞常眞人李志常道行碑，見仙源錄三，言公以儒家學道，主宮門二十年，方其與同舍張君敏之之訣也，各言其志，敏之卒中詞賦高第，而公竟掌道教長春。別幾二紀，敏之以使北見留，隱爲黃冠，公兄事如昔，并其屬給養之。時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寓於燕者，往往竄名道籍，公委曲招延，飯于齋堂者數十人，或厭其煩，公不恤也，其待士之誠類如此。

元遺山雖不喜全眞，然其爲離峯子于道顯墓碑，見集三一，以張敏之孫伯英爲保證，謂敏之伯英，皆佩服離峯，予又何疑者，則全眞之結納士流，誠有以也。曰有爲全眞之言者衛致夷，狀其師離峯子之行，請予爲墓碑，予在三鄉時，蓋嘗望見離峯子於衆人之中，及官東南，離峯子亦嘗寓書求予爲錄章封事，予雅知若人樂與吾屬游，思欲

叩其所知而未果也。且致夷求予文有年矣，今年復自聊城走數百里，及予於濟上，待之者又累月，予病，懶於筆墨，若謂有疑於其師者，然予於離峯子何疑哉。予聞之，全眞道有取於佛老之間，故其憔悴寒餓，痛自黥劓，若枯寂頭陀然。及其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事頴脫，戒律自解，心光燁然，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夫事與理偕，有是理則有是事，然無是理而有是事，載於書，接見於耳目，往往有之。予謂夷堅志，有平居未嘗知點畫，一旦作偈頌，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數人，黥卒販夫且然，況念念在道者乎。張內翰敏之，離峰子舊也，叙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爲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骸塵中幾蛻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按天籟以宮商，而責渾沌之艶丹青也。吾友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日，出高河南獻臣之門，若雷希顏淵，辛敬之愿，劉景玄昂霄，其人皆天下選，伯英與之游，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即北面事之，竟爲黃冠以歿。張予所敬，而孫予所愛也，二君子且然，予於離峯子何疑哉。

張敏之名本，與雷淵劉昂霄，皆見中州集。孫伯英墓銘，亦遺山作，見集三一，曰伯英在太學時，所與遊皆一時名士。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庭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爲衣冠龍門，大尹復興惎之，會有爲蜚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爲尹所搆。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得先事遁去，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因名場已久，重爲世故之所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蓋淡然矣。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爲，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蹇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爲抱關，或仕執翿，或妄從博徒賣漿者

游，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李崧山者，云伯英爲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歿于亳之太清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瘞之。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雒陽四世矣。

高庭玉見中州集五，金史一二七隱逸辛愿傳云，愿爲河南府治中高庭玉客，廷玉爲府尹溫迪罕福興所誣，福興即復興也。金時統治者與被治者之間，意見甚深，防制亦甚嚴。庭玉爲中國人，因好結納，卒爲復興所誣，至於瘐死。中州集選其飛山怨一首，蓋獄中作也。曰漢家自有飛將軍，軍中駭嘆箭有神，一朝乃與獄吏對，惜無千金書牘背。手把屬鏤口銜須，號天者三我何辜，伊吾壯志長已矣，不得提携玉龍死，可憐休唱白浮鳩，至今秦人悲杜郵。其不平之慨可想，此孫伯英所以掉頭不顧，遁而之全眞者也。伯英詩，中州集九僅錄一首，道藏離峰老人集上有繼孫伯英韻云，孤身到處便投棲，踏碎烟霞路不迷，翠鳥天邊誰信息，白雲風外自東西。玄霜搗出蟾中兎，眞火驅來日內鷄，收向玄中成久視，一靈眞性與天齊。又有贈孫伯英四首，其一云，高人久已厭京華，卻憶仙山臥彩霞，竹杖芒鞋爲伴侶，藥鑪經卷作生涯。飢餐橡實和山芋，渴飮松黃與石茶，彼是此非都不校，只知身屬大方家。離峰詩吾終嫌其有香火氣，宜張敬之謂不可以律度求，惜乎未見伯英原韻也。劉靜修爲伯英鄉人，集八有道士孫伯英容城故居詩，云政敎才氣敵希夷，冠帔翻然亦未宜，誰辨胡寅論鴻客，只除坡老識安期。可憐喬木空秋色，惟有靑山似舊時，欲傳先賢問遺事，故園猿鶴不勝悲。徐洪客，隋末道士，反對隋煬者也。時金社已屋，河北又屬於元，故靜修之言如此。

當金末亡時，終南另有一于眞人，名志道，與離峰子齊名，亦喜與士流接納。楊奐還山遺稿上洞眞于眞人碑，列舉其所與遊之士夫，凡二十八，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殭者也。曰師諱善慶，字伯祥，寧海人，得道後易名志道

○常謂學仙者存乎積累，赴人之急，當如己之急○泰和八年，南征凱還，憫其俘纍，必盡力購援而後已○元光二年，隴山亂，中太一宮李沖虛聞之，舉以自代，不起○正大改元，上悼西軍戰歿，遣禮部尚書趙公秉文祭於平涼，充濟度師，秉文高其節，圖像薦諸朝，召之，又不起○二年饑荒，或言路直秦岐之咽，過客無別，歲計奈何，師曰，吾門一見其難，而遽如許，不廣甚矣，言者悚愧○未幾還五姓洞眞觀，環居弗出，逼中使絡繹不絕，鎮陽馮侍郎璧，傳其事甚悉○在汴，則尚書左丞張公行信，平章政事侯公摯，司諫許公古，禮部尚書楊公雲翼，王府司馬李守節，修撰雷淵，應奉翰林文字宋九嘉○在燕則陳漕長時可，吳大卿章，張侍讀本○在關中則參省王輔臣，郎中邳邦用，講議來獻臣同德，寺丞楊天德，員外郎張徽，中書掾裴憲，經籍官孟攀鱗，署丞張珉，蓋當世景慕者也○

碑在今終南祖庭，汧陽述古編下載之，有長跋，碑中人名，大半已考出，金元史有傳者外，餘見中州集，遺山集，或遺山遺稿，長春道教源流四亦考之，今從略○夫全眞家之好與士流接者，必其兼通儒學者也，即不通儒學，而於士流末務，如文字之屬，必有一長，方足與世接○昔劉靜修論爲學之序，曰志道，據德，依仁，藝亦不可不游也○詩文字畫，今所謂藝，雖或不工，亦不可俗，技至於不俗，則亦已矣○故夫文字，誠末務也，然穴居野處，不與人通，則亦已矣○不然，舉世方以此爲尚，吾安得不以此與之周旋，禹入裸國而從倮，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猶斯意也○而俗師乃欲屏棄文字以掩其固陋，適形其爲俗師而已○茲更舉全眞家之好與士流接者數人如后○

遺山集三八有皇極道院銘，序云，虛白處士趙君，已入全眞道，而能以服膺儒教爲業，發源語孟，漸於伊洛之學，方且探三聖書而問津焉○計其眞積之力，雖占候盤卜，精詣絕出，猶爲餘刃耳○處士名素，字才卿，河中人，虛白其賜號云○又范鍊師眞贊云，戊戌之夏，予過東平，留宿正一宮，時范鍊師已東邁，門弟子王仲徽出其寫眞

求予爲贊，鍊師初事崑嵛郝公，號之曰玄同子，後從棲霞丘公，復有玄通之目，故兼及之。贊曰，異欲其同，介欲其通，惟天與之形，而道與之貌者不可變，故無地以受運斤之風。三山微茫，貝闕珠宮，野服蕭然，與雲俱東，橫絕四海者，亦何慕冥冥之鴻耶。鍊師名圓曦，集十四有普照范鍊師寫眞詩，仙源錄四有宋子貞撰普照眞人范公墓誌，言公爲人開朗尙義，汲汲於濟物，輕財如糞土，樂從士大夫遊，汴梁既下，衣冠北渡者多往依焉。尤邃於玄學，神怪幻惑之術，略不掛口，其嘗受戒籙稱門弟子者，不可勝計。四方請益之士多乞爲歌詩，及其手字，公布紙落筆數百幅，殊不致思，而文彩可觀，得片言隻字，皆藏之什襲，以爲秘寶。所至之地，則候騎絡繹，幢蓋塞路，馬首不得前，自郡守縣令而下，莫不奔走致敬，北面師事，其爲時所重如此。

秋澗集五六衞州紫極宮碑云，宮爲全眞師冲虛子房公所創建，師諱志起，濰州昌邑人，幼業儒，既而以異夢有覺，遂入道。爲人氣貌魁奇，操行清峻，通古今，善篆籀，樂與名士夫遊。至於醮祭之獲福，雲鶴之顯異，所在驚動世之耳目者爲多。遺山謂師外朴而內敏，質直而尙義，似夫墨名而儒實者，蓋確論云。語見遺山集三五清眞觀記，仙源錄九載此記，已易其詞，故研究諸教史者不得不搜求異本也。秋澗集五七又有輝州重修玉虛觀碑，謂梁志一來嗣後，復於百泉西涯，買田數畝，築致爽亭，貯經史，植松竹，號嘉惠別館。娛言一室，罔間儒墨，暇則鼓琴詠歌，將以挹蟾房之景氣，接鸞鳳之遺音，豈惟與泉石而爲伍也。雪齋姚公愛其幽勝，亦嘗徜徉其間，與師爲蒼烟寂寞之友。傳曰，尙友知人，梁之爲道，槩可見矣。梁志一未知何派，然文爲鍊師范君所介，當即范圓曦，故附之全眞末。又道園遺稿六鳴鶴餘音序，言全眞馮尊師，本燕趙書生，所賦歌曲，高潔雄暢，最傳者蘇武慢二十篇，前十篇道遺世之樂，後十篇論修仙之事，會稽費無隱獨善歌之，聞者有凌雲之思，予每登高望遠，則與無隱歌而和之；

無隱曰，公當爲我更作十篇，居兩年，得兩篇半，殊未快意也。昭陽協洽之年，嘉平之月，長兒之官維浮，予與客泛舟送之，淸夜秉燭，危坐高唱，得七篇半，每一篇成，無隱即歌之，馮尊師天外有聞，能乘風爲我一來聽耶。馮尊師未知何名，然既爲全眞，且爲北方學者，故亦附之全眞末。鳴鶴餘音，道藏有刻本，昭陽協洽爲至正三年癸未。述此以見元之季世，全眞家猶能與文士唱酬也。

藏經之刊行第五

汴宋既亡，道經散佚，金明昌間道士孫明道重刋於燕京，是爲金藏，金亡經復佚，元太宗時全眞宋披雲等重刋於平陽，是爲元藏，今分別說明之。

宋南渡後六十二年，爲金大定二十八年，始有詔以汴京道藏經板移付中都天長觀，明昌元年提點觀事孫明道始以見存經板，印經一藏，復遣人分採遺經，募工補刻，有趙道眞者，願以板材自任，不二年鏤藥其完。凡得道經千七十四卷，補板者二萬一千八百册有畸，積册八萬三千一百九十八，列庫四區，爲楹三十有五，以架計者百有四十。明道乃與諸道侶依三洞四輔，品詳科格，商較同異，而銓次之，勒成一藏，都盧六千四百五十五卷，爲秩六百有二，題曰大金玄都寶藏。請應奉翰林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魏摶霄爲之碑，碑見今道藏不字號宮觀碑誌。誌凡一卷，不著撰人，所載多金元二代碑，淸人最錄金文者未之見也。白雲霽目錄題爲翰林學士陶穀撰，穀五代宋初人，蓋誤以第一碑撰人爲全誌撰人，覩目未覩書者遂無由知其中有金元二代碑也。魏摶霄見中州集四，孫明道蓋舊派道士，非全眞。全眞創教之初，固不以前此道藏爲重也。

金爲元滅，經藏復廢，長春弟子宋披雲始收拾亡佚而重建之，距金藏之成，僅五十年耳。祖庭內傳下披雲眞人傳云，師姓宋，諱德方，字廣道，萊州掖城人。年十二，問母曰，人有死，可免乎，母曰，汝問神仙劉眞人去。時長生劉宗師闡教武官，師徑往，長生一見，留侍几杖。後得度於玉陽，占道士籍，迨長生仙去，事長春宗師於棲霞，儒經道典，罔不涉躐。庚辰春，大元太祖起長春於東海之濱，侍行者一十八人，師其一也。三藏還燕，住長春宮，是時衆皆勤勞，師獨以琴書自娛，有評之於長春者，長春曰，汝等勿呶呶，斯人已後扶宗翊教之業，汝等皆不可及。長春亦嘗私謂師，汝緣當在西南，師因語及道經泯滅，宜爲恢復，長春曰，茲事體大，我則不暇，他日爾當任之。長春羽化，淸和嗣典教事，令師提點教門，癸巳，大丞相胡天祿時行臺河東，請主醮事。甲午，游太原西山，得古昊天觀故址，有二石洞，皆道像儼存，壁間有宋童二字，師修葺三年，金碧丹雘，如鼇頭突出一洞天也。丁酉，復主平陽醮事，因於玄都觀思及長春藏經大事，我則不暇之語，私自念云，吾師以神化之力，發爲前知之妙，凡有言之於先，莫不驗之於後，謂緣在西南，我已安而踐之矣，何獨於藏經而疑焉。遂與門下講師通眞子秦志安等，謀爲鋟木流布，丞相胡公聞而悅之，傾白金千兩，爲刱始之費，即授之通眞子，令於平陽玄都觀總其事，事成之日，故翰林學士李治作碑。從倡始至畢手，靡不備錄，讀之見其補完亡缺，搜羅遺逸，海內數萬里，皆親歷之。猶假餘力，即萊州神山開九陽洞，建立宮觀，自燕至秦晉，凡四十餘區。甲辰春，來終南祖庭，應皇子闊端大王醮事，時藏經勝緣，俱已斷手，即閉居雪堂，日與耆年宿德，相會談道。丁未冬十月，示微疾而逝於所居之待鶴亭，春秋六十有五，葬於宮之仙蛻園，所作詩文曰樂全前後二集，行於世。戊申冬，門人還葬於河東永樂鎮純陽宮，至元庚午，追贈玄通弘教披雲眞人號。

今終南重陽宮有王利用撰披雲眞人道行碑，高七尺六寸，廣三尺五寸，三十行，行六十五字，延祐七年立。內容本祖庭內傳，而凡涉刻經事，均刪略，或以他詞易之，蓋撰於焚毀道經之後，有所諱也。故吾今不引碑而引傳，傳言有翰林李治撰碑，未見，今道藏末闕經目錄，附載至元十二年道藏尊經歷代綱目刻石，不著撰人，未知即李撰否。王利用碑首句云，三燈傳一燈，光明不得不大，一燈續三燈，氣燄不得不弘。謂披雲先後親炙長生玉陽長春三子也。太原西山二石洞，甚爲今人所注意，然洞是披雲發見，非披雲開鑿。披雲之功仍在重刊道藏，其共事可考者以秦志安李志全爲最著，今洞中猶有二人石刻也。

遺山集三一通眞子墓碣云，通眞子諱志安，字彥容，陵川秦氏。大父諱事輔，通經博古，工作大字，爲州里所推重。父諱略，字簡夫，以詩爲專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當代文士極稱之。生二子，通眞其長也。資識趣尙高雅，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眞子已四十，遂致家事不問，放浪嵩少間，取方外書讀之，以求治心養性之實，於三家之學有所疑，質諸禪子，久之厭其推墮滉瀁中而無可徵詰也，去從道士游。河南破，北歸，遇披雲老師宋公於上黨，數語即有契，嘆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禮，受上淸大洞紫虛等籙，且求道藏書縱觀之。披雲爲言，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管州者僅存，吾欲力紹絕業，鋟木宣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善一身，曷若與天下共之。通眞子再拜曰謹受教。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通眞子校書平陽玄都以總之，其於三洞四輔，萬八千餘篇，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爲多，仍增入金蓮正宗記，烟霞錄，繹仙，婺仙等傳附焉。起丁酉，盡甲辰，中間奉被朝旨，借力貴近，牽合補綴，百萬並進，卒至於能事穎脫，眞風遐布，而通眞子之道價，益重於時矣。通眞子記誦該洽，篇什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崖岸。居玄都垂十稔，雖日課校讎，其參玄學，受章句，自遠方至者

，源源不絕。實藏既成之五月，爲徒衆言，實藏成壞，夙關幽顯，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今大緣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有五日，夜參半，蛻形于所居之樗櫟堂，得年五十有七，高弟李志實等奉其衣冠寧神於天壇之麓，披雲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於代。往予先君子令陵川，予始成童，及識通道子之大父，閑居嶽山，與西溪翁爲詩酒之友者十五年。通眞子以世契之故，與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乃爲作銘。

秦略見中州集七，通眞子不獨與遺山爲世契，李俊民亦數與秦彥容唱和，見莊靖集。彥容寄詩有先生高見眞吾師，速營菟裘猶恨遲，窗明炕暖十笏地，松風蕭蕭和陶詩。山野已尋雲外路，直入天壇最深處，路開李愿舊游蹤，請君自草盤谷序之句，蓋未入道時作。莊靖集十又有書道藏經後，疑與秦之重刊道藏有關，因李與秦同是遺民，雖未出家，而與道衆往還甚密也。元藏目錄余未見，今道藏闕經目錄末數種爲修眞文苑，煙霞錄，繹仙傳，婺仙傳，而通眞子墓碣言通眞子補藏完成，仍增入金蓮正宗記，煙霞錄，繹仙婺仙等傳，以此知今本闕經目錄，即明正統刊藏時校元藏所闕之目錄，其次第同也。金蓮正宗記，秦編，修眞文苑，李志全編，李與秦同校元藏，故皆以己作附藏末。藏創始於丁酉，爲元太宗九年，訖工於甲辰，爲乃馬眞后稱制三年，前後凡八載，而秦即以甲辰卒，蓋先卒於披雲者三年。濟陽縣有李蔚撰講師李志全墓誌，亦見仙源錄八，言宋披雲以道書焚於刧火，奉朝旨收拾散亂，李爲校讐，始終十年，朝夕不倦，中統二年卒，年七十一，李蓋後卒於披雲者十四年也。

或問全眞家何以刊行道藏，第一全眞崛起，本不屬以前道教，第二全眞重在修養，何用多書。曰全眞家之刊行道藏，將以承道家統緒，留讀書種子也。何謂承道家統緒，汴京既覆，人鑒林靈素輩之誤國，對道家漸失信仰，王重陽崛起而改革之，河北景從　本無藉乎傳統也。經歷數世，乃始覺無徵不信，欲引古人爲重，於是全眞傳自鍾呂

及五祖之說出焉，五祖謂東華子，鍾離權，呂純陽，劉海蟾，王重陽也。據王粹七眞讚，七眞本爲重陽及馬譚劉丘王郝六子，至是以重陽爲五祖之一，乃增孫不二爲七眞，金蓮正宗記倡之，前此所未聞，此信道不篤之過也，長春道教源流闢之，是矣。然全眞旣刊行道藏，隱然與從前道教相接，全眞初興，其勢不能自成一藏，今全眞諸集，得附道藏以傳，此其利也。然其後卒受焚經之累，王利用撰披雲碑記，且諱刊藏事而不敢言，此披雲所不及料也，詳焚經章。何謂留讀書種子，全眞家可貴，非徒貴其不仕也，貴其能讀書而不仕也，若不讀書而不仕，則滔滔天下皆是，安用全眞乎。若因不仕而不讀書，則不一二世悉變爲愚昧無聞知之徒，此統治者所求而不得也，故全眞雖不仕，書却不可不讀。庶齋老學叢談卷中，言元兵南下時，疊山謝先生率衆勤王，潰散而遯，兵至上饒，拘謝母，必欲得其子，母曰，老婦今日當死，不合教子讀書，是以有今日，若不知書，不知禮義，不識三綱五常，那得許多事，老婦願得早死。嗚呼，此書不可不讀之說也。道藏雖不講三綱五常，而包涵中國固有雜學，如儒墨名法史傳地志醫藥術數之屬無不備，固蔚然一大叢書也。能寢饋於斯，雖伏處山谷，十世不仕，讀書種子，不至於絕，則全眞家刊行道藏之意義大矣。

教史之編纂第六

元時詔旨，恆以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四教並稱，而也里可溫答失蠻二教幾無考，往予得磻溪谷長春觀公據石刻，爲嶄新史料。其略曰，先來欽奉聖旨，該漢兒國土，不揀那個州城裏達魯花赤，這聖旨文字裏，和尚根底寺，也立喬大師根底胡木剌，先生根底觀院，達失蠻根底密昔吉那的每，引頭兒拜天底人，不得俗人搔擾，不揀甚麼差發

，休交出者。總府除已欽依外，今據全眞道人張志洞等告給公據，前去磻溪谷重建長春觀院宇，合行給付者。戊戌年閏四月十八日，治中鳳翔副都總管馮，同知鳳翔總管府事田云云。

戊戌元太宗十年，此公據亦以和尚也立喬先生達失蠻四敎並稱，所獨異者，也里可溫作也立喬，又以胡木剌與寺觀對稱，爲前此所未見，胡木剌當即鎭江大興國寺碑之忽木剌，蓋寺院異名耳。然由此可見金末元初，漢兒國土，也立喬達失蠻寺院，已與僧道比盛，而也立喬達失蠻事蹟無聞，豈非無史之故耶。大秦景敎碑何嘗不云寺滿百城，化流十道，而碑以外，景敎事蹟亦寥寥，有史則傳，無史則絕，史之重要如是也。全眞之興，幾及百年，迨元太宗十三年，秦志安撰金蓮正宗記，全眞始有敎史，然其書前則濫收鍾呂，後則止述七眞，大輅椎輪，未爲善本。迨天樂道人李道謙撰祖庭內傳，至元八年撰七眞年譜，二十五年又撰甘水仙源錄，全眞敎史始大備。內傳所收三十七人，銘鑄諸家碑記而成，仙源錄所收六十餘人，前八卷爲道行碑，後二卷爲宮觀碑及傳贊，皆排列諸碑原作。吾愛內傳，尤愛仙源錄，以諸碑皆出一時名手，且足知著者與本人之關係，其意味尤雋永也。金石之壽，往往不及簡冊，宋杜大珪有見及此，曾纂名臣碑傳琬琰集，學者便之，今仙源錄不啻全眞之碑傳琬琰集也。四庫提要謂石本不盡拓摹，文集又皆散見，互考爲難，大珪多採諸家別集，仙源錄則多採各碑拓本，吾纂道家金石略，即仿其體。顧吾所收金元二代道敎碑，視仙源錄何止數倍，然非其事不足傳，即其文不足採，其撰人又多鄉曲之士，方志以外，無可考見，其甚者並方志而無名焉，白葦黃茅，雖多何用。而仙源錄撰人，則大抵方聞之士，無可考者蓋寡，以是知其具有別裁，非普載而無擇也。特其中所載，與今所傳各家集本，及余所得拓本，時有異同，此則在乎讀者之自得矣。宗人友珊先生撰長春道敎源流，大半取材於道謙之書，其第七卷入明以後，即感史料闕乏，幾不成章，深致慨

於道謙以後，無人繼述也。

道敎源流卷六有李道謙傳，僅據仙源錄自序，及所撰樓觀說經臺記，樓觀有宋渤撰天樂眞人道行碑，友珊先生未之見也，余得有拓本，碑高六尺二寸，廣三尺五寸，三十三行，行六十二字，宋渤宋子貞子，時官集賢學士。其略曰，近世大宗師重陽王公，以道德絕倡，號稱全眞，蠭興金大定中，始方羊於東海上，旣而演溢八表，行至人之無爲，說千載之心傳，二百年於茲矣。公生終南山下，舊居地尙存，其弟子盛啟之，擬成宮室，歷代崇飾，又勅扁其額曰重陽萬壽宮，主宮務者，非名勝閎博之士莫得與。天樂眞人李公和甫，當師席者三十年，操行踐履，羽流想聞神采言論，景其範模。公諱道謙，汴梁人，七歲以經童貢禮部。天興癸巳金亡，朝廷遣使區別四民，凡衣冠道釋之流寓者異籍之，公在儒者籍，兵事方殷，遂改着道服，以謂世利多累，弗若究性命之眞，終已可樂無窮也。遂於三墳五典之正，老氏五千言之微，及所謂內聖外王之說，祠祀上章，金丹玉訣之祕，咸詣精奧，當時全眞之門，老師耆德，所在尙多，爭欲邀致之，公悉無所許。壬寅，西遊秦中，見洞眞眞人于公持錄方嚴，著見幽顯，心然之，即執贄往拜，列弟子行，洞眞器其賢，待以文章翰學事，尋傾平生所得畀付之。辛亥，提點重陽宮事，至元二年陞京兆道門提點，十四年安西王開府陝西，署公提點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敎，兼領重陽萬壽宮事。元貞二年六月，忽微疾，遽長逝，歲七十有八矣，葬之日會者數萬人。公純誠淸粹，負氣正大，雖爲道者師，不眩以誕，不擾以紛，不妄語笑，平居澹然，人莫測其津涘。終身未嘗廢書，經史百家，靡不周覽，晨起日課，取道德經周易恪誦一通，盛寒著弗輟。重陽爲宮，四方都會，園田殖產，收入不少，而自奉菲儉，不減寒素，問學必踐履，許予必公是，疎財尙義。宮西北有小溪，竹石林樾可愛，洞眞居時，嘗名曰鶴溪，公復爲堂其上，爲文章詩詠其中，積有什一帙，

曰筠溪集，奇麗超詣，若陶謝風致，作者尙之。蓋公本儒家子，能讀六經，及入道者門，輔之以淸淨性命之學，故蓄之胸臆者義理精深，溢爲言議，則英華粲發，非直槁中枯形而已也。往時先輩如紫陽楊先生奐，雪齋姚公樞，翰長永年王公磐，左山商公挺，公皆從之翺翔爲方外友，許可之文，見於往還篇章中。著述有祖庭內傳三卷，七眞人年譜一卷，終南山記三十卷，仙源錄六卷，筠溪筆錄一十卷，詩文五卷。

碑立於大德十年，去重陽之生，尙不過百九十五年，而云大定中至今二百年，虛詞耳。李道謙以金亡後入道，爲于志道弟子，志道見上士流章。楊奐還山遺稿下有題終南和甫提點筠溪詩，石刻在祖庵，和甫即李道謙，道教源流作字公和，似沿元詩選癸之壬之誤，元詩選則誤讀碑中天樂道人李公和甫句也。詩云，仙家靜住西南溪，竹外須信無餘師，平生高節鬼亦畏，一點虛心人得知。林深自有天地在，歲暮不受風霜欺，何時借我半窗月，萬里黃塵雙鬢絲。碑所謂先輩許可之文，見於往還篇章者，此其類也。終南山記三十卷，必與全眞敎史有關，惜未之見。仙源錄今本十卷，碑作六卷，疑有後人增益。王秋澗集一有未央瓦研賦，注，贈終南李鍊師和甫，十六有寄李和甫覓未央瓦研詩。廿五又有跋李提點和甫筠溪亭二絕，注，和甫開封人，早年應神童。詩曰，碧鮮庭戶玉琤琮，影透疎簾翠幾重，中有道人高節在，靑靑初不易秋冬。洗耳無煩近潁川，虛心獨愛此君賢，何時拄杖敲門去，讀罷離騷聽夜泉。和甫爲李道謙，李道謙爲汴人，均無疑義，而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十八樓觀宗聖宮說經臺記跋，謂王秋澗集有贈道者李雲叟詩，序云，道人諱道謙，出東齊世家，年十六，棄家入道，禮丹陽馬公高弟劉爲師。旣冠，遊諸方洞天，參求玄契，又嘗圜居於陜，多積靜功，今主東雍之神霄宮，曰雲叟者，蓋其別號云。此碑自署夷山天樂道人，又題古汳，汳即汴字，蓋先世自齊而徙於汴者歟。元時全眞道士，有兩李道謙，皆馬丹陽再傳，皆曾居陜，皆與王

秋澗爲方外交，一字和甫，汴人，一字雲叟，齊人。竹汀先生號稱精審，元史尤所專長，今此跋竟混兩李道謙爲一，則考訂之事亦未易言矣。竹汀所引秋澗集見卷廿三，余所引見卷廿五，相距才兩卷耳。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二

新會　陳垣　援菴

全眞篇下

人民之信服第七

前卷言全眞自己之修爲，此卷言人對全眞之好惡，人民信服全眞之事，隨處可見。即其推行之遠，傳佈之速，已足驚人，其第一流勿論已，其第二流以下，亦恆有弟子千人，菴觀百所。今唐縣北七十里葛洪山，有淸虛宮重顯子返眞碑銘，河東高鳴撰並書，渾源劉郁篆額。重顯子者陳志益，道教源流五有傳，然此碑源流未見也，吾得拓本。曰凡物衰盛，存乎其人，夫全眞教之興，由正隆以來，僅百餘載，以九流家久且遠眡之，宜若濫觴而未浸也。今東至海，南薄漢淮，西北歷廣莫，雖十廬之邑，必有香火一席之奉，非存乎其人而何。矧子挺然奮起，闡衍之氣，超出流輩，而所度弟子，又無慮千人，其劇者如高志筌史志詮趙志完輩，例能光揚羽翼，擴其師之意。故所在若菴若觀，營建至百所，譆，可謂能也已，雖然，因緣際會，亦非偶然者。高鳴，字雄飛，元史一六〇有傳，劉郁則劉京叔之弟，以撰西使記著名，與眞定劉郁同時同姓名，詳施北研禮耕堂叢說，丁謙西使記考證所誤爲一人者也。高鳴劉郁，皆方聞之士，其言宜可信據。重顯子爲馬丹陽再傳，其師靈眞子無考，其弟子如高志筌史志詮等亦無考，

重顯子在全眞末爲第一流也。而高鳴稱其吸引之力已如此，則全眞之得人信服，誠非偶然也。

然全眞何以能得人信服乎，竊嘗思之，不外三端，曰異蹟驚人，畸行感人，惠澤德人也。異蹟凡宗教家皆有之，或出情感，或出附會，或出迷信，今不必述，述其畸行，試以李志常爲例，李著長春西遊記，繼尹志平掌教，所謂第一流也。王鶚眞常眞人道行碑，言公至即墨之東山，屬貞祐喪亂，土寇蜂起，山有窟室，可容數百人，寇至則避其中，衆以公後，拒而不納。俄爲寇所獲，問窟所在，捶楚慘毒，絕而復蘇，竟不以告。寇退，窟人者出，環泣而謝之曰，吾儕小人，數百口之命，懸於公一言，而公能忘不納之怨，以死救之，其過常情遠甚。爭爲給養，至於康調，迄今父老猶能道之。此所謂畸行感人也。

陝西盩厔有樓雲王眞人開澇水記碑，安西王府記室參軍薛友諒撰，孫德彧書，至元十六年立石。友諒見元文類四七，德彧見末流貴盛章，其碑文未見著錄也。吾得其拓本，曰終南澇谷之水，關中名水也，淵源浩瀚，隨地形之高下，批崖赴壑，枝分其流，去山一舍，徑入于渭，然無疏導之功，初不能爲民用。丁未春，樓雲眞人王公領門衆百餘，祀香祖師之重陽宮，舘于會仙堂之西廡，愛其山水明秀，一日杖藜緩步，周覽四境。語其徒曰，玆地形勝如此，宮垣之西，甘水翼之，已爲壯觀，若使一水由東而來，環抱是宮，豈非萬世福田乎。即與一二耆宿，親爲按視，抵東南澇谷之口，行度其地，可鑿渠引而致之。於是聞諸時官，太傅移剌保儉，總管田德燦，二君深嘉賞焉，遂給以府檄，明諭鄉井民庶，應有所犯地土，無致梗塞。公乃鳩會道侶，僅千餘人，揮袂如雲，荷插如雨，趨役赴功，其事具舉，曾不三旬，大有告成之慶。澇之水源源而來，自宮東而北，縈紆周折，復西合于甘，連延二十餘里，穿村度落，蓮塘柳岸，蔬圃稻畦，瀟然有江鄉風景，上下營磨，凡數十區。雖秦土膏沃，但以雨澤不恒，多害耕作

，自時厥後，衆集其居，農勤其務，闢荊榛之野，爲桑麻之地，歲時豐登，了無旱乾之患。兩涘居民，舉爪加額曰，非王公眞人之力，弗能如是，豈特爲吾生一時之幸；實亦世世無窮之利也。此所謂惠澤德人也，如斯之例，不勝枚舉。

程雪樓集十八有徐眞人道行碑，眞人棲雲弟子也。曰師諱志根，梁之扶溝人。弱冠爲道士，學於王眞人志謹，初重陽入梁，主太寧坊王氏，嘗曰，吾後必宅是。金亡，其地爲虛，後六十四年，志謹即之爲宮，廣袤七里，賜名朝元，工未竟，而傳之師。師躬畚鍤，率夫役，勤力而勞心，克濟於成，壯麗甲四方，至元乙酉，賜號崇玄誠德洞陽眞人。壬寅，優詔存撫，師益奮勵，以弘道濟物自任，遠近慕嚮，雲歸川赴。宮之役，夜自輦土石，道得遺橐數百金，伺其主，乃榷場盜也，懇致其半，師曰，女亡命利此，爲貧耳，我欲之，固全有，何半耶，速持去，邏卒不女貸，盜愧謝而去。河朔歲饑，民爭襁負趨河南，無所歸，師館穀唯恐後，被掠者購而歸之，明年秋成，或歸或留，或願入爲道士，惟其欲。大德中，待選行省者，歲久食盡來謁，師悉不拒，日就食者數百人。一日當祝釐，羣官咸在，師設齋坐衆人堂下，相君驚曰，此何爲者，師告之故，且曰食此數月矣，相大感動，即調遣之。此其畸行惠澤，尤令人感德不已。全眞家好結納，前章詳之，然不獨對士流然也，對凡人皆然。遺山集三一圓明李志源墓表，言全眞家樂與過客餌，道院所在，至者如歸。嘗歲飢，資用乏絕，先生辟穀數旬，以供給來者，其先人後己類此。此誠人所難能，其得人信服宜也。

秋澗集六一提點彰德路道教事寂然子霍君道行碣銘，言國朝甲辰乙巳間，鹿庵先生教授共城，不肖亦忝侍几杖，時有爲全眞學者重玄李練師自相下來，買田於卓泉，立棲眞別館。既而重玄北歸，委紀綱士霍君明道爲之營建，

不數年粉堂殿廊廡，煥然一新，際泉兩涘，蒔植巨竹，除闢數百畝，中搆筠溪亭，招致吾徒倘徉笑傲其上，由是貞泉道院聞於遠邇，雖重玄創始之勤，而霍君明道實有力焉。師諱志眞，號寂然子，禮重玄子爲門人。全眞家禁睡眠，謂之消陰魔，服勤苦，而日打塵勞，以折其强梗驕吝之氣，師從事於此者閱三十寒暑，略無懈色。重玄諗其爲受道器，命主治玄門事，挺志誠確，措畫井井有法。及卜築蘇門，委之鋪敦教基，弘演宗緒，俾特達而有所樹立焉。師披荊榛，撥瓦礫，攻苦食淡，擴充師志。復闢農畝，創水磑，廣資生理，培植教本，致遠邇尊禮，學者日衆。至於齋廬深靜，井竈修潔，遊人過客如歸而仰給焉。道俗推擧，任輝之威儀，師滌除玄覽，痛自澄治，務正己以格物，有辨訟者率用理遣，不知官府爲何事。羽流敬安，一方凝重，至二十載之久。

嗚呼，全眞家能攻苦，能治生，又能輕財仗義，濟人之急，人民信服，至於訟獄者不之官府而之全眞，斯其效大矣。全眞家蓋深得財聚民散，財散民聚之奧者也。甲辰乙巳者，乃馬眞后稱制之三四年，時秋澗才十七八。鹿庵者王磐，重玄者李志方，寂然子與秋澗有夙宿之雅，此銘又爲太一六祖李全祐所介，知全眞與太一，尙無黨同伐異之嫌也。

山東鄒縣有重修集仙宮碑，國子助教陳繹曾撰，繹曾見元詩選癸之丁，南士也，而能窺全眞立教之微旨，蓋隱然以汴宋之亡，欲與完顏奇渥溫氏分河北之民而治也。碑立於後至元二年，其文未見著錄，吾得其拓本。曰予聞全眞之道，以眞爲宗，以朴爲用，以無爲爲事，勤作儉食，士農工賈，因而器之，成功而不私焉。質而不俚，文而不華，灝灝乎三皇之風，非所謂大道者耶。在金之季，中原板蕩，南宋孱弱，天下豪傑之士，無所適從，時則有若東平嚴公，以文綏魯，益都李公，以武訓齊。而重陽宗師長春眞人，超然萬物之表，獨以無爲之教，化有爲之士，靖

安東華，以待明主，而爲天下式云云。春秋之義，民所歸往謂之王，豈必端委垂旒始謂之王乎。宗教家所尚，在彼不在此。嚴實李恒，皆見元史，佐奇渥溫氏統治東華者也。

婦女之歸依第八

嘗讀道藏全眞家集，類多與某姑某姑之詩詞，心竊異之。如劉長生仙樂集有馬姑，譚長眞水雲集有楊姑，王三姑姑，丘長春磻溪集有濰陽唐括姑，博州戩姑，王玉陽雲光集，有徐福唐小宮姑，福山挪姑，婁姑，隋姑，萊陽高姑，棣州張姑，馬丹陽金玉集神光燦尤多，如耀州梁姑，鄠縣劉姑，長安王姑，涇陽縣二女姑，又有松溪散人薛姑，霜溪散人顏姑，吉祥散人王姑，通明散人魏姑之屬，不可勝數。於以知全眞女冠之盛，見諸文字者如此，其不見於文字者，何啻三千七十乎。自昔女學不興，利祿之途又不行於閨闥，故女子聰明無所用，惟出家學道，則必須誦經通文義，方能受度。金史五五百官志禮部注，凡試道士女冠童行，念道德，救苦，玉京山，消災，靈寶度人等經，以誦成句，依音釋爲通，中選者試官給據，以名報有司。夫然，故最低限度，女冠無不識丁者，是儒家無女學，道家有女學也。禮失求野，文教之保存，每不在黌舍而在寺觀。巍巍宮牆，稽首者無女子也，莘莘俎豆，問字者無女子也，遑論修心養性，舉族信從乎，而全眞家則何如者。

李俊民莊靖集八重建澤州修眞觀聖堂記云，按圖經，修眞觀在東門內街南，值貞祐甲戌兵火而毀，煨燼之餘，瓦礫堆積，二十八年間，無一人刮目。女冠張守微與弟德忠因逃難四方，俱獲生還，欣然有起廢之念，乃求訪本觀遺迹，道士李君淨歷歷告之，既得其詳。於是首建聖堂三間，爲修敬之地，復夷荒壞，剷惡草，出牆根而築之，經

始於辛丑十月，次年三月工畢，始終其事者，郡侯段公，暨夫人衛氏。守徽晉城縣人，幼歸趙氏，夫亡，正大甲申五月，捨俗出家，禮太原榆次縣玉眞菴洞妙散人楊守玄爲師，師乃長春眞人門下寧神子所引度者也。傳授有源，故其信道也篤，守志也確，肅而莊，強而敏，新故而潔污，蕭爽峻逸，雖在城市，有林下風。弟德忠，及妻王禮善，益加歸向，皆生無上道心，同證妙果。壬寅年五月初一日記之堂上，以警來者。壬寅爲元乃馬眞后稱制之元年，時金亡八年矣，喪亂之餘，信仰宗教之念愈切。張守徽，及弟妻王禮善，段侯夫人，或出家，或在家，皆婦女之信仰全眞者也。

秋澗集四十崇玄大師榮君壽堂記云，先妣夫人靳氏，系出安陽，不肖亦嘗提按兩河，相郎臬司理所，故知鄉中人物風俗頗詳。聞之姻戚間，女冠榮鍊師者，志行修潔，祭醮精嚴，以道價重一方，綠髮童顏，風度飄飄，有出塵之想。大德丁酉，予方供職舘閣，師寄示西溪紫山傑作，以壽堂記文見屬。且曰，翰林先生，文學名德，與二公伯仲間爾，儻遂所請，貧道藉之，儘不朽矣。二公之文，載四披讀，其稱揚與向所聞見者，脗合無異。今二公巳矣，其文章氣節，尙可振衰懦而傳無窮，得纔名其列，固所願也，乃爲筆之。師諱守玉，相之農家女，自幼貞靜，視紛華泊如，聞道家言喜之。國朝甲午歲，中虛魏大師以全眞學主盟彰德之修眞觀，時師方髫齓，出家往事焉。既笄，纘明行修，披戴爲道士，復研精正一科式法籙，號稱習熟。至元乙亥，嗣主觀事，淵默內修，聲光外著，貴族豪宗，欲謝愆過而資冥福者，召請無虛日，風動遠邇，學徒踵至，迺光昭先業，擴充增飾，截然一新。御史中丞西溪王公爲述觀記，稱師與緣弘敎，落落自拔，有壯夫不能及者。年踰六秩，特構靜室，於焉棲息，晨起理玄務，課學者畢，焚香垂簾，痛自滌除，湛虛澄心，而虛室生白矣。容齋總尹，夙承廉捐，仰挹眞風，榜曰信齋，紫山憲使勒銘

於石，其爲名賢賞識如此。大德戊戌，壽六十有八，乃營是堂爲他日復眞凝神之所，道俗咸謂師振清風，開後學，纂懿流光，福壽未涯，何遽如許。今師不爲虛誕荒唐之說所惑，能以生死外形骸，追蹤曠達，較夫烹煉呼吸，期於飛升不死，儌倖萬一者，可謂賢也已。

西溪王博文，見元詩選癸之丙，紫山則胡祇遹也。紫山大全集十一有榮鍊師信齋記，云女冠榮煉師，自髫亂而離母，以禮師得道者服，笄歲而爲黃冠師，今六十歲矣，清淨謹嚴，猶一日也。容齋提刑，幼蒙撫摩，長知敬奉，一日同過新齋曰，古人有云，愛及屋上烏，人好烏亦好，齋不可以無名，扁曰信可乎，在坐者皆曰可，請書門楣。即此事也。容齋徐琰，見起源章，雪樓集廿四有書王西溪中丞徐容齋參政手墨後，即此人也。榮守玉以農家女爲全眞師，而能揚譽於搢紳間，必有大過人者。所謂壽堂，生壙也，能不以死生爲芥蔕，可以覘所養矣。

紫山集十七尚有集眞觀碑，曰彰德衙城外康樂坊，道宮一區，實女冠楊守和之創始也。守和年四十有一，夫死，携一女受道服，後得弟子曰守眞，同師天慶宮重玄眞人爲黃冠，癸丑受道號於眞常眞人，曰純素散人，庵曰集眞觀，年七十有二，怡然而逝。守眞既主嗣事，克紹先烈，亦受無爲散人之號于誠明眞人，守眞仙去，龐守正繼之。守正自七歲服道衣，於今將中年，信道篤，戒行愈嚴。純素散人之夫家父母家皆無後，守正感慕師德，二家墳壠，歲時伏臘，封樹祭祀不廢，手植墓木，合抱成列，鄉人嘉之。散人爲全眞女冠通號，馬丹陽妻孫不二，稱清淨散人，是也。眞常李志常，誠明張志敬，皆全眞掌教。紫山集同卷又有守眞元靜散人女冠左鍊師墓碑，則紫山之妻母也。曰鍊師姓左氏，世爲安陽陵岳人。故孝弟力田業進士左某之女，彰德路權府事兼安陽縣令王信之妻，安陽縣丞王鐸之母，奉訓大夫荊湖北道宣慰副使，武安胡祇遹之妻母。以道行清眞，嘉號於長春宮，曰守眞元淨散人，壽踰八十

，視聽筋力不衰，八十有八無疾而逝云。全眞與當時社會之接近如此。遺山集紫微觀記，言東平左副元帥趙侯天錫之太夫人既老矣，棄家爲全眞師，亦左鍊師之儔也。蔣正子山房隨筆言遺山妹爲女冠，其言本不足據，施北研駁之，云遺山無妹，當爲其女之訛，遺山墓碑固明著次女嚴爲女冠也。然嚴是否爲全眞無明文，今不錄，而錄其確爲全眞者。

劉將孫養吾齋集十七，汴梁路棲雲觀記，言李妙元母女爲全眞。曰全眞教，汴朝元宮爲盛，去宮數百步，當城西北隅，大寧坊迎秋門街左，觀曰棲雲，女冠居之，皆祖重陽眞人。宮有姚翰林碑，觀創於姬志眞之徒李妙元，南宮人，父蚤沒，與母王氏俱入道。中統癸亥，至汴禮姬爲師，姬號文醇德懿知常眞人，棲雲則姬之師王所號也，教行於汴。棲雲爲朝元開山，觀以棲雲名，不忘所以興也。重陽六子，棲雲父郝太古，從丘長春，遂爲嗣祖，棲雲之是似者，姬與李志居，徐志根也。全眞徒滿天下，道派此爲嫡，觀由妙元母子以起，至元甲子，知常名妙元母曰守忠，授地三畝，卓菴居之，日闢以至爲觀，凡三十年矣。姚翰林當爲姚燧，王棲雲徐志根皆見前章。

劉敏中中庵集十二神霄萬壽宮記，對全眞劉慧秀，尤備極推許。曰濟之任城神霄萬壽宮，女師所居也，舊爲神霄觀。歲己未，師妙清始以州將嗣君請葺而居之，妙清傳之守淨，守淨歿，傳之慧秀，能謹師承，嚴戒律，作於衆先，苦於自修，行高而人益信。凡觀宇之內，弊者以更，闕者以營，殿廡一新，於是用掌教玄逸眞人命，易觀以宮，而加名焉。且假慧秀以提點之號，使振其宮事，實至元庚寅歲也。慧秀謂其徒，其爲我謀上有以侈先師之報，下有以付後人之托者，遂以其事走京師，請記於予。予惟老氏之言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大約以禮制爲薄，以智謀爲華也。故黜聰明，絕巧利，寡欲少私，抱一守朴，其究歸於無爲。而後之學者，遂乃去

有生之樂，割天倫之愛，巖棲野處，衣草食木，百困而不反，吁，尤難能矣，孰謂女子而亦能之乎。易稱坤至柔而剛，至靜而方，夫苟能充其剛方之實，則丈夫之所能者，或亦可以至矣，嗚呼，凡女子之學爲老氏者，其皆剛方者乎。慧秀姓劉氏，任城人，大德壬寅夏五月記。中庵集近發見元刻本，廿五卷，先文後詩，與四庫本詳略迥殊，今所據者仍爲四庫本。玄逸眞人，張志僊也，大德六年壬寅，正值張志僊掌教。凡此所舉，皆婦女之出家爲全眞者，有不出家而熱心捐欵建敎堂者，今舉一人爲例。

遺山集三五太古觀記，言全眞師郝君，初自寧海來趙州，坐州南石梁下六年。姪婿郭長倩爲眞定少尹，過州問知師處，率家人致謁，師瞑目不爲答，長倩夫婦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請師住眞定之太古觀，不之許，及長倩赴召，乃往居之。師東歸不五六年，而觀廢于貞祐之兵，歲丁酉，師之高弟范鍊師自東原來，斐回遺址，有復修之意，而未暇也。幕府參佐趙侯國寶之夫人冀氏，出奩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廡齋廚，下及用器，無所不備，堂來歲費，亦時給之。癸卯冬，予自燕都南歸，鍊師館予于慶源道院，爲予言，冀今歿矣，致力於吾門者宜不可忘，子幸以文記之。是家自皇統以來，起于丘劉譚馬諸師，而郝君于諸師爲方外眷屬，今太古集所載言詞，往往深入理窟。世人知君之道蓋寡，冀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愛，爲起庭宇，治場圃，若營其居室然者，豈以名取之乎。冀氏龍山大族，名士京甫之伯姨，鍊師說其誠實知義理，中歲受道書，即有所得，其尊師重道，蓋有所本云。郭長倩見金史文藝傳，范鍊師即范圓曦，冀京甫見中州集六，與遺山有昆弟之誼，詳太一四祖章，伯姨當作伯姊，然吾所見本皆作姨。冀女士雖未出家，然可謂全眞敎之熱心敎徒矣，太古觀固其出貲所建也。

官府之猜疑第九

王制，執左道以亂政殺，後世律文多因之，故欲於專制之時，創一教，立一說，以移易天下者，恒有左道惑衆之嫌，言殊見疑，行殊得辟，由來久矣。倘統治者爲非類，其猜忌尤甚，不知金眞諸教何以能崛興於完顏之代也。且金人既據河北，中國民情不服，亂言伏誅之事，史不絕書。兹將金史世宗紀三十年間所書，鉤稽如下，書必有其事，有事未必書也。

大定三年二月，趙景元等以亂言伏誅。
又東京僧法通以妖術亂衆，都統府討平之。
九年六月，冀州張和等反伏誅。
十一年四月，歸德府民臧安兒謀反伏誅。
右見卷六
大定十二年三月，北京曹貴等謀反伏誅。
九月，鄜州李方等謀反伏誅。
十一月，同州民屈立等謀反伏誅。
十二月，冀州王瓊等謀反伏誅。
十三年九月，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謀反伏誅。
十八年三月，獻州人殷小二等謀反伏誅。
十九年七月，濟州民許通等謀反伏誅。
八月，濟南民劉溪忠謀反伏誅。
右見卷七
大定廿一年三月，滄州民宋忠等亂言伏誅。
閏三月，恩州民鄒明等亂言伏誅。
廿三年三月，潞州涉縣人陳圓亂言伏誅。
八月，大名府猛安人馬和尚謀叛伏誅。

右見卷八

凡此所鉤，皆平民也，官吏不與。皆漢人也，非漢人不與。金世宗號稱小堯舜，固爲史官諛詞，然其時金據中原已五六十年矣，諸人豈有愛於宋乎，愛中國耳。平民何知愛國，以金人待遇不平，時感國非其國耳。金史八八石琚傳云，時民間往往造作妖言，相爲黨與，謀不軌，事覺伏誅，上問宰臣曰，南方尙多反側，何也。琚對曰，南方無賴之徒，假託釋道，以妖幻惑人，愚民無知，遂至犯法，上曰，如僧智究是也。智究大名府僧，假託抄化，誘惑愚民，潛結姦黨，議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先取兗州，會徒嶧山，分取東平諸州府。及期嚮夜，使逆黨胡智愛等刧旁近軍寨，掠取甲仗，軍士擊敗之。會傅戩劉宣亦於陽穀東平上變，皆伏誅，連坐者四百五十餘人。

此一事也，紀書於大定十三年九月，傳書於十一年十二月，傳言其始，紀言其卒也。所謂南方，指宋故地，大名東平之屬是也。石琚雖以釋道並舉，然紀中僧人屢見，道士無一，豈道流愛國不若僧人乎，抑老氏寬柔以敎，不報無道乎。然全眞嘗被禁斷矣，至元辯僞錄三注，言金世宗章廟，禁斷其風，使楊尙書就海州杖斷丘公八十，世所共聞云云，此出忌者之口，未可遽信也。金史九章宗紀，明昌元年十一月，以惑衆亂民，禁罷全眞及五行毗盧，則明著於史矣。不獨全眞，太一亦嘗被禁斷，章宗紀明昌二年十月，禁以太一混元受籙私建庵室者。然則大道恐亦不免，特史有紀有不紀耳。

遺山集三五紫微觀記，言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眞家之敎，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丘劉諸人和之，本于淵靜之說，而無黃冠禳禬之妄，參以禪定之習，而無頭陀縛律之苦。畊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擾擾者差爲省便然。故惰窳之人，翕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爲

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爲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蓋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爲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爲所陷沒，是家何爲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際，天以神道設教，以弭勇鬭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湮滅，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爲一也。

所謂上之人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絕之，即指明昌禁令。觀爲東平左副元帥冠氏令趙天錫建以奉其母，記爲遺山客冠氏時撰。天錫以元太宗十二年庚子卒，見元史一五一本傳，與遺山集二九趙侯神道碑同。而記言觀以乙巳九月落成，請予爲記，乙巳，天錫卒後五年矣。李恢垣廣元遺山年譜下謂乙巳爲誤，是也，然謂當爲乙未之訛，則無所依據。佛祖通載卅一載此記，作癸巳九月，當得其實。蓋落成於癸巳，而撰記於遺山客冠氏後，時在元太宗八九年丙申丁酉之間也。通載乃繫此記於宋嘉泰四年甲子，時遺山才十五耳，記明言作於貞祐喪亂之後，嘉泰先於貞祐者垂十年，何以謬誤至此，後閱輟耕錄三十，其誤亦同，始知所據者爲全眞紀實，皆未之考耳。通載之載此，本欲以傾全眞，而不知適足以見全眞之不可復動也。

盩厔有姚牧庵撰重修玉清萬壽宮碑，高五尺五寸，廣三尺餘，二十八行，行四十九字，完整無闕。汧陽述古編下，及金石萃編未刻稿一，已錄全文，吾嘗見拓本，其言全眞之力大於三軍，故敢爲上之抗，可與遺山之言相參證。曰全眞之名，重陽以道德性命之學實倡之金正隆大定間，自是以來，爲其言者，雌從雄鳴，百千爲曹。而縣官懼其搖世，欲錮其說，以叛渙其羣，勢如風火，逾撲逾熾，獨何自而然哉。亦嘗思之，羣斯人之難也，未若渙之而人不小有創焉，又羣之之難也。今夫帥三軍之衆者，操斧鉞之威，懸爵賞之欲，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脫有崩挫，衆

氣一歸，輒鳥散而不能聚。是威能必民之懼，不能得其驩心，欲能關民之貪，不能得其死力也，況無二者乎。以貴則一夫，以富無尺川，非明識高世，強力出物，能鼓舞其下者，不若是敢爲上之抗，而曰凡民能之乎，然猶未及夫生人之功也。一傳而爲長春，函夏陽九，適遭其時，哀斯民將膏砧鑕，大闢玄門，爲趨生之途，實拯億兆於滄海橫流之下。於戲，事不要其終，徒始之究者，殆不得而見天之所以昌斯教者，其用以就斯乎。宜羽服琳宮，日新月盛乎金之世，星羅綦分於我有元之坤輿也。牧庵言全眞之勢似火，逾撲逾熾，吾言全眞實似水，水至柔弱，故天下莫比其堅強也。此碑爲四庫本牧庵集所未收，輯佚者當注意，然仙源錄載姚撰王處一高道寬兩道行碑，牧庵集亦未收也。

元文類廿二有元貞元年姚撰長春宮碑銘，則見今牧庵集矣。曰長春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首鼠未平，鼎魚方急，乃大闢玄門，遣人招求俘殺於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匹夫一言，鄉人信之，赴訴其門，聽直其家，爲有司者猶罪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渙其羣，以二三鉅萬之人，散處九州，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扁子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者耶。其言似謂全眞之勢，宜爲有司所忌，而帝竟不疑之，則有未盡然者。元初兩次焚毀道藏，戊午之役，勒令道士落髮者十七人，不可謂非大辱僇，下章詳之。元史一五三有天麟傳，言江南道觀偶藏宋主遺像，有僧素與道士交惡，發其事，將置之極刑，帝以問天麟，對曰，遼國主后銅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聞有禁令也，事遂寢。西京今大同，道院藏故君遺像且有罪，猜疑極矣，幸天麟識大體，不然，將興大獄，道流尚有噍類耶。又元史一四九郭侃傳，至元四年徙高唐令，五年邑人吳乞兒，道士胡王反，討平之。然則元初道士未必皆順民也，其受猜忌固宜。

焚經之厄運第十

焚毀道藏之事，道家諱言，釋藏有專書載之，祥邁至元辯僞錄是也，明藏五卷，淸藏分六卷。何謂僞，謂老子化胡等經也，化胡經本寓言，自東晉以來，屢有損益，人知其僞久矣，何待於辯，即辯亦何與全眞。曰全眞雖不屬以前道敎，然自宋披雲重刊道藏後，隱然纘承道敎統緒，已詳前章。元史本紀三，憲宗元年，以僧海雲掌釋敎，李眞常掌道敎，是政府亦明認全眞爲道敎正宗也，既尸其名，應受其咎。且其時全眞遺民麕集，每以丘公之感化時主，爲應化胡之讖，遂造老子八十一化圖，以相慰藉。祥邁辯僞錄自序，謂丘處機妄言諂上，李志常矯飾媚時，萃逋役之罪徒，集排釋之僞典，令狐璋首編妄說，史志經又廣邪文，即其事也。

然此特其副因耳，其主因在恢復侵地，不在辯論化胡也。何謂侵地，自金南渡後，名藍精刹，半就荒蕪，全眞代興，輒改爲觀，張伯淳辯僞錄序謂有四百八十二所，此元太祖末年及太宗初年事，耶律楚材與丘公之隙末，亦緣此也。張伯淳序，乙卯二字凡二見，其第一乙卯當爲乙酉，謂元太祖二十年，時丘公尚在，越三十年乙卯，爲憲宗五年。釋家聲勢漸復，萬松弟子少林福裕會被召，乃訟其事於憲宗，西僧那摩大師等復爲之搘拄，遂有戊午辯論上都之役，大敗全眞，今將此事始末，分四節敘述如后。

一，初次辯論及焚經，在憲宗八年戊午，時掌道敎李志常已先二年卒，掌釋敎海雲亦先一年卒。僧人爲頭者福裕，道士爲頭者張志敬，道敎源流八謂海雲即福裕，誤也。海雲名印簡，燕京慶壽寺僧，即今西長安街雙塔寺僧也，屬臨濟。福裕號雪庭，嵩山少林寺僧，屬曹洞。程雪樓集六有海雲碑，八又有雪庭碑，是也。海雲乃號非名，史

例稱名，而元史憲宗紀稱海雲者，不知其爲號也。稱李志常爲李眞常，亦不知眞常爲號耳。辯論僧道各十七人，結果，勒令道士落髮，恢復侵寺二百餘所，化胡等僞經及雕板，盡令焚毀。此一役也，道士受罵爲驢馬，爲畜類，均不之校也。

二，二次焚經在至元十八年辛巳，時張志敬已於至元七年卒，雪庭亦於至元十二年卒，南宋新亡，西僧氣燄更盛。會有言保定眞定太原平陽河中府關西等處道藏經板尙存者，復命僧錄司教禪諸僧及文臣詣長春宮，偕正一天師張宗演，全眞掌教祁志誠，大道掌教李德和等考證眞僞，於十八年十月，百官集憫忠寺，即今法源寺，盡焚道藏僞經雜書，並遣使徧行諸路。此一役也，江南既平，道教加入正一天師派，又加入大道派，然勢力仍遠遜西僧，故又遭大敗。元史十一世祖紀，至元十七年二月丙申，詔諭眞人祈志誠焚毀道藏僞妄經文及板，又至元十八年十月己酉，張易等言參校道書，惟道德經係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僞撰，宜悉焚毀，從之，即此事也。祁志誠紀作祈志誠，字誤耳。十七年令自行選擇焚毀，十八年乃强制執行，令道德經以外，餘悉焚毀，殊無理由。諸臣仰西僧鼻息，不爲一言，祁志誠等則知榮守辱，任其所爲而已，此楊璉眞加所以敢發宋會稽諸陵，且截頂骨以爲供器也。而張伯淳序辯僞錄，猶盛誇楊大師璉眞佳大弘聖化，自至元廿二春至廿四春，恢復佛寺三十餘所云云，豈不異哉。伯淳見元史一七八，杭州人，宋進士。

三，撰焚毀僞道藏經碑在至元二十一年甲申，詔相哥諭翰林院撰文，記兩次焚經始末，頒布諸路刻石。相哥即桑哥，元史入姦臣傳，奉勅撰文，例一人署名，此碑署名者九人，辯僞錄作七人，最末王磐，文稱臣磐等，則執筆者磐也，茲事體大，一人不敢專其責耳。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十八有此碑跋，蓋據刻石泰安者，曰，佛老之行于中國

久矣，道經固多僞托，佛書亦華人所譯，往往竊取老莊之旨，而其徒常互相詆謷，人主又因一時之好尙而左右焉。魏太武信寇謙之而焚佛經，元世祖崇帝師而焚道藏，皆非卓然不惑者也。釋祥邁撰至元辯僞錄，侈陳其事，意在排擯全眞，適足供士君子之嗢噱爾。

四，祥邁撰辯僞錄，在至元二十八年辛卯，戊午之役，祥邁曾參與辯論，至元二年已撰有辯論之文，至是奉敕，始將前稿合十八年辛巳之事，彙爲一編，而以焚毀僞經碑殿其末。張伯淳貫吉祥序，皆不著年月，張序蓋撰於至元末，貫序稱世祖爲先帝，則撰於世祖後矣。

佛祖通載卅三載焚毀僞經碑於至元廿二年乙酉，蓋據立石之年也。然何以將辯僞錄張貫二序，及辯僞諸論，接連兩卷，並載於廿二年，又將十八年焚經下火文，及戊午焚經目錄，對道士辯論僧人，皆載於廿二年，雜亂無章若是。夫辯僞錄爲記事體，已有節目不清之弊，通載改爲編年，自應年分件繫，乃將前後相距三十餘年之事，混載於一年，其中復自顚倒錯亂，編年之謂何。僧人不諳著書體例，本無足怪，惟是書既入藏，又頗通行，覺隱撰五燈嚴統，且據之以與洞上諸人鬭，故不得不稍加彈射，俾後生知其不盡足據耳。

然道家史料載此事者殊寡，不能專據僧人一面之詞也。且其所述兩次辯論失敗者，張志敬祁志誠皆全眞傑出之士，志誠尤有高行。又其所載戊午道士落髮者，樊志應申志貞李志全等三人，晚節彰彰可考，何曾有落髮爲僧之事，以此知辯僞錄之言多僞也。申見仙源錄八張好古撰墓誌銘，李見前藏經刊行章，今從略，張志敬有王鹿庵撰道行碑，鹿庵即撰焚經碑之王磐也，樊志應有王秋澗撰眞常觀記，祁志誠有虞道園撰白雲觀記，皆可考見其生平，今次第述之。

王撰誠明眞人道行碑，見仙源錄五，曰師姓張氏，諱志敬，字義卿，燕京安次人。幼淸臞，寡言笑，不喜葷茹，見道士輒欣喜迎接，聞讀道經則諦聽不忍去。父母相謂曰，此兒其有方外宿緣乎，八歲送入長春宮，禮眞常李眞人爲師，給使左右。眞常本儒者，喜文學，師性悟敏，善誦習，工書翰，又謹飭如成人，故眞常愛之特異。恕齋王先生以詩名當世，而淸高絕俗，棲止道宮，眞常命師從之學。方丈西有堂曰萃玄，側有小樓，積書萬卷，人莫能到，眞常以鎖鑰付師，恣所窺覽。師資稟旣異，所以涵養成就之者又有本源，宜其所造超詣不凡也。至元七年冬十一月化，京師士大夫，遠方道俗，奉香火致奠者塡塞街陌，累月不已。噫，全眞之敎，以識心見性爲宗，損己利物爲行，不資參學，不立文字，自重陽王眞人至李眞常，凡三傳，學者漸知讀書，不以文字爲障蔽。及師掌敎，大暢玄旨，然後學者皆知講論經典，涵泳義理，爲眞實入門。當嗣法之初，先輩師德存者尙多，師以晚進，崛出其上，中心不能無少望焉，師德度深厚，頹然處順，强悍者服其謙恭，驕矜者慚其退讓，故初雖少咈，久乃帖然。加以持身精謹，過物通方，京師賢士大夫，及四方賓客，所與遊者，靡不得其懽心云。恕齋王先生，名元粹，後止名粹，平州人，亦遺民入全眞者，見中州集七，金史見文藝王鬱傳。

秋澗集四十眞常觀記云，重玄子樊君，晚節退休，與時消息，至元二十二載，易張侯故第爲幽棲所，榜曰眞常觀。洒掃涓潔，廣植花木，境趣靖深，日端儼丈室，炷香撫琴，客至問何爲，曰吾方凝神坐忘，與造物者遊。凡往來者皆一時名公，如宇敬齋，趙虎岩，翰林王愼獨，左轄姚雪齋，鹿庵王承旨，少傅竇公，冀國王公，愛其風度才識，締方外交。太史公曰，視友知人，豈其然乎。元貞元祀正月五日晨興，召門弟子齊道亨，劉道安付以後事，恬然而逝，閱世四百五十六甲子，窆神於五華山僊塋。道亨純直有持守，祇承遺緒，朝夕惴惴，惟恐失墜，掌敎玄逸

眞人與其進冢宗門提綱。一日介劉道錄文甫請述觀記，予係契雷若齋，與師昔同鄉校，竟緣有一日之雅，且重劉請，勉爲仵右，竊有所感焉。乃爲之說曰，二氣絪縕，五行儲精，長材秀民，無世無之。當金季俶擾，綱常文物，蕩無孑遺，其時設教者，獨全眞家，士之慕高遠，欲脫世網者，捨是將安往乎。嘗究其說，不過絕利欲而篤勞苦，推有餘而貲不爭，要歸淸淨無爲而已。如東玄子扶翊道紀，綜覈玄務，公材吏用，藹然見於脫穎游刃之外，不謂之長材秀民可乎。向使率性以明當然之理，務學以廣通變之方，列周行，握事樞，以投功名之會，樹立巉絕，恐不如是而止也，撫卷懷人，爲一慨惜。師諱志應，字順甫，出平陽汾西官族云。

敬齋李治，虎岩趙著，愼獨王鶚，雪齋姚樞，鹿庵王磐，少傅竇默，冀國王善，大半元史有傳。玄逸眞人張志懷，元貞初繼祁志誠掌敎，亦見元史本紀。竇默姚樞，戊午僧道辯論時，曾共證義，見辯僞錄三。王磐則焚經碑執筆者，已見前。志應卒於元貞元年，閱世四百五十六甲子，當爲七十五歲，初次焚經時，當三十八歲，其卒在辯僞錄撰成之後，安得有落髮爲僧之事，此不待辯而知其僞者也。秋澗之意，深惜志應之才，不奮志功名，而甘心隱遯，夫士各有志，不能强同，亦各行其是而已，豈非做官不可哉。秋澗集廿一又有挽樊君道錄詩，每歎玄門道有綱，樊君扶翊冠簪裳，公材絕似張嵩岳，術異初非費長房。樽酒笑談才宿昔，玉棺飛墮便蒼茫，仙遊久厭人間世，華表歸來意未量。

道園學古錄四六白雲觀記云，雲州之西，有山曰金閣，洞明祁眞人擇勝修眞，得地於山之谷中，谷口在州南十餘里官道傍，宛轉深入，乃得至其處。眞人之道，其宗曰全眞，道行於州里，遠邇嚮從。至元六年，故丞相忠憲王安童過雲州，問州之父老曰，此有高道之士乎，衆以眞人對，丞相屏騎從見之，問以修身治世之事，丞相感焉，故

其相世祖皇帝，以清靜忠厚爲主，既而罷相，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爲多眞人之說云爾。泰定元年五月，予馹過雲州，道中聞異香，數十里不絕，心甚異之，而莫知其說。後四年之過也，適與玄教夏眞人偕，偶及之，夏眞人曰，祁眞人居此山，素有道術，或者其有沒而不亡者耶。六月自上都還，舍驛騎，步入谷，觀祁眞人隱處，風雨之聲，與山木澗泉並作，凛不可久留，遂去之。天曆二年六月，被召上都，又過之，爲僚吏從者言昔事，言未既，香大至，數十人共聞，咸用嗟嘆，欲書其事於金閣未可，併識諸此，使觀者知洞明之所以能神靈者，其論道蓋有足傳者云。

元史釋老傳記祁志誠事，悉本此記，夏眞人文泳，吳全節弟子，亦見釋老傳。道園錄三有雲州道中數聞異香詩云，雲中樓觀翠甚巍，載道飛香遠見招，非有芝蘭從地出，略無烟霧只風飄。玉皇案側當書立，王母池邊向日朝，却袖餘薰散人世，九天清露海塵飄。秋澗集卄三跋祁眞人畫像云，何處人間有洞天，青藜曾探寶珠玄，柱頭留語疑遼鶴，物外孤吟覓閬仙。木食草衣元澹泊，竹風松月自清圓，壽宮舊有燒丹竈，空憶靈砂漬夜泉。雪樓集二八洞明祁眞人像云，箬笠簑衣七尺翁，掀髯猶似舊相逢，只今無路隨青竹，自昔疑君是赤松。明月在天元不老，精金藏火豈能鎔，七眞岩谷長春境，唯有浮雲盡日封。同卷又有題祁提點秋山圖云，仙人縮地古今同，何處移來水外峯，我與白鷗曾有約，可憐相見畫圖中。凡此詩文，皆在二次焚經之後，士大夫景仰高風，依然如昨，何嘗有損道價分毫，彼恃新勢逼人者可以休矣。

不獨此也，當時政府一方徇西僧之請，立碑焚經，一方對全眞之褒崇，亦未嘗少減也。張伯淳撰辯僞錄序，不載今本養蒙集，然今養蒙集一，反有贈祁眞人制，蓋作於辯僞錄序之後，雖奉勅代言，不由自主，而毀譽同出一人

之口，亦雜乎其爲言矣。制曰，有道之朝，以淸靜專一爲治，全眞之教，非聲音笑貌可名。粤若異人，宜加美譽，故玄門掌教大宗師洞明眞人祁某，生呈瑞彩，長慕玄風，詞翰出性眞頓悟之餘，力量見事會方殷之頃，有感必應，何施不宜。功行越二十年，極雲中之參訪，生死皆十一月，與天運以始終，閱定數而莫逃，凛高風之如在。嘻，自東華紫府而下，爾克茂於前修，從西崑赤子而升，朕永懷于遺蹟，尙其英爽，歆此寵光。志誠何年卒，史文蓋闕，寰宇訪碑錄十一有李謙撰祁眞人道行碑，大德三年立，在宣化，余訪之十年無着，近知其在赤城縣北雲州金閣山靈眞觀，道阻仍未拓致爲憾。元史十六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遣眞人張志仙持香詣東北海嶽濟瀆致禱，未明言志僊爲掌教也。十八成宗紀，元貞元年二月，以醮延春閣，賜天師張與棣，宗師張留孫，眞人張志僊等十三人玉圭各一，以志僊與正一張與棣張留孫並稱，其爲長春掌教明矣。志僊掌教在元貞初，則志誠之卒，當在至元末。

姚牧菴長春宮碑銘，撰於元貞元年九月，亦稱張志僊爲嗣教。曰臣又思之，宮之興碑，宜一其時，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眞人尹志平，李志常，不請則宜。以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僊今請而輒報可，豈天固存列聖未究，以待陛下爲終之耶。又虞自經厄以還，禁弗醮祠，今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籙科範，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爲。若然，先皇之開醮祠者有成命也，爲犯法臣所不愛，竟梖而止，自今其惟以先皇成命從事，是世祖獨未究者，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開也有門，而來也有途，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候，方是詔下，四海之人，感激奮言。始吾以爲經厄之餘，丘氏之學熄矣，陛下嘘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道者除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僊之身。又冠之以寶冠，薦之以玉珪，被之以錦服，皆前嗣教者所亡。嗚呼，僊之求以

報儲德，驕至恩者，當何如也。

此文關係經厄之後，全眞能復振之由，至爲重要，其所引詔旨，蓋焚經後轉圜詔旨也。曰道流儒宿衆擇之，許其信仰自由也。曰凡金籙科範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爲，以不涉釋氏爲限也。此所引者爲詔旨大意，非詔旨元文，其頒發當在至元二十八年前，曰爲犯法臣所不愛，竟杌而止，當指姦臣相哥，相哥與西僧比，厄全眞，故詔雖開禁，止限於京師，未頒行各路。二十八年正月相哥罷，七月誅，全眞事漸解。成宗即祚，乃遵成命大弛禁，全眞於以復蘇。曰梗其道者除之，取其業者還之，可見經厄以後，僧人不獨恢復侵地，且反侵道家之地，至是又還之也。輟耕錄十三，言至元間釋氏豪橫，改宮觀爲寺，削道士爲髡，各處陵墓，發掘殆盡云云。史料不全，非牧菴此文，幾莫得其往復之跡也。

末流之貴盛第十一

貴盛非道者所宜言也，道者以安貧守賤爲尚，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而全眞末流何如者，仙源錄九王鹿菴眞常觀記嘗論之矣。曰夫道宮之有別院，非以飾壯麗也，非以助遊觀也。賢者懷高世之情，抗遺俗之志，道尊而物附，德盛而人歸，欲高舉遠引而不可得焉，故即此近便之地，閑曠之墟，以暫寄山林棲遁之情耳。南華有言，聖人鶉居而鷇食，今掌玄教者，蓋與古人不相侔矣。居京師，住持皇家香火，徒衆千百，崇墉華棟，連亘街衢，通顯士大夫，洎豪家富室，慶弔問遺，水流而不盡，天下州郡黃冠羽士之流，歲時參請堂下者，踵相接而未嘗絕也。道宮雖名爲閑靜清高之地，而實與一繁劇大官府無異焉，故長春之有別院，所以爲避喧擾冗之地也歟。嗚呼，

此鹿庵之徵詞也。夫全眞之興，其初不過欲溷迹嚣埃，深自韜晦，以俟剝復之機而已，豈期巫祝之術，爲幼稚民族所歡迎，覓得其國王大臣之信仰，尊之以宗師，崇之以冠服，侈之以宮觀臺榭，如是其盛乎。

虞道園撰宮觀碑記最多，學古錄四六紫虛觀記亦嘗慨乎言之。曰今爲道家之教者，爲宮殿樓觀門垣，各務極其宏麗，象設其所事神明而奉祠之，曰爲天子致福延壽，故法制無所禁，惟其意所欲爲。自京師至外郡邑，有爲是者多以來告而求識焉，大抵侈國家宗尚賜予之盛，及其土木營繕之勞而已。蓋嘗執筆而歎曰，世俗之卑陋沉溺甚矣，安得遺世獨立奇偶之士，可以發予言哉。則其厭惡不悅之情，概可見矣。吾敍全眞至天樂道人李道謙而止，以道謙以後，教史不能詳也。道謙有弟子曰孫德彧，延祐初召爲全眞掌教，其銜爲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師，玄門掌教，輔道體仁文粹開玄眞人，管領諸路道教所，知集賢院道教事、[illegible]，與同時正一教張留孫吳全節之貴盛相等。嗚呼，此市朝鬻道之徒，非山林樂道之士矣。

學古錄五十孫德彧墓誌銘云，眞人道行著于天下，其最可傳信者，延祐二年夏，禮部尙書元明善代丞相禱雨長春宮，眞人曰，明日雨徵至，須丞相上章，自言憂民報國之意。小得雨，尙書卽爲章往白丞相，丞相病在臥內，使人取章入，署名付還，眞人一見，告尙書曰，章經婦人手，且得罪，寧敢望雨乎，使人問丞相門下，果然，二人恐懼，拜伏請罪。久之，退齋宮俟命，夜半，眞人曰，上帝念民無辜，賜之雨三日，果雨三日，尙書儒者盛貴人，不覺屈膝拜之。後建法主殿于宮西，朝廷命國工塑像，而元公爲之碑，五年夏，中書參知政事王公桂禱雨亦如之。興聖宮遣重臣醮雨長春，七日正醮，雨大至，所遣重臣憂懼，眞人曰，勿憂也，比祭酒雨止，月星粲然，皆以聞。後上見眞人，目迎送之，曰眞仙人也。命圖其像，勅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爲贊，以寵識之。終南山重陽宮者，全眞

之祖庭也，眞人居之，始大修飾，天子爲出尙服賜之，鎭其宮。甘河，祖師遇仙處也，眞人奉詔建橋，以寓度濟來者之意，其役甚大，又詔元公明善製碑文。七年得請歸終南，優禮送之，至治元年秋化去，壽七十九。

盩厔有孫德彧道行碑，鄧文原撰文，趙孟頫書，金石萃編未刻稿二曾錄全文，內容與墓誌銘同，惟無章觸婦人手事，文爲今四庫本巴西文集所未收。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十九云，德彧沒于至治元年，文稱今上者，謂英宗也。松雪於至治二年六月卒，碑末云元統三年九月吉日建。蓋二公撰書之後，又十餘年而始勒之石，碑末所題年月，及完顏德明題名，皆後人續書，非松雪筆也。篆額者爲趙世延，其署銜云，前中書平章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奎章閣大學士，魯國公，此天歷以後世延所歷之官，松雪未及見也，亦後人追書。而孫月峰書畫跋跋二，謂孫德彧以一道流，而能令翰苑諸名公爲撰文，爲寫碑，彼時道敎之重如此，今時不能爾云。則未知元時道敎末流所謂大宗師者胥如此，不獨德彧然也。禱雨而應，如射覆之倖中，屢中可以致貴盛，亦猶博徒之可以致富豪也。章觸婦人手且得罪，是何言，而當時國王大臣信之，此其道所以大行也。道者以不婚不仕爲標榜，若孫德彧等之所爲，雖曰不仕，而仕已多矣。炎炎者滅，隆隆者絕，其貴不在己而在人，人亡而已安得不黜哉。故全眞自孫德彧掌敎以後，已失其本色，吾不欲言，惟道敎源流六，考全眞歷任掌敎，謂繼張志僊者爲孫德彧，繼德彧者爲孫履道，至苗道一而止，與余所考不同，今分三節附論如后。

一，繼張志僊者爲苗道一，繼苗道一者爲孫德彧。張志僊掌敎在元貞初，卒年無考，然余所得至大加封七眞聖旨碑拓本，不止一通，有在陝西耀州者，有在甘肅秦州者，有在山東掖縣者，碑末均稱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敎，凝和持正明素眞人苗道一收執　准此，至大三年二月日。道敎源流八所引仙源像傳錄亦同，是繼張志僊者爲苗道一

也。

二，繼孫德彧者爲藍道元，繼藍道元者爲孫履道。孫德彧掌教在延祐初，至治元年卒，元史二八英宗紀，至治二年十二月戊辰，以掌道教張嗣成，吳全節，藍道元，各三授制命銀印，敕奪其二，以藍道元與正一張嗣成吳全節並稱，其爲全眞掌教無疑。道園學古錄廿五河圖仙壇碑，言泰定元年，長春掌教眞人闕，上因公薦，以汴梁朝元宮孫公履道主之。所謂公者，吳全節也，長春掌教何以闕，必藍道元以事免也，元史三十泰定紀，泰定三年八月，長春宮道士藍道元以罪被黜，詔道士有妻者悉給徭役，據此，則藍道元免去掌教在先，至是並黜其道籍也。所謂罪者何罪，史雖闕文，而與道士有妻者悉給徭役之詔同時並書，則其罪必與末流之貴盛有關，蓋憔悴枯槁之徒，已染驕奢淫佚之習矣。元史一七五張珪傳，泰定元年，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奏二十餘事，其中有曰，僧道出家，屏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宮寺，宜清淨絕俗爲心，誦經祝壽。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傷人逞欲，壞教干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舊制，罷遣爲民。此即泰定三年詔所本也。珪奏僧道並舉，而詔特罪道士，僧有妻者不禁歟，何優僧而劣道也。蔡道泰是否全眞不可知，而藍道元之爲全眞，及曾爲掌教，則無疑義。故吾謂繼孫德彧者當爲藍道元，藍道元之後，方爲孫履道，吳草廬集四四有封孫眞人制，當撰於泰定元年，曰，大道先天地而混成，至德正性命而順受，其能凝神守一，則可保身全生。我家啟運之初，異人乘時而出，素行上孚於睿鑑，元功下濟於寰區，繼繼述今，綿綿嗣教。以爾泰定虛白文逸眞人孫履道，恬淡抱朴，謙冲葆光，方外從遊，早逍遙於冀北，環中善應，晚棲式於豫南。屬長春之席虛，幸太古之傳未泯，遠尋支派，丕闡宗風。可特授神仙玄門演道大宗師，泰定虛白

文逸明德眞人，掌管諸路道教所，知集賢院道教事。於戲，心齋而有吉祥，爾懋明於寧極，年熟而無瑕癘，朕永賴於蕃釐。宜令孫履道，准此。孫履道之貴盛不亞於孫德彧也。

三，繼孫履道者復爲苗道一，繼苗道一者爲完顏德明。夫苗道一至大三年旣掌敎矣，何以越二十年復爲掌敎，則須知全眞掌敎，習慣與大道太一不同，大道太一有第幾代第幾祖之稱，全眞自王利用撰馬丹陽碑稱爲第二代，弋彀撰尹志平碑稱爲六世，高鳴撰王志坦碑則又以元數之，稱爲五代，餘鮮稱某代某祖也。大道太一嗣敎，如祖宗傳世，昭穆森然；全眞掌敎，如宰執任免，時可復命，明乎此，則苗道一之再任，藍道元之罷黜，不足奇矣。元史三三文宗紀，天曆三年十月癸卯，命道士苗道一建醮于長春宮，未明著爲掌敎也。三四文宗紀，至順元年閏七月，鑄黃金神仙符命印，賜掌全眞敎道士苗道一，則明著爲掌敎矣。道敎源流六所引續文獻通考，即本於此。中州名賢文表二九孛术魯翀奉元明道宮碑，言元統元年，特進神仙掌敎凝和大眞人苗宗師，召太淸提點趙道眞來京，是元統元年全眞掌敎猶爲苗道一。元統三年九月，建孫德彧道行碑時，掌敎則爲完顏德明矣，其結銜稱特進神仙玄門演道大宗師，重玄藴奧宏仁廣義大眞人，掌管諸路道教所，知集賢院道教事，其貴盛亦與孫德彧等。邵亨貞野處集三，有潘鍊師松菴序，言五祖七眞之緒，其學盛於北方久矣，國朝混一區宇，特設全眞掌教宗師以領袖之，而天下學者無問其源所自出，靡不以得承七眞先緒，逮事當今宗師爲足也。維揚潘鍊師仲華，自幼爲儀眞瞿老師門人，掌教大宗師完顏公，嘉其能循道誡，翛翛然有古高士風，期可與入老子之道，號之曰通眞明義靜德大師玄中子，命主領益都路嶧陽山碧雲宮香火。序未知作於何年，然邵亨貞爲至正間南士，其所云當今掌敎大宗師完顏公，即完顏德明也。完顏爲金國姓，全眞至是始有女直人掌敎，今爲全眞歷任掌敎表冠於卷首，以補道敎源流未備焉。

元遺山之批評第十二

遺山集全眞碑銘最多，與秋澗集之太一碑銘等，顧秋澗於太一，多可而少怪，遺山於全眞，則與者半不與者半，大略散見前章，茲復列爲專章者，欲推究遺山何以不滿於全眞也。遺山有宗人明道，爲濟源奉仙觀道士，屢見於集，不知其是否全眞也。遺山次女嚴爲女冠，號浯溪眞隱，見碑本墓銘。遺山年四十五，撰南冠錄引，曾手寫千秋錄一篇付女嚴，時子幼，長女已嫁，嚴在盧氏縣，故以付之也。廣元遺山年譜所據本作文嚴，遂不知文嚴爲何人，集十一有寄女嚴詩，云聞道全家解禪理，擬從香火問無生，即指其學道也。嚴是否爲全眞亦不可知，然遺山固不反對其學道，遺山有小功兄寂然爲全眞，則明著於集卅五太古觀記，全眞名士如范圓曦，孫伯英，秦志安等，皆遺山至契，遺民不仕元而入全眞者，遺山所識尤多，故嘗目文人中，了解全眞者，宜莫遺山若。然遺山言論每不喜全眞，反全眞者每借其言以爲重，至元辯僞錄三，謂元裕之曾作重陽眞人碑，曲成其美，全眞輩謂不光，故好問之文，立而復毀。遺山紫微觀記，爲趙天錫太夫人作，見官府猜疑章，與釋家何涉，而佛祖通載特載之，亦因其中有不滿全眞之言耳。

遺山集不滿全眞之言，尚不止此，卅五通仙觀記云，玄學之廢久矣，惟玄學廢，故人以學仙爲疑。今夫居山林，棄妻子，而以黃冠自名者，宜若可望也，然叩其中，則世間事人所共知者，且不能知，況出世間乎。俍俍之與游，憒憒之爲曹，未嘗學而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囚首喪面，敗絮自裹，而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嗚呼，靈都眞境，自昔閎衍博大眞人之所往來，乃今求自拔於流俗者而不可得，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因併及之，以爲素

隱行怪，欺世盜名者勸。卅八太古堂銘云，廣寧全道太古眞人郝君，初入道，習所謂以苦爲樂者，塊坐趙州南石梁下六年，羽化之後，高弟范鍊師，復來趙州，築環堵而居之，官吏士民請住州之天寧觀，後十年，起堂於天寧，名之曰太古。眞人平生篤於大易之學，以古道自期，蓋天性然，余嘗讀太古集，見其論超詣，非今日披裘擁絮囚首喪面者之所可萬一云。凡厭惡其人者，輒形容其言貌，故墨子之非儒也，曰高拱下視，會噎爲深。荀子之非子游氏也，曰偸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今遺山之非全眞，囚首喪面，披裘擁絮之言，屢見不一見，果何所指耶。又曰叩以世間事，人所共知者，且不能知，況出世間乎。則全眞修士中不諳世故者必多，豈能得人敬仰，遺山之言，何其沉痛也。雖然，全眞旣爲當時顯學，惰窳之徒，溷入其中，以謀衣食，亦奚能免者。

金史一一九烏古論鎬傳云，烏古論先生者，本貴人家奴，爲全眞師，裸顚露足，綴麻爲衣，人謂之麻帔先生。宣宗嘗召入宮，問以秘術，因出入大長主家，有穢迹，上敕有司掩捕，已逃去。正大末，從鎬來宦汝南，鎬爲營道宇使居之，車駕將至蔡，生欲遁，無所往，因自言能使軍士服氣，不費糧，右丞完顏仲德知其妄，乃奏欲如田單假神師退敵意，授以眞人之號，旋出奇計，北兵信巫，必駭異之，或可有功，參政張天綱以爲不可，遂止。復求入見，長揖不拜，且多大言，欲出說太師幘蓋爲脫身計。時郎中移剌克忠，員外郎王鶚具以向者麻帔爲言，上怒，殺之。此一事也，金史蓋本之汝南遺事四，王百一鶚則目擊其事，書之以備史館採擇者，此全眞敗類也。辯僞錄四言金朝末代，有烏骨崙先生，常披麻被，咄容黨衆，詐號神仙，哀帝惑之，頗信邪術，即此人。焚毀道藏碑亦言金末年，復有麻被先生，鐵笠李二人，以姦謀祕計，出入時貴之門，肆爲淫汚之行。則此事在當時殆無人不知者，遺山自必知之。其後又有孝義某生之事，見藕香本敬齋古今黈十，云孝義有某生者，宗丘劉學，主太原城西一民家，塊坐

環堵者幾十年，主氏翁媼奉事勤篤。庚子春正月望，翁與生坐久，倒寢其傍，丙夜生遽取案上菜刀亂斫翁死，媼駭愕，起救，生又斫殺之，有婢竊視，噤不敢動。生復瞑目端坐，鄰者縛生詣有司，府掾范貞之謂曰，汝善人，寧有害物心，恐鄰者殺翁媼，而以汝當之，可實語我。生曰，我固殺翁媼，雖夢中不知所爲，尚能記其彷彿，此殆宿債，豈可濫及無辜，其亟刑我，竟棄市。此則癡坐成頑，學全眞而誤入魔道者，亦足貽人口實也。遺山所謂敗絮自裹，憒憒爲曹者，其斯人之流歟。然億萬信徒中，僅有三數惰窳之徒，見於記載，抑亦僘矣。

全眞立觀度人，所收過濫，王百一撰棲雲王志謹道行碑，曾發爲疑問，文見仙源錄四。曰，予於師鄉里也，同宗也。昔予待罪翰林，稔師之名，限以南北，未之獲見，北渡後始識，予不知宗屬近遠，以年長一紀拜之，師亦答拜。比年數數會晤，時辱見臨，情話終日，予乘間問之曰，師年八十，宜深居簡出，坐以傳教，使問道之人香火來，不亦重乎。顧區區普受人請，車無停轍，人無寧跡，毋乃涉於輕易耶。師應之曰，凡在交際，宜有分別，我全眞者流，不敢失前輩遺躅，富貴者召之往，貧賤者召之亦往，一日十請亦往，千里來請亦往，急欲利人，不敢少安以自便耳。又問師所至，日書法名，不知其數，不詢其人，不考其素，其中豈無惡少博徒爲累乎。師曰，全眞化導，正在此耳，使朝爲盜跖，暮爲伯益，則又何求，雖千百一人，亦化導之力也。予聞之喜甚，知師之心，天地父母之心也云云。嗚呼，上宮來竊屨之譏，互鄉負難言之目，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唯何甚。王百一之於棲雲，深諒之矣，然遺山之於全眞，終未釋然也。

山東長清有五峰山重修洞眞觀記，遺山爲全眞王志深撰，今集未收，山左金石志廿一跋云，史稱好問爲文有繩尺，備衆體，今觀此碑，平衍無出色處，或託名者爲之。而未錄全文，吾得其拓本，亦忠告全眞者。曰，吾友東光

句龍英孺，盛談洞眞幽寂古澹，欲予一到其處，予以客游未暇也。丙午春二月，志深之法兄張志偉，以洞眞始末謁予以記請，且言志深昆仲，皆出於廣川眞靜大師崔道演。道演道行孤峻，嘯座林間，於世無所與合，崑崙普照范鍊師特愼許可，每一見必留語彌日。志深外質而內敏，苦己利物，往時避兵布山，鄉人被重創者狼藉道路，志深扶傷救死，親餽粥藥，惻然有骨肉之愛。祭酒以來，連起茇舍，凡有徒老，與夫環處無供者，皆厚爲調護之，是不獨於營運爲有勞，其人亦可記也。予因爲張言，承天以寇謙之顯，華陽以陶貞白顯，草堂以盧徵君鴻顯，中巖以司馬子徵顯，境用人勝，良不虛語。雖然，吾何敢望於今之人，必也自拔於流俗，居山林，木食澗飲，甘足枯槁，無爲此山之羞，斯可也，若崔與王，是無爲此山羞者非耶。他日飄然而東，當以吾言扣之，九日己巳記。

句龍英孺名瀛，爲遺山將耶律替所舉五十四人之一，句龍河北姓也，在南宋則避髙宗嫌名，去句存龍矣。丙午元定宗元年，二月辛酉朔，故九日己巳也。崔道演，劉長生弟子，五峰山有杜仁傑撰眞靜崔先生碑，文見仙源錄五。張志偉即張志純；號天倪子，崔道演弟子，詳見仙源錄八杜仁傑撰泰安阜上張氏先塋記，固山左著名道士也。王奕玉斗山人集二有和遺山呈泰山倪布山眞人詩，元詩選癸之壬以爲即此人。而山左金石志跋徐世隆贈天倪子詩刻，竟不知天倪子何名，是惡足爲人志山左金石乎，且惡足以辨遺山文之眞僞也。夫辨遺山文眞僞，應據遺山集，豈能據史稱遺山文有繩尺，備衆體，遂斷此碑爲不類耶。且集中全眞碑多矣，持論皆與此碑合，果託名者，應盛誇碑中主人，今乃期碑主自拔於流俗，無爲此山羞，非遺山安得此直諒之言，遺山蓋始終爲全眞諍友也。秋澗集十三題甘河遇仙詩卷云，䜣山文最雅，略不見諛詞。不爲諛詞，必爲直詞，是遺山尙有題甘河遇仙詩文，惜今集未載，而仙源錄亦未收也。

附記　焚經章考祁志誠卒年，以未見祁眞人道行碑爲憾，頃從膠西柯氏假得拓本，祁蓋卒於至元三十年十一月，年七十五，余所考幸無誤。惟焚經事碑仍未明言，祇云十八年道門多故，眞人挺身直前，百阻而不撓，或謂宜及時謝事，曰，方玄風隆盛，則以師長自居，少遇屯厄，則退身爲隱士，人其謂我何。此可見志誠任道之勇，至元十八年，時年六十三矣。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三

新會　陳垣　援菴

大道篇

大道教之起源及戒目第一

元史釋老傳，眞大道教始自金季道士劉德仁，其教以苦節危行爲要，而不妄取於人，不苟侈於己。五傳至酈希誠，居燕城天寶宮，見知憲宗，始名其教曰眞大道。元史此傳，大抵取材於吳草廬撰天寶宮碑，及虞道園撰岳德文碑。今須先辨者二事，一所謂金季也，金據河北凡百年，以吾所考，劉德仁生宋宣和，卒金大定，其畢生在金之前半，不得云金季。二所謂元憲宗時始名其教曰眞大道者，非其先無名，至是始名眞大道也。耶律楚材西遊錄序作於元太宗元年己丑，即金正大六年，而排斥全眞大道混元太一，以爲皆老氏之邪，則大道之名早已有之，不過先名大道，至元憲宗時始稱眞大道耳，豈有創教百年，而無名稱者乎。第一事自元史類編以來，皆襲謬沿訛，未爲辨正。第二事則因各家皆同是說，未能於元憲宗以前尋出大道教之名，故每以爲其先無名，至是始名眞大道也。

吳草廬集廿六天寶宮碑云，泰定二年春，予以養疾，寓天寶宮之別館，其宮之道士合辭言曰，吾教之興，自金人得中土時，有劉祖師，避俗出家，絕去嗜慾，屏棄酒肉，勤力耕種，自給衣食，耐艱難辛苦，朴儉慈閔，志在

利物，戒行嚴潔，一時翕然宗之。繼劉而陳，陳而張，張而毛，毛而酈，酈始居天寶宮，際遇國朝，名吾教曰眞大道，自爲一支，不屬在前道教所掌。酈之後有孫，有李，有岳，而吾之師嗣焉。草廬此碑爲大道敎九祖張清志作，所謂吾師，卽張清志也。宮在大都南城，而碑則不獨大都有之，吾嘗見許州天寶宮碑，金石萃編補正卷三著錄，文與此同，而頗有誤字，如泰定二年誤三年，不知二年八月吳已出都也。碑言劉祖師出家於金人得中土時，又言自爲一支，不屬在前道教所掌，其說至明，元史金季之說，可不攻自破。

道園學古錄五十眞大道敎第八代崇玄廣化眞人岳公碑，於大道敎起源，尤能道出眞髓。曰，國家禱祠禬禳之事，有屬諸道家者，其別數宗，而眞大道以苦節危行爲要，不妄求於人，不苟侈於己，庶幾以徇世夸俗爲不敢者。金有中原，豪傑奇偉之士，往往不肯嬰世故，蹈亂離，輒草衣木食，或佯狂獨往，各立名號，以自放於山澤之間。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學，泯滅澌盡，惟是爲道家者，多能自異於流俗，而又以去惡復善之說勸諸人，一時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敎戒者，風靡水流，散於郡縣，皆能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以相保守，久而未之變也。國朝之制，凡爲其敎之師者，必得在禁近，號其人曰眞人，給以印章，得行文書視官府。而眞大道敎者，則制封無憂普濟闡微洞明眞君劉德仁之所立也，以弟子嗣守其業，治大都南城天寶宮，又嘗得郡置道官一人，領其徒屬，與全眞正一之流參立矣。正一爲道敎舊派，全眞與大道爲宋南渡後新敎。觀其所謂不肯嬰世故，蹈亂離，佯狂獨往於山澤之間，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自相保守，非遺民生活而何，然自來錄宋遺民者多忽之，抑又何也。

宋學士文集五五有書劉眞人事一篇，條其戒目有九，皆遺民采薇之人生觀也。曰劉眞人德仁，滄州樂陵人，始

生有光照室，及長，讀書通大義。會宋靖康之亂，徙居鹽山太平鄉。一日晨起，有老叟乘犢車相過，撫道德經要言授之，曰善誠之，可以修身，可以化人，仍投筆一枝而去。自是玄學頓進，從游者衆，眞人乃取所授書，敷繹其義以示人。一曰視物猶己，勿萌戕害凶嗔之心。二曰忠於君，孝於親，誠於人，辭無綺語，口無惡聲。三曰除邪淫，守清靜。四曰遠勢力，安賤貧，力耕而食，量入爲用。五曰毋事博奕，毋習盜竊。六曰毋飮酒茹葷，衣食取足，毋爲驕盈。七曰虛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塵。八曰毋恃强梁，謙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學者宜世守之。金大定初，詔居京城天長觀，賜號東岳眞人，傳其道者幾徧國中。且善於劾召之術，趙氏爲狐所祟，眞人劾之，里中塋兆自焚，狐數百鳴嘯赴火死，人尤神之。然其養母如禮，及亡，喪祭一遵世教，無從度者。史官曰，道喪千載，諸子之言人人殊，德仁在宋金之間，獨鶩老子遺意以化人，人亦多從之者。蓋其清修寡欲，謙卑自守，力作而食，無求於人，實與天理合也，天理人心所同，固足以感召歟。元史出宋景濂手，今此文明謂德仁會靖康之亂，在宋金之間，則元史金季道士之言，爲一時失檢可知矣。

草廬道園景濂皆著作名家，其言已可信據。然吾於大道教書本史料之外，尙有實物史料，作者之名雖不著，其文又繁冗無法，然其所載事蹟，往往質實如簿記，猶是史氏之遺，不得以文家法度繩之也。今河南偃師有大道教碑，高尋丈，寬四五尺，三十九行，行百餘字，名洛京緱山改建先天宮記，元至元十五年立，蓋本名賓天觀，至是改爲先天宮，而俗又名爲昇仙宮也。撰人杜成寬，書者張瑜，成寬銜稱眞大道門人，崇道廣演大師，休庵老人，前進士，文凡三千餘言，字畫完整，予所知見存大道教碑，以此爲最古。碑於大道教七祖以前之授受源流，及行教年歲，詳載無闕。卷首大道教祖師傳授表，其年壽及行教年，即據此碑而作。今節其文如下、

我祖師東嶽眞人劉君，生居滄州樂陵縣之北界，首以愛敬事母，淸靜處身，由正念之克存，感聖師之臨御，復賀青犢，來抵其家，授以宗乘，傳以經筆，俾興大道正敎，以度末世黎民。其敎見素抱朴，少思寡欲，虛心實腹，守氣養神。及乎德盛功成，濟生度死，以無爲保正性命，以無相驅役鬼神。行敎三十八年，住世五十九載，以法傳付二祖大通眞人陳君。二祖旣掌天權，弘宣祖道，度人罔極，設化無方，闡敎一十五年，法壽莫得而識，以法傳付三祖純陽眞人張君。三祖稟質不凡，行法好古，敷宣聖敎，克肖先師，處世五十五年，闡敎二十五載，以法傳付四祖元陽眞人毛君。四祖見性達聰，罔愆成法，心厭塵世，不永斯年，掌敎五星有奇，得年三十八歲，以法遜與五祖太玄眞人酈君。五祖當敎之日，値大元立國之初，法令未行，逆魔亂起，始終一十五載，遭逢十七大魔，以五祖道德崇高，威靈顯赫，魔不勝道，尋乃自平。自戊戌以來，化因以洽，南通河嶽，北極燕齊，立觀度人，莫知其數。眞人傳太玄之號，致門得眞假之分，闡敎三十六年，享壽七十八歲，將法傳付六祖通玄大師孫君。六祖得法之後，德威宸旒，名聞朝野，君王眷顧，卿相主持，秉統轄諸路之權，受通玄眞人之號，嗣承宗敎，轉見輝光，敷化一十五年，享壽五十六歲，於至元癸酉四月念，以微疾而終。雖與歷代同示坐亡，其應現威儀有異，於預先七日，將法傳付七祖頤眞大師李君，其傳受事意，又極昭彰，道俗官民，咸稱殊異。

此文可注意者，前有傳興大道正敎，後有敎門得眞假之分二語，足證其敎本名大道，後加眞字，吾上文辨釋元史之言爲可信也。此碑前未經人重視，畢秋帆撫汴，物色得之，始著其目於中州金石記，名故建昇仙宮記。寰宇訪碑錄十一因之，十二又重出先天宮記，蓋誤至元爲至正，而不知其即一碑也。武虛谷記偃師金石，始錄其全文，予於藝風堂藏石中得其拓本，始利用之，以考大道敎，物之顯晦有時，固如是也。藝風所藏尚有大道延祥觀碑，在平

東平谷縣，天寶宮知宮趙清琳撰，頭陀逸人劉元杲書，至元二十六年立，其全文未見著錄。其略曰，我祖師東嶽先生，劉公無憂，得法上聖，以大道名，於今八葉矣。其敎以無爲清靜爲宗，眞常慈儉爲寶，其戒則不色，不慾，不殺，不飮酒，不茹葷，以仁爲心，恤困苦，去紛爭，無私邪，守本分，不務化緣，日用衣食，自力耕桑贍足之。有疾者符藥針艾之事悉無所用，惟默禱虛空以至獲愈，復能爲人除邪治病。平日恬淡，無他技，彼言飛丹化鍊之術，長生久視之事，則曰吾不得而知，惟以一瓣香朝夕懇禮天地，故遠近之民，願爲弟子，隨方立觀者不少焉。

此文可注意者，在不務化緣，自力耕桑以足衣食，夫緣且不化，更何求於人，而蠅營狗苟以干利祿乎。所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夷齊之所以稱高，逸民之所以可貴者此也。房山西五十里復盛寺有重修隆陽宮碑，亦大道敎，其文未見著錄。碑高六尺五寸，廣三尺，三十五行，行七十七字，田璞撰，銜稱宣授管領本位下隨路諸色戶計總管。嚴忠翰書丹並篆額，銜稱前東平路行軍萬戶，兼管軍民總管，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蓋即嚴實子，一名忠濟者也，元史一四八附嚴實傳。碑立於至元二十八年，完整無闕。其略曰、

眞大道祖師無憂子之闡敎門也，衣取蔽形，不尚華美，目不貪於色也，祈禱不假鐘鼓之音，耳不貪於聲也，飮食絕棄五葷，口不貪於味也，治生以耕耘蠶織爲業，四體不貪安逸也，纖毫不乞於人，情不貪嗜慾也。夫如是清靜其心，燕處超然，默契太上衆妙之理，其眞大道敎門也哉。師姓劉氏，諱德仁，滄州樂陵人。生汴宋宣和四年春正月十有八日，夙喪其父，不喜與兒輩嬉戲，見螻蟻避而不履。有金皇統二年冬十一月，既望遲明，似夢而非，有老人鬚眉皓白，乘青犢車至，授玄妙道訣而別，不知所之。繇是鄉人疾病者遠近來請治，符藥鍼艾弗用，効如影響焉。示門徒誡法，其目有九，俱造次不忘。及大定七年，賜東嶽眞人之號。二十年仲春既望，瞻拜太虛，安然而逝。

曰纖毫不乞於人，與延祥觀碑之不務化緣同，此大道教之特色也。碑有祖師劉德仁生卒年月，爲他碑所無，尤可寶貴。據京畿金石考上，有玉虛觀大道祖師傳授碑，楊果撰，商挺書，在礶兒胡同，至元七年立。又有制贈大道正宗四世稱號碑，李謙撰，崔彧書，元貞元年立，在舊城春臺坊，皆大道教碑。楊李元史有傳，其文若存，必有可觀，恨未得見，然孫淵如亦並未見之，蓋據元一統志書之耳，春臺坊即天寶宮所在也。

五祖酈希成八祖岳德文之道行第二

大道教初祖以後事蹟可考者，據宋景濂書劉眞人事，二祖陳師正，幼漁於河，德仁挈以入道，能預知吉凶。三祖張信眞，有詩文數百篇，號玄眞集，傳於世。四祖毛希琮，當金之亡，兵戈俶擾，能以柔自存而已，其詳不可得聞也。玄眞集余未見，盧金錢三家補金元史藝文志亦未著錄。毛希琮遭金亡國，與初祖遭北宋亡國，滋味相同，以柔而存，遺民所應爾。至元辯僞錄三，醜詆丘長春，謂爲毒痢發作，據厠而卒，當時大道四祖有一道流來兩道流，長春一旦變爲秋之語，輕薄殊不足信。大道教因無李道謙其人，不能如全眞之有甘水仙源錄，祖庭內傳，大道教史遂不著。乾隆間開三通館，續纂鄭氏金石略，以政府之力，檄各省拓呈碑刻，而大道太一教拓本無片楮焉。平谷房山，近在京畿，地方官玩愒因循，至延祥隆陽巍然之二碑，亦瞪目不見，吾生晚近，竟得摩挲而迻錄之，亦云幸矣。隆陽碑撰者田璞，與大道教夙有因緣，碑述五祖酈希成事頗詳，足注元史，雖語涉迷信，然其時社會程度若此，正鍼芥相投也。希成，吳虞碑及此碑皆作成，宋集及元史作誠，今以碑爲正。碑曰、

五祖太玄眞人酈君，諱希成，嬀川水峪人也。降日祥光滿室，金末道業已降，聖朝創業之初，爲敎門舉正，闡

敎山東。四祖毛君，著月病劇，速召來燕，旣承其法，拂袖有深山之隱，慕道之徒，翕然而從，不召自來，不言自應，於是出整頹綱，道風大振，巨觀小菴，四方有之。嘗行敎泰安州，路經郡邑留止，師曰，吾不到泰山不雨，時夏旱，官吏信之，送別而去。璞先人寂然老人，時從行焉，私謂學師田公曰，師言不亦過乎，天道幽遠，安得必然。學師曰，師至誠，感應不測，豈敢懸料哉。師至岱嶽觀，召觀主謂曰，速迸行李，恐雨來，無雨具耳。師於方壺之西，面西北立，以棕扇蔽面默禱，片雲從所向之方起，須臾，密布長天，雷鳴電掣，澍雨翻盆。師坐方壺中，以扇指寂然謂衆曰，此子弗信吾言，其誠然矣。貧道嘗夜起，不知履之所在，而問侍童焉，豈知天道必應乎，吾以至誠懇禱而應，天其許敎門之暢也。道衆再拜而謝。師自泰安還，到處扶病抱疾者，祈治即愈。或出家，或在家爲弟子者，殆無曠日矣。師經中山，過易水，至奉先縣之懷玉鄉，愛其山奇秀，欲建觀宇，適有三祖時學師趙希元輩墳塔在，七八云，其地嘗爲大道庵，名曰靈泉。師益喜，於是運石啟地，剪荊構屋，築垣栽棗，植桑墾田，載離寒暑，已成其趣。屬王學師德昌領院門事，歲歲興功弗輟，蔬圃水碾，井池碓磑，莫不完置。今掌敎大宗師崇玄廣化眞人，八祖岳君，總角時修行於斯有年，仙翁道友，晨昏參禮，無虛日，後敬奉勢都兒大王令旨，特賜隆陽宮額。本宮學師田德進從敎門擧正王德道造弊廬而言曰，隆陽宮，都西名處也，自始經營及今，幾六十年矣，欲刻豐碑，俾遊者知眞大道之敎，並示後人遵守勿忘，禮也。來請文，璞幼時聞先人暨田學師之言，又重二師之請，弗敢辭，遂爲文而銘之。

五祖道行見稱於世者如此，吾極愛其覓履之喩，世人每以所未見者爲無，適形其武斷而已。秋澗集五有遊嫣川水谷太玄道宮詩，雲封石上鉢。注，初大道鄒五祖者，逃難此山，衆追及，棄衣鉢石上而匿，其物重，衆莫能擧，

異焉，遂請主其教，今道院蓋酈所創云。五祖卒時，秋澗年已三十餘，爲時甚近，而所流傳神話，已騰播士夫之口，其得民衆之信仰可知也。又大道教宮觀，始亦稱庵，墓亦稱塔，法物有衣鉢，與釋氏同。其初固介乎釋道之間，不專屬道教，均可於此碑及詩注見之。

酈之後爲孫德福，孫名見元史釋老傳，至元五年，統轄諸路眞大道。孫之後爲李德和，李名見元史八世祖紀，至元十二年三月，命怯薛丹察罕不花，侍儀副使關思義，眞人李德和，代祀嶽瀆后土。又卷九世祖紀，至元十四年五月，命眞人李德和代祀濟瀆。又至元辯僞錄五，焚毀諸路道經碑，有李德和名。蓋至元十八年第二次焚毀道經，預其役者正一天師張宗演，全眞掌敎祁志誠，大道掌敎李德和杜福春也。說見前卷焚經章。李之後即爲岳德文，岳有虞道園爲之碑，雖元史不著其名，而岳祖祖之稱，至今猶挂涿州人之口，則文之爲力大也。碑云、

眞大道第八代師岳眞人，諱德文，父曰得慶，故家絳州翼城縣，娶澤州王氏，兵間，遷涿之范陽，今爲涿州人，生三子，眞人其季也。將生時，母夢老人皓鬚長身，冠劍壯偉，告之曰，當覽寄母家矣。明日州人見有靑氣西北起，若自天來者，奔從氣所往視之，則岳氏家也，氣止而眞人生，歲乙未之九月十九日，距今九十三年矣。生而雄渾，稍長不爲兒嬉，性不嗜酒食，肉亦絕不啖，年十六，辭親入道隆陽宮。其父愿慤人也，事稼穡惟謹，心甚是之。而長兄興方以才勇爲百夫長，疑其惰也，驅而置之行伍之間，非其志也。是時五代師太玄酈希成眞人，居懷來水峪之太玄宮，往依焉。十八受敎，被其冠服，漸領其文書穀帛之事，又主四方之來受戒誓者，太玄甚重之。而其父母且老，從眞人於水峪事太玄，後皆泊然委蛻，其徒稱之。太玄之化去也，密告六代師玄通孫德福眞人曰，岳生其八代乎。第七代師頤眞李德和眞人之掌敎也，署爲法師，充敎門諸路都提點，以副己也。至元十九年十月，眞人所

焚香，爐中有異徵，方怪之，而李師升堂集衆，以教事付眞人曰，先師之囑如此。遂以二十一年宣授崇玄廣化眞人，掌教宗師，統轄諸眞大道教事，又賜璽書優護之，自是眷遇隆渥。安童丞相嘗病，眞人視之立差，時甚神之，諸王邸各以其章致書，爲崇教禮助者，多至五十餘通。而實都而王又爲刱庫藏，修宮宇，廣門墻，充田畝，治冠輿衣，間飾金寶，極其精盛。元貞元年，加封其祖師，賜賚尤厚，使人立碑桂州冠劍所藏處。是年奉詔修大內延春閣，賜予偏及其徒，而眞人以大德三年二月化去矣。始涿有童謠，云涿有八岳，父老莫之解也，後眞人號岳祖，蓋其徵云。而岳氏由眞人父子入道，其自仲兄得元以次，子孫女婦，從其教數十人焉。吾聞其徒云，西出關隴，至於蜀，東望齊魯，至於海濱，南極江淮之表，奉其教戒者，皆攻苦力作，嚴祀香火，朔望晨夕望拜，禮其師之爲眞人者如神明然。信非有道行福德者，不足當其任。而眞人時常使人行江南，錄奉其教者，已三千餘人，庵觀四百，其他可知矣。

德文之生，即金亡之明年，亦兵亂中生人也。碑作於泰定四年丁卯，時德文卒二十有八年矣。實都而王即隆陽宮碑之勢都兒王。元貞元年加封其祖師，即李謙撰之贈大道正宗四祖稱號制。江南錄奉其教者已三千餘人，隆陽宮碑陰題名所以有臨安府道錄法師之名也。見下文宮觀章。京畿金石考上，有劉賡撰崇玄廣化岳眞人道行碑，在涿州，亦岳德文道行碑也，未見。

九祖張清志之高風第三

張清志元史釋老傳作志清，類編及元書因之，獨新元史改爲清志，然吳虞宋三家記大道教事，均作清志，金石

纂編補正載許州天寶宮碑亦作清志，而跋語仍誤作志清，可見先入爲主之力之大，而能如新元史之探校史源者鮮也。元史清志傳，本出吳虞二碑，然不詳，今可以二碑爲注。清志乾州奉天縣人，其譜則橫渠族姓也，吳碑稱其長身古貌，瞻耳美鬚，肅然埃壒之表，瞻耳者垂耳也。馬易之金臺集南城詠古詩，玉虛宮注，大道教以供薪水之勞，爲其張本，宮主張眞人，其貌甚清古，即指清志，玉虛天寶，皆大道教宮。清志年十六出家，從天寶宮李師學道，李師死，師事岳師，謙冲損抑，繼岳師掌教將二十年，教風日盛。吳草廬既爲撰天寶宮碑，歷舉其孝親敬師持身濟人達命諸端，其徒爭以刻諸石，遠近且十餘所，清志聞而嗜之曰，始吾學道，豈求名哉；遽止之不可。乃曰，吾師隱德，未傳聞於世，而吾獨以吳公之文行，非所以對吾師也。今吳公歸老臨川之上，念不可復以强之，乃請虞道園爲岳公碑，即前章所述者是也。其後虞又有吳張高風圖序，見道園錄六。其略曰、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寓南城天寶宮之別館，宮之人因爲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今第九代掌教玄應張眞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耶，乃盡出眞人家世鄉里，苦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獨於眞人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且有儆於時俗焉。他日病愈，返平史館，思眞人之爲人，乘輿巾車，從以門生兒子，即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眞人深居至靜，自中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走高門縣簿唯恐失一夫者有間矣。即命迴車，不唯不以爲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未能也。而眞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著芒屩，戴蒻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膝，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閽人曰，眞大道張眞人上謁吳學士，閽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眞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而

先生方修實錄，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眞人何來，眞人曰，吳學士子耶，以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還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眞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淸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而返。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畫爲圖以傳觀，而托僕敍其事如此。或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並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吳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其蘊者，其何以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眞人畫地之一字，不爲少也。

試嘗論之，張之得名，誠有藉於吳文，然吳有愧於張者多矣。大道教諸人，百年之間，兩遭亡國之痛，均能守西山之節，危行言遜，從容於亂離兇暴之中。蓋自初祖以來，卽深信夷狄無百年之運，故相率攜持而去，其第四戒曰，遠勢力，安賤貧，力耕而食，量入爲用，使子孫三四世不仕，則刼運必剝而復矣。張之所謂誠，卽孔子之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而吳爲天寶宮碑，但據其徒所自述，雖予以讚歎，而實致微詞。曰，子之教自託於老氏，其源蓋深遠矣，其流之別，教各不同，予未暇細論，惟我朝列聖之於二教，其恩至厚，其禮至隆，前古未之有也。而子之師皎然獨淸於衆濁之中，口絕葷羶之味，身絕穢汙之行，可謂獨立不羣者矣。若夫客塵不入而心常虛，主珍不出而腹常實，神氣合一，如夫妻母子之相戀而不離，長生久視，以閱生生滅滅之衆，此則老氏之末流，所謂神仙之伎也。予學孔氏，不足以知此，然或罔克究竟，而欺世盜名者，蓋亦不無。若子之師，崇尚質素，泊然自守，庶可與遊方之外者哉。吳蓋以孔氏自居，而與張有道不同之憾也。昔者顧涇陽嘗論之矣，明儒學案五八顧涇陽劄記，或問魯齋草廬之出仕何如，曰在魯齋則可，在草廬則不可。曰得非以魯齋生於其地，而草廬

故國人，嘗舉進士歟，曰固然，亦尙有說。考魯齋臨終謂其子曰，我生平爲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但書許某之墓四字足矣。此分明表所仕之非得已，又分明認所仕爲非，媿恨之意，溢于言表也，草廬則居之不疑，以爲固然矣。故魯齋所以爲不可者，乃吾之所謂可，草廬所自以爲可者，乃吾之所謂不可，自其心論之也。嗚呼，吳有愧於張者多矣。或引元太祖告耶律楚材之言爲吳解嘲，曰遼金世仇，朕爲汝雪之，亦可曰宋金世仇，朕爲汝復之，則吳之於元，當感恩圖報之不暇，可以挾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往歸之矣。此大道教諸人所睥睨而竊笑者也。嗚呼吳張高風。

九祖十一祖疊出之稽疑第四

禪宗消上有疊出五代刪削五代之爭，已詳拙著清初僧諍記。而道家之大道敎，亦有疊出三代之事，此敎史難題也。大道敎第九祖爲張淸志，吳虞宋三家記載無異詞，然程雪樓集十七有鄭眞人碑，述大道敎祖師，八祖以前與各家同，而稱趙眞人爲第九祖，某眞人爲第十祖，鄭爲十一祖，鄭之後乃爲普濟大師張君，此可疑者一也。鄭旣爲十一祖矣，而道園錄廿二又有大道敎十一祖張眞人制，此可疑者二也。第二疑易解，第一疑則頗費鉤稽矣。

鄭眞人碑曰，猶龍氏之寶三，曰慈儉不爭，今之所謂大道者，其守慈儉不爭之寶者與。大道之流，予不能探其源，其見于紀述者已十世，其十一世之祖曰鄭君名進元，以宋咸淳三年五月十四日生於永嘉，家本儒也，幼値亂離，至于輝州，悟眞大師岦君器其穎異，留使之學，遂通孔老二氏言，時年十三矣。明年，大道第七祖李眞人祠岳過輝，一見許爲道器，且謂岦曰，吾二人皆弗及見，後一紀當至堂下也，岦亦不諭。旣而李岦二師俱逝，至元庚寅，

君從衛輝道錄賈師來燕，抵天寶，居堂下，適十二年，第八祖岳眞人異之，授以戒牒道名，留之不可。賈師逝，君喪之如所生，進嗣其職，第九祖趙眞人，於君彌屬意，而早逝。大德六年，第十祖某眞人，召之者三，至則以爲都提舉，付以祖師經筆琴劍，爲詞一篇授之，師再辭不獲，遂嗣焉。十祖逝，喪之如賈師而加毀，益昌平之阡，爲地七十畝，樹而周垣之。碑第五祖太玄眞人之功于龍山，又刻衆眞堂于天寶，以祠傳敎諸師，買園畝百餘於故都之東，種柳於宮陰古河之壖，歲用以裕。八年有旨命君設金籙大齋於天寶宮，明年又命設大齋於玉虛宮，又明年再命設於天寶，一日召左右告語，若將留訓者，弟子咸以謂年方强，豈遽如許。十二月命召普濟大師張君於秦中，明年四月，當朝上京，未至疾作，謂侍者曰，歸期至矣，普濟當嗣。遂以五月朔，終于龍山，弟子奉封于五祖之兆之左，其勒者又封衣冠于初祖之兆之右，又封于輝，蓋以君所自也。

雪樓與草廬同歲，而先卒十餘年，鄭卒於大德末，此碑亦當先吳碑十餘年。惟吳碑模刻者廣，今存者許州碑外，尙有涿州碑，見寰宇訪碑錄十二，又有道園錄諸文數數稱道之，故吳碑之名獨著。吾人先入爲主，以張清志繼八祖岳爲九祖乃當然，而不覺其有異詞也。

大道敎十一祖張眞人制曰，朕慨觀古昔，有懷大道之淳，歷考聖神，悉尙至誠之本，緣名而設敎，論世以嗣宗，其說之興，于今茲久。張某淵乎授受，遠有師承，結宇丹臺，仍載皇人之筆，奉祠黃石，蓋由老父之書。惟神物之猶存，乃嘉名之是錫，率由其舊，眷渥維新。噫，與天下而爲公，朕用敷於至意，居域中而同大，爾毋斁於眞風。制不注作於何年，然在道園錄制誥類末，封張眞君制之後。張眞君者，正一派宗師張留孫，至治元年卒，天曆元年贈眞君，則此制宜亦在天曆。然泰定時張清志已稱九祖，何以天曆時又稱十一祖，據制文當爲嗣敎未久時語，據

吳碑清志進號在仁廟時，則此制當作於延祐，在程碑之後，吳碑之前。其稱十一祖者，一爲二之譌耳。以張繼鄭，固當稱十二祖，此疑之易解者也。

然何以其後又稱九祖，史料脫落，不易鉤稽，吾爲此事，研攻者凡三晝夜，至第四日拂曉，始全部解決，仍以吳虞二碑解釋之，殊可紀也。吳撰天寶碑曰，岳師死，清志還喪之，喪畢潛遁，復歸華山舊隱。而天寶宮二趙一鄭，攝掌教事，五年之間，相繼殞滅，鄭臨終語其徒曰，天降凶災，死亡荐臻，得非教條有違逆與。吾聞張清志躬受岳師囑咐，蓋仁人也，可奉之掌教，庶有豸乎。於是宮之徒衆尋訪清志，得之於華山巖谷，既至，衆皆悅服。乃諭徒衆曰，吾教以慈儉無爲爲寶，今聽獄訟，設刑威，若有司然，吾教果如是乎，繼今以始，凡桎梏鞭笞之具盡廢之，衆曰諾。自是衆安害息，五年宿獘，一旦息除云云。

細研此文，則清志曾有延陵季子之行者也。以此文釋程碑，與當日情事適合，程碑之普濟，蓋即清志，八祖岳大德三年卒，清志當嗣，遁而之華山舊隱，二趙一鄭，攝掌教事。二趙者，一即程碑所謂第九祖趙眞人，二即程碑所謂第十祖某眞人也。程碑某字，可以吳碑補之，一鄭者即鄭進元也。鄭既稱十一祖，繼鄭之張清志，何以復稱九祖，則以二趙一鄭，五年之間，相繼殞滅，而終致位於張，是攝也，閏也，非正也。此疑之不易解而終可解者也。

虞撰岳碑亦曾露其意矣，曰今第九傳掌教眞人張清志，制行堅峻，嘗掌教矣，厭謁請逢迎之煩，逃去之，久無克充其任者。朝廷重其名實，遣使尋訪，給驛致之。既見度不可辭，即舍所賜傳，徒步入京師，深居寡出，人或不識其面，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臥內，雖有金玉重幣之獻，漠如也。曰逃去，曰久無克充其任者，即指攝政時事。吳碑言宮之徒尋訪清志，此言朝廷遣使尋訪清志，實一事，無衝突。且由此可見大道教至有元中葉，亦盛極而衰

，與前卷全眞教相似。如碑所說，教門竟可聽訟，設刑具，如有司，卽此一端，已失創教本旨。教起於國亡以後，遺民自相保聚，有爭端聽教長調解，不肯赴有司，此美俗也。因仍數世，教長乃儼如官長，坐堂皇，逞威福，此張淸志所痛疾而不屑爲，故遁而歸舊隱者也。及被迫嗣位，猶不肯乘驛騎，步行而前，雖似矯情，實以勵俗。既至京，卽首以廢除刑具爲急務，深居簡出，不與貴人達官相見，一洗時下眞人之習，恢復山中遺逸之風，宜乎國史院脩人不相識也。茲根據各家記載爲傳授表，冠於卷首。

大道教宮觀一斑第五

欲觀一教之盛衰，必觀其教堂之多寡，蓋教堂之數，恒與教徒之數爲比例，惜記載有傳有不傳耳。南宋初河北新興三教，全眞爲盛，凡有宮觀，十之七皆屬全眞，故不必特爲著錄。若太一則所存宮觀史料太少，不足成章。惟大道上不及全眞，下有餘於太一，輯而存之，可見其教區之廣狹及組織也。

大都南城之天寶玉虛，平谷之延祥，房山之隆陽，緱山之先天，許州之天寶，皆爲大道宮觀，已見前章。然有不明著爲大道，而實爲大道宮觀者，余昔考元也里可溫教，曾搜拓有關也里可溫之聖旨碑數十通，其中卽有泰定三年許州天寶宮聖旨碑，並未明著爲大道教，止稱汴梁路許州天寶宮裏住持的明眞廣德大師提點王淸貴爲頭先生每根底而已，後讀吳草廬天寶宮碑，始知天寶實爲大道宮。又有元統三年輝州頤眞宮聖旨碑，則明著爲大道教矣，曰衛輝路輝州眞大道頤眞宮裏，圓明德政普照大師提點于進全，明眞葆玄志道大師法師金圓眞，眞常善應大師提點高眞祐爲頭兒先生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其詞與他聖旨碑同，然頤眞宮上，特冠以眞大道，此僅有之史料也。

至元辯僞錄三，列舉道教侵占佛教寺宇，凡數十處，有明著爲大道教占者二處，一憫忠寺東塔院，爲大道信道姑占守住坐，一順州年豐龍泉寺廨地棗園，並餘白地，被馬法師占定，改爲大道觀，此亦難得史料。至各方志中之寺觀類，雖有宮觀之名，然僅載建置年代，及所在村里，元屬道教何派，並不詳注，無由考核。惟今存隆陽及天寶二碑陰，有道衆題名，詳載各宮觀道衆師號職掌。隆陽碑皇慶二年立，天寶碑天曆二年立，固不啻皇慶二年及天曆二年之兩次大道教堂教士調查表也。天寶碑金石萃編補正曾載之，隆陽碑之發表，實自予始，今迻錄如後。其只有道士姓名，而無地名宮觀師號職掌者不錄，以予所重在知各地宮觀之散布及其組織，而非爲道流作點鬼簿也。

房山隆陽宮碑陰

尊宿師德名號

舉師清眞大師閻希和

舉師通眞大師石有實

法師于有昌

舉師清眞大師王德昌

諸路眞大道教門舉正兼大都路都舉師賜紫淸和大師王德道

宣授諸路眞大道教都提點淸眞大師劉德川

宣授諸路眞大道教提點崇眞演道大師趙德祥

諸路眞大道教所知書葆眞大師趙清琳

知書武進榮

大都路舉法師名號

順州舉師居德用

大興縣舉師李德惠

昌平縣舉師日德順
涿州道正法師宋德宣
房山縣威儀黃德元
范陽縣龍泉觀法師張成善
易州舉師閻德潤
易州道正李德嚴
前道判廣善大師楊德潤
前道錄葆眞大師馬成善
道判李成仙

大都正城天寧宮師德名號
本宮提點法師劉德潤
法師玄明大師王德昌
法師圓明大師陳元
前知宮葆眞大師賈成寶
副宮張清善
知客張清淵

法師何德清
房山縣太陽宮提點法師李德山
固安州道正法師張成龢
雄州道正法師趙德興
舉師梁德用
大都路前道錄崇教冲和大師陳德元
前道錄葆眞大師劉成和
道錄明眞大師張成善

法師明照大師王德和
法師敬善大師胡德定
提舉沈成仙
知宮劉成照
隨教門侍者淨明大師劉成法
侍者姚進善

侍者劉進明
侍者胡進明
侍者馬進□
侍者張壽童

本宮道衆

授臨安府道錄法師田淸志
知宮張進明
副宮員進寬
副宮兼知客譚進江
道士王進明
道士李進良
道士秦進壽
道士馬進道

許州天寶宮碑陰

同門宿德

宣授明眞洞照大師南陽府桐柏山淮瀆廟提點蘇淸信
賜紫錦襴悟眞崇素明德大師教門都擧正李成貴
大都大天寶宮賜紫金襴通玄明德大師從教門都提點高進明
賜紫金襴通玄明德大師從教門提點党天忠
賜紫錦襴素眞大師河南府緱山資天宮擧師王淸寶
賜紫錦襴頤神持正大師本宗教門提點謝進榮
賜紫錦襴崇妙葆眞大師汴梁路方下法師蔡進榮

諸方道衆

汴梁路在城紫微觀法師樠進喜
景福觀眞素大師提擧王天素

萬壽觀提舉王天和
清寧觀知觀彭天良
尉氏縣在城天寶觀知觀沈天然
杞縣義陽固紫陽觀賜紫悟眞大師提點李清光
圉鎮明道觀明道大師提舉張天祐
長社縣趙莊村神寶觀知觀屈天祐
鄢城縣在城龍泉觀知觀張道紀
襄城縣在城崇眞觀明素大師提舉余天静
鈞州在城紫微觀知觀梁天妙
密縣土關玉溪宮賜紫錦襴葆眞通和大師提點楊進春
密縣平陌鹽陽觀賜紫體常大師提舉張天祐
玄應觀提舉□天元
宛清玉清菴知觀李進昌
鄭州在城天聖觀□□□□□
滎陽縣柏樓村延慶觀知觀趙天常
宛丘縣丁口寶光觀提舉王進貴

壽寧觀提舉朱天祐
封丘縣太黃寺太玄觀知觀高天祐
通許縣在城上清觀葆光大師知觀蘇進實
西陳保修眞觀知觀萬天素
許州在城頤眞觀賜紫眞常大師提舉魏天和
桃杖村上清觀賜紫錦襴崇文妙演大師提點張進喜
洞眞菴提舉金進寶
長葛縣玉清龍泉宮知宮沈和章
陽翟縣方陂村崇玄觀提舉曹天驛
陽子臺陽子臺宮提點郭天然
邵家河白雲觀法師印進信
悟眞菴知觀吳進道
新鄭縣在城軒轅觀知觀丁進用
管城縣中郭村龍泉觀提點王進貴
陳州商水縣天寶觀提舉孫清貴
西華縣清水鎮玉清觀知觀崔天妙

南陽府唐州東鄉平市店頤眞觀提舉李進福

裕州方城縣古莊保三淸觀提點張進福

昆陽鎮雙凫觀提舉劉天淨

汝寧府潁州太和縣太橋村太淸觀賜紫葆眞大師提點張進福

龍泉觀知觀華天素

天仙觀知觀李天良

天寶觀知觀王保童

本宮道衆

賜紫明素大師沈進淵

賜紫葆眞大師劉進寬

賜紫眞常大師陳天祥

賜紫純一大師王天眞

賜紫眞一大師田天和

純素大師司天常

宮門知宮楊天和

宮門副宮張金童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四

新會　陳垣　援菴

太一篇

太一教之起源第一

元史釋老傳，太一教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珍，傳太一三元法籙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太一之祠，自古有之，然以太一名教，則自蕭抱珍始。史不言抱珍爲何許人，抱珍汲郡人也。金元之交，汲郡文人無過王秋澗，秋澗祖母韓，爲太一第二代祖師蕭道熙姪女，故秋澗知太一教掌故特詳，今秋澗集有關太一教詩文凡二十通，考太一教者舍是莫屬矣。前篇言全眞因有李道謙撰甘水仙源錄，祖庭內傳，而全眞歷史獨顯，今太一有秋澗集，其文獻亦賴以不亡，秋澗不啻太一之太史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巖穴之士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者衆矣，非附靑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言史之重要也，毗盧糠禪混元等教，亦盛於金元，今皆無考，非其明驗歟。

秋澗之先，有滹南遺老撰一悟眞人傳，即太一初祖蕭眞人傳也，然今滹南集不載其文，僅卷四二有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及清虛大師侯公墓碣而已。侯名元仙，趙州人，其大父澄爲抱珍初期弟子，閱之略可見太一教之起源。曰澄以胥吏起身，至河北西路漕司掾，才幹既優，行己無玷，尤以孝友著稱，議者謂不見用于時，則必有得于道

。母歿，慨然曰，所以區區塵土間者，爲親故也，今不侍養，復何爲哉。聞淇上蕭眞人立太一大教，因往參爲門弟子，眞人一見愛之，授名道淨，傳太一三元法，得以便宜行化，乃即本州及眞定之第，各建太一堂，奉持香火，以符藥濟人。大定二年，凡釋道之居，無名額者，許進輸賜之，公遂投牒，以在州道院爲太清觀，而在府者爲迎祥。眞人每批經籙，必先授公而後傳，前後千品，公曰，天寶下降，要當永刼流行，一日去世，誰其保之。密禱上眞，願于私屬生繼嗣，其後男琳得子，相貌殊常，卽師也。

師謂侯元仙，見下人物章。大定二年，凡釋道之居，無名額者，許進輸賜之，此河北新興三教得推行其道之一因也。金史五十食貨志，入粟鬻度牒條，言大定五年，上謂宰臣曰，頃以邊事未定，財用闕乏，自東南兩京外，命民進納補官，及賣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師號，寺觀名額，今邊鄙已寧，其悉罷之。知五年以前，可以進輸得觀額也。故侯澄以趙州之第爲太清觀，眞定府之第爲迎祥觀，是爲衛州以外太一有教堂之始，其始固名太一堂也。太一與全眞大道殊異者，全眞大道不尙符籙，而太一特以符籙名，蓋以老氏之學修身，以巫祝之術御世者也。今汲縣有至元三年重修太一廣福萬壽宮碑，極稱太一之神靈，至擬爲天神下降，則其術有異人者。碑高八尺，廣三尺五寸，三十二行，行八十六字，撰書人篆額姓名均剝落矣，惟文中有臣鶚字，知爲王百一鶚撰，固衛州最早之太一觀也。碑立於五祖李居壽嗣教之時，記太一教授受源流頗悉，其文未經著錄，特爲介紹如后。曰、

至元三年二月乙丑，皇帝遣中書左丞張文謙，傳旨翰林學士院，衛州重修太一廣福萬壽宮成，當有文以識諸石，臣鶚聞命，謹按故金待制王若虛所著一悟眞人傳，初眞人既得道，卽以僊聖所授祕籙濟人，祈禳訶禁，罔不立驗，天眷初其法大行，因名之曰太一教，蓋取元氣渾淪，太極剖判，至理純一之義也。尋以所居湫隘，不可以竭香火

齋潔之處，迺於州東三清院故址，葺茆而菴。皇統八年，熙宗聞其名，遣御帶李琮驛召赴闕，悼后尤加禮敬，賞賚不貲，共爲奏乞觀額，敕以太一萬壽賜之。眞人旣厭世，傳之重明，重明傳之虛寂，虛寂傳之中和，中和實爲教門四代祖，貞祐被兵南遷，觀亦隨毀，後二十年來歸，惻然傷之。乃涓日庀工，爲大殿者三，爲壇殿者五，離壇之東隅，有法水井，淸冷甘潔，療人疾輒愈，迄今號太一泉。歲丙午，今上皇帝居潛邸，欽挹眞風，以安車見徵，旣至，雍容問答，精神會合，雖葛稚川之於晉，陶通明之於齊，司馬子微之於唐，未能遠過也。錫號太一中和仁靖眞人，仍陞觀爲宮，加廣福二字。始祖諱元昇，二祖諱道熙，三祖諱志冲，四祖諱輔道，李居壽者今爲五祖云。臣嘗考之書，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有人焉，出萬物之表，建非常之事，卓然自成一家，使人崇奉而厭服之，决非偶然者。必上天明神，降生下界，藉名以救世，不然，何神通靈應，恍惚變化，如雷霆，如風雨，而不可測也。皇帝淸心省事，諱兵哀刑，所以濩育百姓之道甚備，然猶推尊道家之教。其意若曰，解人之厄，蠲人之疫，福人之善良，求諸冥冥中，舍方外法門，將何所據依，此始終信敬而不怠者也。

曰丙午者，元定宗貴由元年，今上者，元世祖忽必烈也。汲縣萬壽宮尚存有忽必烈大王令旨碑，末書壬子年九月，又有蒙古字一行，壬子者元憲宗蒙哥二年也。碑漫漶不盡可辨，惟順治衛輝府志十五仙釋類，曾檃括其文入蕭抱珍傳，以校拓本，尚可得其髣髴，今逐錄之。曰，長生天底氣力裏，蒙哥皇帝福蔭裏，忽必烈大王令旨，衛州太一萬壽觀，羽昇微妙大師蕭抱珍，道成一悟，籙闡三元，創興太一之門，密毗治化，濟衛邦家，雖漢張道陵，魏寇謙之，無以過也。宜贈太一一悟傳教眞人，及改太一萬壽觀爲太一廣福萬壽宮。此即鶚碑所謂陞觀爲宮，加廣福二字也。然令旨明言大師爲蕭抱珍，何以鶚碑云始祖諱元昇，豈本名抱珍，道名元昇耶，不可解也。

汲縣又有萬壽宮方丈記，碑凡二十八行，剝蝕已甚，幸其文見秋澗集三十八，集本無年月，可以拓本補之。曰，天下事得人則興，否則萎靡而不振，此必然理也。維太一教興於金初，始祖垂創，植根豐本，濬源衍派，傳無窮於後者，惟恐其不弘且博也。逮重明嗣法，至創靈章，峻傯品，有充類至極者，大定一水，漂泛無幾。再傳而得虛寂，堂宇齋壇，剋期而復，貞祐之兵，燼爲飛煙。四代中和仁靖眞人，披荆榛，撥瓦礫，成難爲易，不十年略見完具。貞常師持守成業，光揚恢廓之志未竟，而奪之遽。今六代純一師，感其如此，思有以大慰先志，八年之間，一新而改觀，誠可謂善繼善述者矣。然道修爲教，有體有用，體雖具而用不彰，其爲道也亦以微矣。嗚呼，嗣晉而來者，固當惴惴焉以思道生之本哉。至元廿五年戊子秋八月，秋澗老人王惲記。秋澗與五祖李居壽，六祖李全祐爲方外友，上及見四祖，下及見七祖，記中貞常，即五祖也。將於下章詳之。

二祖蕭道熙三祖蕭志冲之道行第二

二祖行狀，王秋澗撰，三祖墓表，王滹南撰，其文尚存，故始末獨備，狀見今秋澗集四七，其詞曰，師諱道熙，字光遠，本姓韓氏，其先汴州人。五代祖銀青榮祿大夫諱，自唐季來隸于衛，曾祖奕山舉茂材，祖渤，進士第，父矩，隱德不仕，度師其仲子也。師爲人英偉，豐下，美鬚髯，三歲識字，六歲能書，棲心教法，儼然注蕭門二葉之望。金正隆間，始祖一悟眞人，以神道設教，所在翕然從風。韓氏舉族清修，師母閻，尤極信心，深入法海，既孕苦病，父請禱於眞人。眞人曰，汝韓氏素植善根，當產異人，且昭陽報，將來必佐吾法門，可服吾丹書，以安胎息。久之，母感異夢，既寤，師生，果稟奇相，充閭之氣藹如。纔免懷，留養道宮，受度爲道士，再命而受清虛大

德之號。大定六年，冬十有一月，眞人羽化於萬壽丈室，師縗絰哀慼，如喪考妣，於是相宅兆，具葬儀，及殯，整整有法，時師甫滿十祀耳。既窆，乃陳寶籙法物，具香火陞堂，以二代嗣事諭衆，有門弟子芊道省劉道固等，思有以大厭衆心，稽首求頌，且問師，它生云何賢聖，師即走筆批曰，明月清風大德，頗訝愚人未識，忉忉詢吾爲誰，只是從來太一，衆遂讋服歸心焉。九年，朝廷歆其行異，敕立萬壽額碑於本觀，是后聲教大振，門徒增盛，東漸于海矣。門人鉅鹿李悟眞者，造請何爲仙道，師曰，做仙佛不難，只依一弱字便是，曰弱者道之用也。廿六年秋，師忽思棲眞巖壑，因密謂蕭道宗曰，吾門衆萬數，試經具戒者，完顏志寧，王志冲而已，然志冲特純精廉潔，可屬後事。遂設大醮，告禰廟，畀之傳代祕籙，曰，君太一第三祖也，又銘所付法具云，有德輔德，天孰可欺，愼之敬之，永保教基。居無何，棄几席謝去，或問安所之，曰吾將遍禮名山，與心君作天遊耳，遂去，後不知所終。師風儀瀟爽，德宇冲粹，博學善文辭，動輒數百言，樂與四方賢大夫游，談玄論道，造極精妙，書畫矯矯，有魏晉間風格。嘗自題畫像云，來自無中來，去復空中去，來去總一般，要識其間路，其明達如此。生平好振施，養老䘏孤近百人，人月給鏹伍千爲率，死乃已，貧者喪不能舉，衣被棺椁，爲俱具之。至於持行法籙，捕逐鬼物，風聲肅肅，除治戶庭間，殆古之能吏然。精一之誠，貫達幽顯，降度之功，洋溢一世矣。師之玄孫某，以貞常溫裕，爲五代人天之師，服膺先訓，追遠盛德，心藏不忘，越乙卯春，具大招之禮，葬衣冠於祖塋之側。今皇帝登極之三祀，光崇玄化，貞常師以祖德範圍，請諡於朝，追贈嗣教重明眞人。

道熙五代祖韓璹，今乾隆汲縣志九有傳，疑亦本於秋澗，蓋秋澗曾撰汲郡志十五卷，見元史一六七本傳。道熙父衡，秋澗集有墓碣，爲太一教早期信徒，見下人物章。初祖蕭抱珍，何年卒，前此未詳，據二祖行狀，則初祖太

定六年卒，先於全眞王重陽者四年，雖不知其壽數，假定爲六十，當生宋徽宗大觀初。河北之亡，抱珍已二十，復經僞齊之戲，抱珍殆三十，當劉豫傀儡登場之日，正抱珍醞釀新教之時，此可補前此未及者。道熙稚年嗣教，殆如天授，其學以老氏爲宗，故曰弱者道之用。其治事有申韓遺法，故又似古之能吏。道人而與賢大夫游，知其不陋。遯世而莫知其所往，見其不爭。遊心翰墨，有魏晉間風格，或與書符有關。此陳寅恪先生天師道與書法關係之說也。而書史上無道熙名，其所著頌銘像贊，詞理可觀，錄金文者又未之及也。今濟源縣有蕭眞人碑，蕭道熙道行碑也，碑高七尺，廣三尺，三十五行，行七十九字，徒單公履撰，王惲書，王博文篆額。徒單公履見秋澗集三九碑陰先友記，字雲甫，遼海人。學問該貫，善持論，世以通儒歸之，元文類曾選其文三首。博文王西溪，見前卷婦女章。始予得此碑，頗喜過望，以爲有嶄新史料，既展讀之，知其即據秋澗狀而作，顧前有引詞，後有結論，亦可參證。其引曰、

太一嗣教重明眞人，謝事後七十餘年，寵諡賁臨，祝冊將告，其玄孫蕭居壽與其提點張善淵，相拉其弊廬以辭言曰，師之德博矣，今茲得請于朝，唯所以表顯之者，本末未具，是殆闕然，並以同王惲狀請爲師銘刻諸石。下即錄狀全文，而爲之論曰，金天眷間，始祖一悟眞人，是生衛郡，遠法漢儀，近追前代，上稽下考，乃立教焉。本之以湛寂，而符籙爲之輔，于以上格圓穹，妥安玄象，度羣生于厄苦，而爲之津梁，跡其冲靜玄虛，與夫祈禳禱祀者，並行不悖。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師其二代嗣法者也。而能增光禰德，玄風溥扇，已不居其功，傳畀得人，退守孤竹子臧之節，所謂激衰俗之頹波，隆百世之師者矣，是可銘也。中統五年二月十二日，嗣第五代度師，太一演化貞常眞人賜紫蕭居壽立石。

由大定廿六年丙午遯去，至中統五年甲子，相距七十九年矣。初祖傳及三祖墓表，四祖時已請濟南遺老爲之，二祖傳狀獨闕，至是始請秋澗徒單楠撰也。三祖墓表見今濟南遺老集四十二，其詞曰，太一之教，興於金天眷間，衛郡蕭眞人，其始祖也，一再傳而得師焉。師諱志冲，字用道，博州堂邑人。本姓王氏，祖某，父某，並受眞人法籙。師幼穎悟，日誦千言，年十六，父兄議婚，師曰，性喜出家，不願娶也。强之不可，因逃去，詣衛州參二代師爲弟子，始事尊宿霍子華。子華故有淹疾，師侍奉惟謹，前後十年，無倦色，或衣不解帶者數月，人以爲難。大定十六年，普試僧道，師初密誦經文，而人不知，一旦中選，儕類甚驚。十七年授度，保充衛州管內威儀，領教門事。二代師將退席，乃以爲法嗣而改姓，凡法嗣皆從蕭氏，祖師之訓也。師素不爲辭章，及升堂諭衆，隨意而言，悉成文理，勸戒深切，聽者聳然，內外相慶，以爲宗門得人。居無何，有司選奏高德之士，補住中都天長觀，師首應之。既而河犯郡城，居人他徙，本觀道衆亦旅寓蘇門，師聞而還，聲望旣隆，求教者接跡，歲所傳無慮數千人。明昌間，前尙書右丞劉公偉自大名移鎭河中，道出淇上，謁師甚恭。州倅移剌者，先以常流待師，見劉加禮，心疑之。其後數屏人獨往，而師常靜坐無爲，因問先生于此有何受用，師曰，靜中自有所得，非語言可以形容，若無得者，雖片時不能安，况終身乎。其人乃服曰，劉公誠有知矣。泰和初，章廟春秋高，皇嗣未立，設普天大醮于亳之太淸宮，間歲報謝，師皆與焉。五年，河南道士籍少，以再祈皇嗣被召，過師問之，師曰，向來作醮，例遣重臣，所在供擬，多傷物命，其違天意甚矣，自今宜能之。至于與醮官吏，皆須禁止葷酒，務行善事，雖然，再三則瀆，亦恐徒勞耳。籍至闕，以勿遣重臣爲言，上可之，而令籍詣太淸行事如初，師與俱往。既又同赴中都太極宮，誦經百日，時戶部侍郎胥鼎方提控寺觀，恐師南還，率朝士十餘候之，曰今明主臨朝，尊玄重道，天長纔廢，隨建此宮

，如師者人天眼目，不容遽去也，會宮衆亦堅挽之，遂勉爲留。衛紹即位，特賜上清大洞法服一襲，當時榮之。師嘗謂人生貴適意，顧名雖尊顯，而身甚勞，浩然有休息志，乃因胥公舉汾西李大方以自代，實大安二年之春也。一日集衆曰，祖師立敎，代代相承，如續燈然，無有窮盡，今弟子中蕭輔道者，祖師再從孫，吾當付之。於是退處西堂，高拱淵默，不復以世務關意。貞祐二年，四代師主亳之太清，師亦從焉。四年閏七月丙午，忽謂門人曰，速具湯沐，吾將歸寂，門人亟加冠履，未畢而逝。八月庚申，權殯于宮之塋，送者幾萬人。師平生無喜慍，恂恂似不能言，至遇事而發，雖衆所難決者，三數語輒定。老莊之外，兼通諸史諸書，而尤長于左氏春秋，其智識有大過人者，享年六十六歲，戒臘四十，自號玄朴子云。四代師，字公弼，既返河朔，將復迎師骨以祔于眞人，而求所以表其墓者，俾予文之。公弼一世偉人，所交皆天下之士，而竊幸與之游，昔已嘗爲作眞人傳矣，而又有茲命，是不以蕪陋見鄙也。義不得辭，則據其事狀而具著焉。

二祖韓氏，三祖王氏，其先世皆受初祖蕭眞人法籙，然既嗣法，則必改從蕭氏，此太一教特例也。右丞劉偉，金史九五本傳作劉暐。泰和初設醮亳州太清宮，具載於金史十一章宗紀，及六四章宗元妃李氏傳，九三章宗諸子忒隣傳，供給繁苛，甚爲民害。元妃傳言帝以繼嗣未立，遣近臣詣諸岳觀廟祈禱，詔司空襄往亳州禱太清宮，既而止之，遣刑部員外郎完顏匡往焉，知志冲勿遣重臣之言已有效也。而九四丞相襄傳，仍載泰和元年春，承命馳禱亳州太清宮者，蓋承命在先，因志冲之言而止，實未嘗往，而史據前詔書之也。胥鼎見金史一〇八本傳。李大方非太一，亦非大道全眞，蓋舊派道士，而與太一諸人接近者，元遺山集三十一有通玄大師李君墓碑，即李大方也。濟南此文，爲太一四祖蕭輔道所請撰，遺山李大方碑，亦大方族孫持蕭輔道所錄事跡求文。諸道流蓋深知非附青雲之士，

不能施於後世歟，此可爲史家張目者也。

四祖蕭輔道之重望第三

一教之興，必有龍象爲之後先疏附，然後能致其光大，有創而無述，不一二世而亡，則適成其爲素隱行怪而已。全眞之丘處機，大道之酈希成，太一之蕭輔道，皆所謂龍象也。輔道字公弼，號東瀛子，賜號中和仁靖眞人，太一嗣教，例須蕭姓，輔道則初祖再從孫也。輔道負天下重望，然無始末完具之傳狀碑銘，其行蹟散見於石刻及題詠中，亦可窺其涯略。汲縣萬壽宮有唆魯古唐妃懿旨碑，十八行，其文剝蝕不可讀矣，然賜蕭輔道字樣尚存。吾又得趙州太清觀懿旨碑拓本，文與汲縣碑同，惟衛州萬壽觀五字易爲趙州太清觀而已。文曰、

長生天的氣力裏，谷裕皇帝福蔭裏，唆魯古唐妃懿旨，趙州太清觀住持道士蕭輔道，寔太一一悟傳敎眞人泉裔之曾孫，繼承之四葉，才德兼茂，名實相符，清而能容，光而不耀。富文學而重氣節，謹言行而知塞通，體一理而不偏 應衆機而靡戾。復以闡揚法事，紹述宗風，道助邦家，澤濡幽顯，是可尚也。要光前業，宜錫嘉名，用傳不朽者，右賜中和仁靖眞人號，傳度太一法籙事蕭輔道，准此，丁未年二月日。

丁未定宗二年，定宗即谷裕皇帝也，元史本紀作貴由。唆魯古唐妃爲睿宗妃，后妃表作唆魯忽帖尼。汲縣此碑，與前章所載之憲宗二年忽必烈大王令旨碑同在一處，而此碑先立，見存太一教石刻之最古者也。秋澗集有記二篇，曰淸躍殿記，專記輔道見知世祖事，其石亦在汲縣。曰堆金塚記，專記輔道收葬枯骨事，其石不存，文見集三九。曰、

國朝癸酉歲，天兵北動，奄奠中夏，明年分道而南，連亘河朔，衛乃被圍，粵三日，城破，以州旅拒不即下，

悉驅民出泊近句，無噍類殄殲。初星妖下流淇上，聾兒氣吐成謠，閧歌里陌間，曰團欒冬，半破年，寒食節，絕人烟。尋罹厄，實貞祐二年春正月十有二日也。時太一度師蕭公，當危急際，以智逸去。是年冬十一月，師自河南來歸，睨其城郭為墟，纍骨如莽，惻然哀之。遂刮衣盂所有，募人力斂遺骸，斷溝胥井，攓蓬披塞，掇拾罔漏，迺卜州西北二里許，故陳城地，鑿三坎，瘞而丘之。仍設醮祭，以妥厥靈，游魂褫魄，薤露蒿蒿，同歸一竁，而師之掩覆仁心，於鄉梓之義極矣。今其封，俗呼為堆金塚，言人骨久而化金石也。每歲清明後一日，邦人聚奠，以信此孺，本宮為尸而祝之。六代師全祐，懇予文紀其事，以昭先德，師生平以道濟衆，力苟可及，不忍以一物失所類如此。初師既葬，主柘之延祥觀，壬辰冬，大兵至城下，師懲前日河朔兵兒之慘，復以一言活萬家於鋒鏑之下，古稱澤及枯朽，矧生人乎，師之謂也。向使師遭時得位，其仁民愛物之功，豈如是而已耶，因併及之。至元十九年壬午，蜡臘日記。

癸酉元太祖八年，即金之貞祐元年，百年之間，河北兩度淪陷，中原之禍亟矣。此碑可與李致堯葬枯骨碑參照，李碑見乾隆汾州志廿八及金文最六五，述靖康元年汾州城破之慘狀，不忍卒讀。由靖康至貞祐，不過八十八年，前創甫平，後創又烈。識者生當其際，痛深創鉅，埋首飲泣之不暇，豈復有榮華軒冕之思。傳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況出家學道之人耶。秋澗乃以不遭時得位為輔道惜，豈知道之言哉。

清蹕殿記見秋澗集三八，殿即衛州萬壽宮之一殿，其石雖存，亦剝蝕不可讀，以集校之。曰，衛州太一廣福萬壽宮，既落成，嗣師蕭全祐以其事上聞，賜名曰清蹕。全祐將文諸貞石，以傳不朽，謂臣嘗忝屬太史，於法得書，迺具其本末來請。臣謹按初上之在潛也，思得賢俊，以裨至理，聞太一四代度師蕭輔道弘衍博大，則其人也。於是

以安車來聘，既至，詢所以爲治者，以愛民立制，潤色鴻業，用降至孝者，數事爲對，上喜甚，錫之重賚，辭不受，曰眞有道士也，賜號中和仁靖眞人，冠帔尊崇之禮，前後有加。迨己未春，鑾輅南駕，次牧之野，時師倦游已返，上以隱居所在，特枉駕來幸，周覽殿廡，儀享丈室，詢慰宿昔者久之，所以欽悒眞氣，懷思不忘，且從五代嗣師居壽之請也。及登大寶，復降璽書，追寵師德，有淸而能容，光而不曜，富文學，知變通，嚮朕在潛，與之同處，何音容乍遠，冠履遽遺，殊用悵然之歎。居壽等以遭際聖明，顯異家教，其臨幸之榮，又爲前代希闊之遇，顧惟丈室罔稱淵躍，思丕御天之構者，念茲在茲，繼承詔住燕之齋宮，致有待而未遑焉。迨六代度師全祐，即主法席，首以繼述先志爲切，始克丕建，實至元廿三年丙戌歲冬十一月也。

記撰於至元，石立於大德二年五月，劉賡書，王復篆。輔道憲宗二年壬子卒，己未憲宗九年，世祖至衛州，輔道卒已七年矣。居壽至元十七年庚辰卒，大德二年戊戌立石時，居壽亦卒十八年矣。文中侈言輔道知遇，詞臣應制之體應爾，固不足爲輔道榮，輔道之重望，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有嚴光周黨之風，爲天下士林所傾仰，不在新朝區區之尊崇也。王滹南撰三祖墓表，稱輔道爲一世偉人，所交皆天下之士，竊幸而與之游，推挹極矣。

元遺山集三有贈蕭鍊師公弼七古云，吾家阿京愛公弼，吾家澤兄敬公弼，半生夢與公弼游，豈意相逢在今日。春風和氣在眉宇，玉壺冰鑑藏胸臆，人間萬事君自知，未必君材人盡識。蘇門水木無纖埃，聞君家近公和臺，仙家近日多官府，黃帽靑鞋歸去來。注，時汰佛老家甚急，故云。遺山此詩，作於元太宗九年丁酉，時在衛州。輔道未經新朝禮遇，且汰僧道甚急，而士流之傾仰輔道已如此，可知輔道之重望，不在政府之尊崇也。澤兄謂王渥仲澤，太宗四年歿。阿京謂冀禹錫京父，太宗五年歿。施北研箋遺山詩，謂阿京爲劉京叔，非也，遺山詩阿京二字凡三見

，卷一贈答劉御史，阿京吾所畏，此指京叔也，卷三贈蕭鍊師及卷五南冠行，阿京風調阿欽才，皆指京父。中州集六，冀都事禹錫小傳云，禹錫字京父，龍山人。在京師時，希顏，仲澤，欽叔，京父，相得甚歡，升堂拜親，有昆弟之義。而不肯徒以文字之故，得幸諸公間，希長予六歲，澤長四歲，欽與京少予二歲，此所以有吾家之稱也。若京叔則少遺山十三歲，生平持論，排斥佛老，見歸潛志十二，未必獨愛公弼，且與遺山無昆弟之義，又因崔立碑事，與遺山有互相諉過之嫌，未合親之曰吾家也。遺山與公弼本爲修史同志，玉堂嘉話八金史條，言元裕之蕭公弼奏用銀二千定，今即編修書寫，是也。

李庭寓庵集二有送蕭鍊師公弼赴北庭之召二首，其一云，誰使蒲輪下九天，希夷政自日高眠，白雲未信能留住，青海情知也有緣。今代中原猶汗馬，古人遺戒若烹鮮，衝風萬里龍沙雪，好護囊書上細氈。又有蕭公弼鍊師生朝云，遊戲銅駝不記春，漆瞳閱盡世間人，詩中放浪陶彭澤，教外風流賀季眞。九轉丹成聊應物，五噫歌罷更憂民，掀髯一笑南華老，欲向逍遙說大椿。卷三又有蕭公弼生朝水龍吟一首。庭字顯卿，華州奉先人，與麻信之楊煥然爲友。其集四庫未收，宣統末，藕香零拾始據鈔本刻入，然甘水仙源錄之寓庵詩文，仍未掇拾也。

秋澗集廿一和曲山題太一宮詩韻云，蒼精宮闕五雲高，千刼塵緣謝世勞，太一旂常王母使，眞官袞被吉光毛。仙家功行何多品，人物中和第一曹，近日蓬壺到清淺，獨留春色醉仙桃。蕭爽神庭積翠高，東瀛修復堵宮勞，法傳四葉光前後，望重層霄一羽毛。粉飾皇圖開治道，庇庥廣厦到吾曹，慇懃太一池邊月，曾照銀觥醉露桃。注，粉飾皇圖，謂初見今上時，首陳修國史，立臺省等事，醉露桃，謂四十年前陪諸公讌集方丈前除，庇庥廣厦，謂接禮士夫也。能接禮士夫，士夫又能容其結納，其非俗物可知。所云四十年前陪諸公讌集方丈前除者，即指輔道赴召時

，秋澗有送蕭四祖北上一首，見集十四，曰，丹鳳銜書下紫庭，秋宵光動少微星，蒲輪再起秦遺逸，天意將新漢典型。長策正勞黃屋夢，故山從使白雲扃。中原有幸經綸了，天外高鴻本自冥。又序云，壬子夏六月，陪蕭徵君飲方丈南榮，同會者烏大使正卿，董端卿經歷，學士徒單雲甫，張提點幾道，王秀才子初，洎家府，小子惲隅侍席末云。烏古正卿謂烏古論貞，董端卿謂董民譽，徒單雲甫即徒單公履，張幾道則太一道士張善淵也，均見秋澗集碑陰先友記，所謂一時之雋也。是年冬蕭輔道卒，秋澗有蕭徵君哀詞，見集廿四。序云，東瀛先生，有道之士也，予以里閈故，獲展屨綦之拜，蓋十有一年矣。今茲云亡，謹摭其見聞之實，作追懷詩六首，姑達乎感慨云耳。其末二首云，萬事生平委自然，竹風松月共清圓，衣塵才拂朝元去，忍向人間久棄捐。樓觀才成人已非，身前毫髮恨無遺，空餘讀易壇邊竹，露葉青青若淚垂。集廿九又有太一宮四絕，前二首云，華表人歸鶴未來，客從雲氣望蓬萊，西南一望婆娑樹，猶記中和手自栽。露濕庭松偃蓋青，一聲幽磬隔疎櫺，多應金簡朝元罷，自炷爐香讀道經。輔道雖負重名，然正式史料缺乏，只可以詩作史，即詩而觀，所謂人物中和第一曹者，固可與濟南公弼一世偉人之語相印證，其得王仲澤冀京父元遺山之愛敬宜矣。劉靜修集十七洺水李君墓表，亦言蕭鍊師公弼有重名，所與遊皆當世名士，其風度可想。表見後章。

五祖李居壽之寵遇第四

全眞孫德彧之貴盛，吾嘗目爲市朝鶩道之徒，非山林樂道之士。三教惟大道張淸志深自貶損，愈見其高，若太一李居壽亦復未能免俗，甚矣國王大臣之不可親近也。居壽行蹟，有秋澗所爲行狀，首尾完具，不如蕭輔道史料之

鱗爪僅見。元史釋老傳，太一敎四傳至蕭輔道，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召對稱旨，以老請授弟子李居壽掌其敎。至元十一年，建太一宮于兩京，命居壽居之，領祠事，且禋祀六丁，以繼太保劉秉忠之術。十三年，賜太一掌敎宗師印。十六年十月辛丑，月直元辰，勅居壽祠醮，奏赤章于天，凡五晝夜。事畢，居壽請間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參預國政，且又因典瑞董文忠以爲言，世祖喜曰，行將及之。其後詔太子參決朝政，庶事皆先啟後聞，居壽爲之先也。

始吾尋此傳所自出，惟繼劉秉忠禋祀六丁事見行狀，而請太子參預朝政事，文與卷十世祖紀同，疑其採自本紀也。然同是一書，何至疊出，細硏求之，知其與本紀均採自世祖實錄耳。何也，據李善長進元史表，元史本出自十三朝實錄，而世祖實錄即王秋澗等所修。秋澗與居壽同里閈，深相知，故今元史世祖紀，居壽之名屢見，卷五，至元元年十一月辛卯，召衛州太一五代度師李居壽赴闕。卷八，至元十一年十二月癸亥，賜太一眞人李居壽第一區，仍賜額曰太一廣福萬壽宮。卷十，至元十六年十月辛丑，以月直元辰，命五祖眞人李居壽作醮事，以下詞與釋老傳同，十二月命李居壽告祭新歲。卷十一，至元十八年正月丁巳，制以六祖李全祐嗣五祖李居壽祭斗。

元世道士衆矣，何居壽之名獨屢見於紀，其爲實錄原文無疑也。世祖實錄二百十卷，纂爲世祖紀者不過十四卷，而殘留李居壽史料已有五條，則實錄元文之有關居壽者當不止此。居壽至元十七年七月卒，故十八年正月以六祖李全祐嗣，今世祖紀不見其卒，而見其嗣，知其有所刊落也。兩作李居素者，字之譌耳。秋澗曾進承華事略於太子，居壽亦頗與東宮結納，隱然以四皓自居，道人干預人家國事，危矣，幸而先卒，不然，不知其何極也。

劉秉忠至元十一年卒，危太樸文集八，送郭眞人還玉笥山序，言世祖時常山劉文正王，以沉機大略，最爲親幸

，且通秘術，用兵之際，役使鬼神，多著奇效。乃作祠宇于宛平之西山，開平之南屏山，以祠太一六丁之神，俱號曰靈應萬壽宮。常山王既薨，嗣居之者非操履貞白，明於道術者，不得與玆選。靈應萬壽宮，即釋老傳所謂太一宮，世祖紀所謂太一廣福萬壽宮也。宛平開平，即釋老傳所謂兩京，一大都，一上都也。秉忠卒後，以居壽繼其術，然太一之祀，泰定紀及文宗紀猶間見之，至明初已不可考。元史祭祀志序，言五福太乙有壇畤，以道流主之，皆所未詳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亦五世而斬，遡時主一時之好惡，寵遇不能久而不衰，據危太樸送郭眞人序，至順至正間，祠太一者已非太一教人，而爲正一天師派，則其時太一之法雖存，恐亦合併於正一矣。中國軍事勢力，南或併於北，而文化勢力，北恒併於南，今後不可知，已往固如此也。玆將秋澗集四七居壽行狀節錄如后、

師姓李氏，諱居壽，字伯行，道號淳然子，衛之汲縣西晉里人。自幼喜道家之學，年十三，拜太一四代祖中和仁靖眞人爲師，旦夕給侍左右，容度詳謹，中和知其可教，甚善待之。戊戌歲，受戒爲道士，命典符籙科式等事。壬子歲，聖主居潛邸，駐驆嶺上，以安車召中和於衛，既至，燕見之次，薦師才識明敏，請傳嗣爲五代祖，仍從誓約，易姓爲蕭，既蒙允可，賜號貞常大師，仍授紫衣。其年冬，中和謝世，中和人品道價，高际一世，師嗣挈玄綱，以簡重堅潔，持守成規，若恐失墜。及其張皇道紀，醻酢事宜，其應如響，由是徒衆厭服，聽約束惟謹。己未春，上南巡，駐驆淇右，重師之請，幸所居萬壽宮，悵眞仙之倏去，喜付畀之得人，周歷殿廡，詢慰者久之。師敷對誠欵，允協睿意，眷顧光寵，於焉伊始。明年庚申，中統建元，春正月，命師即本宮設黃籙大醮，冥薦江淮戰歿一切非命者，迎奏際，陰風淒凜，若有趨赴慘泣之狀。秋九月，詔赴闕下，上親諭修祈祓金籙醮筵，翼日，特賜號太

一演化眞常眞人。二年冬，上命禁斗於厚載門，親詣祝香，仍賚錦紋綾帔。四年秋，遣近侍護師祈香岳瀆等祠，仍賑濟貧乏。至元三年，以京師劉氏宅賜師，爲齋潔待問之所，大內靑宮肇造之初，皆詔師按太一符法禳鎭方所。十一年特旨於奉先坊創太一廣福萬壽宮，中建齋壇，繼太保劉秉忠醮六丁神將。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羽化於西堂方丈，享年六十，治命令觀妙大師李全祐嗣主法席。訃聞，上嗟悼久之，儲皇賻楮幣三十定，仍諭中書省給威儀祖送，其年十月，遣使護喪歸葬衛州汲縣四門村祖塋之次。師丰儀秀偉，謙虛篤實，不事表襮，混然與物無忤，而胸中風鑒，殊皜皜也。與人交，誠欵有蘊藉，所談率以忠信孝慈，爲行身之本，未嘗露香火餘習。生平問學，不斯須離，如飢渴之於飲食，其易傳，皇極，三式等書，皆通究其理。晩節德量，弘衍博大，不可涯涘，宜其爲聖皇抱眞風，屬祕祀，留宿宮禁，參預庭議，因方便而溥德澤之庞，即詢訪而裨時政之闕，橫覆道蔭，成敷錫之美者多矣。惟其玄默不出，叵得而詳，論者謂師雖方外士，其至誠上感，有君臣慶會之契，古人稱上士學道輔世主，師其有焉。旣窆之二年，嗣教眞人將以師言行請於朝，植碑神門，以慰華表歸來之想。以不佞惲與師義同里閈，交且欵，知師爲頗詳，以事狀見託，謹按綱首楊茱等所具行實，勉爲件右，庶幾太史秉筆者得採擇焉。至元十九年十二月，王惲謹狀。

紀言至元元年十一月召赴闕，狀言中統元年九月召赴闕，非記載有訛，即兩次赴召也。狀極言居壽寵遇，本非道人所重，惟言其德量弘衍博大，好問學，未嘗露香火餘習，則固非庸俗道流也。紀傳載其會請太子參政，狀未明言，蓋撰狀時世祖與太子尚存，臣下不便居其功，而云留宿宮禁，參預庭議，則已微露其意矣。至修實錄時乃明著其事於錄，遂爲後來紀傳所採，吾謂秋澗不曾爲太一敎太史，非妄言也。

六七祖傳授之推測第五

太一教祖師可考者至七祖止，然六七祖傳授之間，書闕有間，故考六七祖事蹟，亦如考四祖，只可得其鱗爪，不能首尾畢具也。秋澗集有關太一教之文，十之九爲六祖所請作，而六祖本身之傳狀碑銘未聞焉，秋澗蓋卒在六祖前也。秋澗集九有紫藤花歌，序云，癸未歲三月二十八日，宋賓客乘澤車過道宮訪余，時庭中紫藤花盛，爛若錦搆，道師蕭公邀宋與余坐藤陰下，尋友人張明之亦至，酒數行，開口笑粲，殊適然。癸未至元廿年，時五祖居壽已卒，所謂道師蕭公，當爲六祖全祐也。宋道，字弘道，終太子賓客，見中堂事記下。集二十有寄六祖眞人詩云，涉世筋骸百不堪，只堪打坐老書龕，眎雖遠騁目全眊，聽不能聰耳轉耽。臂痛帶來梅嶺濕，心煩漸染瘴江炎，客來問訊承佳意，蓄縮其如向老龕。至元廿六年秋，秋澗授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廿七年冬，以疾得告北歸，此詩當作於按察閩海時，故有梅嶺瘴江之句，時年六十四，故有老態也。集廿一有十一月十八日壽宮小集，與六祖眞人，牛教授伯祥，張按察鵬飛詩，壽宮，太一萬壽宮也。十稔相望不易逢，一樽誰料此宵同，笑談偶得陶元亮，賓主不分龐德翁。竹葉添春冬後綠，燭華留喜夜深紅，鼎邊句就東方白，却恐彌明笑不工。則至元廿九年壬辰作。同卷又有喜答李六祖病後見憶云，詩韻鄉心兩壘稠，竹宮長記半冬留，隣房嬉戲有眞樂，鵬背逍遙忘遠遊。淸夢偶便旬月寢，巖花空抱一春愁，朝來好得平安報，香滿經臺紫氣浮。此則六祖自病也。秋澗與六祖往還之密，於此可見。

集四十有太一集仙觀記，述五代度師居壽至京師，特建琳宇，勑額太一廣福萬壽宮，命主秘祀，香火衣粮之給，一出內府。逮今承化純一眞人全祐，繼奉祀事，十載間，以受業者衆，國之經費日廣，堅辭廩料，至于再三，有

司上議，禱祀重事，供給所需，不可闕也，全祐謙撝之請，亦不可違也。良田菓植，隸大司農者，量宜頒賜，置爲恆產，遂賜順之坎上故營屯地四千餘畝，復慮未臻豐贍。元貞改號，歲七月，載生明之二日，平章政事，領大司農，臣怙哥等言，宛平縣京西鄉馮家里，隸農司籍栗林，叢茂川谷間，以株而計者約五千數，若盡畀全祐，庶幾資廣道膺，永昭祀事，制可。全祐榮被恩賚，乃自誌曰，吾道家者流，清心繕性，歸潔一身，何以仰答恩私，惟有廣開福田，朝香夕火，祈天永命而已。明年丙申春，相栗林隙地，重崗環抱，主峯面其北，下毖寒泉，泓澄碧澈，旁地衍沃，可引灌溉。既奠厥居，中構正殿三楹，前翼兩廡，下至寮舍廚庫，莫不備，四周繚以石垣，前啟玄門，榜曰太一集仙觀。工既訖功，以不肖猥同井閈，且承乏太史，求文諸石，大德元年九月望日記。順者順州，今河北順義縣，五祖居壽與秋澗同爲汲縣人，而此記又言與六祖同井閈，吾始疑六祖亦汲人，讀劉靜修集十七洛水李君墓表，始知其不然，則臆測時有不穩也。

洛水李君，即六祖之父，表云，君諱守通，字彥誠，姓李氏，其先中山人。五世祖從太，宋靖國間仕至朝散大夫，因宦游至洛水，愛其風土衍沃而占籍焉，遂爲洛水人。曾祖智靜，避靖康之亂，隱居不仕。祖德遷，考道元，讀書有立志，動止以禮，年五十，即斷家事關白，就太一翁受道籙，開別第以居，二子，長守進，君其次也。君資樂易，與物無忤，喜施予，善談論，年九十，以至元九年十月，無疾而逝。子三人，長全福，季全安，皆早世，中子曰全祐。初東瀛先生蕭錄師公弼，有重名，所與游皆當世名士，今上在潛邸，屢以安車徵之，至則待以客禮，其前後條對，及所薦舉，皆天下之選，蓋奇特之士，厭於世故，而以方外自隱者也。君以全祐幼有羸疾，不任婚宦，乃命棄家師事之，今以學識清修，先賜號觀妙大師，再加純一眞人，深爲上及皇太子所眷顧。二十五年春，純一遣

使持君世次行事，請於予曰，予家自朝散公起家，兩世貴顯，後漸卑下，爰至先考，方圖遠紹先業，尋又棄去。今全祐老矣，雖兩被璽書，奉祠宮觀之秩甚隆，而不能追及先世，又旁無支屬可以後吾親者，思所以慰吾親，惟有旌紀丘隴之一路耳。平昔願交吾子，凡以是故，今敢以是累吾子，吾子其毋辭。嗚呼，吾純一託跡玄虛，旣老而能不忘其親，雖其天彝之秉，自不容已。然予於是益信東瀛爲奇特之士，而其門人之所觀感而得之者固如是，乃爲敍其始終，且系之辭，以識吾純一之悲焉。

洺水與汲縣，金時均屬河北西路，故與秋澗同井閈。此爲六祖父守通墓表，然記守通事僅兩行，餘皆記守通先世，及蕭四祖事，並全祐求文之詞而已。然吾於此得六祖爲人之大略矣：靜修，河北高士也，生平以不仕見稱，而全祐獨識之貧賤中，以爲可以慰吾親者，非靜修之文莫屬，平昔納交亦爲此，則其識鑑有過人者。孫夏峰集八，重修靜修祠記，謂自中夏陷於金，百年而後元，河北爲金元域，而先生之先世，爲金元人，百世後以不仕元高先生，非以先生爲有宋之孤臣也。崔文敏銑有言，管寧之避魏，存漢也，靜修之辭元，存中國也。先生以元人不仕元，則元不得而有之云。嗚呼，此李卓吾所以置靜修於藏書外臣傳也。全祐與靜修生並世，而同情於靜修，靜修亦極推許東瀛，以爲奇特之士，而門人之所觀感而得之者如此。豈不以太一諸人，抱瓌瑋殊異之資，相率而逃於方外，其志與靜修同耶，世以不仕元高靜修，則方外士之不仕金元者高矣。雖然，全祐爲人，旣可於靜修之文見之，而其晚年傳授源流，終莫可考。表作於至元廿五年，時秋澗六二，靜修四十，而全祐已稱老矣；靜修亦以爲老而能不忘其親，假定爲六十，則與秋澗年相若，即後有新證，亦當不遠也。

道園學古錄三，有次韻伯庸尚書春暮遊七祖眞人庵，兼簡吳宗師詩，伯庸馬祖常，也里可溫世家，見拙著元西

域人華化考。吳宗師全節，玄教大宗師也。詩云，賞心不作三春過，高興都爲百事牽，願解蘭舟溪水汎，思携藜杖野雲穿。眞人舘在無塵界，太尉詩如絕行仙，花下共遊仍獨往，不辭泥醉晚朝天。玄教由正一教分出，實一教而二名，若太一則別爲一教，今遊七祖庵，而兼簡玄教宗師，此何數七祖耶。謂爲正一，則元季正一已傳至四十代，謂爲玄教，則玄教是時新立，以張留孫爲一世，全節爲二世，夏文泳爲三世，未能有七祖也。然同卷又有奉同吳宗師賦蔡七祖新齋詩，則此七祖實蔡姓。詩云，城南烟樹聽鶯啼，石上苺苔覓舊題，自有琴心傳內景，更將書帙事幽棲。晚來相鶴風生竹，雨過籠鵞水滿溪，蜀客草玄成底事，蕭條白髮愧靑藜。此詩不知作於何年，然泰定初道園正在大都，數與方外士遊，方外士亦能與士夫接近。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十九，載泰定元年周天大醮投龍簡記，中有太一嗣教七祖蔡天祐之名，則道園錄之蔡七祖，爲太一嗣教蔡天祐無疑也。然六祖何年卒，天祐何年嗣教，文獻脫落，吾於此碑之外，復發見一同類之碑，額稱大元投奠龍簡之記，亦在濟源，延祐三年立石，只稱太一眞人蔡天祐，而無嗣教七祖之文，則其時蔡天祐未嗣教，六祖李全祐未卒也。碑爲潛研堂所未收，今錄如下、

延祐二年乙卯冬十月，上示星芒，下儆變御，聖天子皇太后省躬警誡，特命玄教大宗師，特進上卿，志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眞人張留孫，玄門掌教眞人孫德彧等，於大都長春宮，設建金籙普天大醮，列位三千六百。肇自十二月十一日，凡九晝夜，事已告成，尋遣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李倜，太一崇玄體素演道眞人蔡天祐，賚持寶香，玉刻符簡，玄璧金龍，敬詣濟瀆靈源投奠。丙辰春二月甫達祠下，初七日庚辰，恭建淸醮六十四位，翌日投奠玉簡金龍，越三日立石云。上文假定至元廿五年，六祖李全祐六十，則延祐二年，八十七矣，雖健在，恐不能參預九晝夜之大醮，故此碑無全祐名，然蔡天祐未稱嗣教，則其時六祖當未謝事也。

又泰定碑稱泰定改元甲子春正月，詔玄教大宗師玄德眞人吳全節，太一崇玄體素演道眞人，嗣教七祖蔡天祐，五福太一眞人呂志彝，正一大道眞人劉尙平，玄教嗣師眞人夏文泳，率法師道士幾千人，修建金籙周天大醮于大都崇眞萬壽宮，爲位二千四百，晝夜凡七。受釐之日，天顏甚愉，重封香幣，遣太一七祖眞人蔡天祐，承德郎郊祀署令馬懷吉，捧刻玉寶符，玄璧龍絣，馳詣濟瀆清源投奠。五月初三日至祠下，醮祭如禮，質明沉龍簡於水府，禮成而退，謹記。延祐三年丙辰，至泰定元年甲子，中間相距八年，玄教張留孫，全眞孫德彧，均以至治元年卒矣，故此碑無留孫德彧之名，而蔡天祐則已稱七祖，其嗣教當在延祐丙辰之後，泰定甲子之前，六祖之壽，殆將九十，與其父守通相等也。若七祖，則前後兩役，均奉命馳赴濟瀆，宜未甚老，道園錄既數以蔡七祖與吳宗師並稱，此碑亦吳蔡並舉，時吳年五十八，蔡年當亦不相上下。但此推測，未敢云無誤，姑待將來之發見。

太一教人物一斑第六

吾述大道教，只述其祖師，不述其人物，述太一教人物，不述其宮觀，非謂大道無人物，太一無宮觀也，以其史料流傳者少，不足成章也。大道幸存有兩碑陰，故可見其宮觀散布之大略。太一則有滹南秋澗等文集，故可得其祖師以外之人物。劉靜修集之李道元守通父子，舉家崇奉太一教，已見前。滹南集清虛大師侯公墓碣，其大父澄，爲抱珍初期弟子，亦見前。師諱元仙，字子眞，趙州人。生不茹葷，始學語，能辨三官像，少長嬉戲，則效羣兒禮北斗，澄大喜，會朝廷鬻祠牒，度爲道士。年十四，已克主大醮，詞音清亮，迥出一時，儕輩翕然推服。明昌初，以高德應詔，入住中都天長觀，自泰和改元，國家事祈禳，連設大醮，羽流極天下之選，師皆與焉。已而拂袖棲遲

于洧川，正大庚寅正月，爲道士左崇等作醮于鈞臺，法事勝絕。既畢將還，忽示微疾，衆欲召醫候之，師不許曰，世緣已盡，安用療爲。越三日日中，命置高座，面處之，顧至未刻，口占一頌，舉首端坐而逝，時年六十九。遠近士庶，炷香拜禮者累日，神色如生，乙酉，焚化於郭西，送者幾萬人，丙戌，塔于潁濱之崇眞觀。予素知師名，而不及識，每以爲恨，然嘗與其門人口悟詮游，悟詮業履清修，讀書好事，亦落落不凡者。以大元辛丑年正月改葬師于平棘縣明信鄉之鄭村原，屬予銘其墓，渠意既堅，竊亦樂爲之道也。乃敘而銘之曰，其生也賢，其沒也仙，人而如此，又何加焉，著之琬琰，以永其傳。此太一教見存最古之史料也。讀之可見太一教徒之修養，用能臨去坦然，且嘗施行火葬，墓亦名塔。正大庚寅正月甲子朔，乙酉廿二日，丙戌廿三日也，大元辛丑者，太宗十三年。侯君門人悟詮，集闕其姓矣，滹南稱其讀書好事，落落不凡，則不獨侯君賢也，其門人亦雅士也。天下豈有不讀書之教士，而能張大其教者乎。滹南樂爲之銘，有以也。

右侯元仙

秋澗集六一，有太一教碣銘四篇，皆應六祖而作，其一爲二代度師先考韓君碣銘，重明蕭道熙之父也，道熙行狀，秋澗作，已見前，道熙父母亦太一教初期弟子也。曰君諱矩，字某，其先爲大梁望族。曾祖璹，五季時，官司諫，以銀青榮祿大夫致仕，避地北渡，遂占籍爲衛人。君自少以疾不仕，資慈祥，家故饒財，心樂施與，凡親舊貧窶，里喪有不克襄事者，至傾刮囊篋以賙其急，或者來謝，曰非初心也，鄉黨以長者稱。天眷間，太一始祖眞人，以神道設教，遠邇嚮風，受籙爲門徒者歲無慮千數，君舉族清修，信禮尤至，香火之奉，雖寒暑風雨，不爽厥德。君既歿，重明躬葬君於四門里祖塋之次，母閻氏祔焉，禮也。六代度師全祐，顧惟傳嗣之重，是師眞所從出者，其

潛德幽光，表而銘之，中心庶獲少安。乃以刻文來請，重明於某祖妣妙清君，列叔父行，義不可辭，遂叙而系之銘。太一嗣教，例須改從蕭姓，吾始以謂他人父疑之，繼思其效釋氏耳。自古宗教無不以忠孝爲本，動謂異教爲無父無君者，迂腐之談耳。六祖愛其親，並推其愛於二祖之親，可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者矣，宜劉靜修之稱其孝也。二祖於秋澗祖妣爲叔父行，於此明言之，故秋澗述太一教之言，尤詳而可信。

右韓矩

其二爲三代度師先考王君墓表，虛寂蕭志冲之父也。曰君姓王氏，諱守謙，字受益，博之堂邑人。世以播種爲業，貲產豐阜，田以井而計者九，桑以株而會者萬焉，遂爲里中鉅家。然闔門善良，薄於世味，奉道之心，亟若饑渴，聞太一教以符籙度世厄，所在奔走惟恐後。君乃與其配李氏，欽挹眞風，不遠千里，求爲門弟子，量家歲費外，悉以贏餘爲本宮香火。有子曰志冲，即太一三代度師也。六代度師全祐嗣教之七年，自燕命提點張居祐等以禮幣來謁，且致其意曰，道家者流，雖崇尚玄默，而太一教法，專以篤人倫翊世教爲本。至於聚廬託處，似疎而親，師弟子之間，傳度授受，實有父子之義焉。今三代師眞具在宗門，表墓有碑，嗣法有傳，可謂光且顯矣。然物之在天壤間，未有無本而出者，今末有餘榮，而本爲寂然，豈厚人倫輔世教之理哉，敢百拜以表辭爲屬，幸惠使無拒。予以師之言，爲知所本，遂諾而作之表。太一教之興，其徒頗能薄世味，畢室清修，傾貲產以奉教會，得人信仰若此，奇也。三代度師墓表，滹南遺老撰，已足不朽，六代師生八九十年後，復能推錫類之仁，不遠千里求文以顯三代師之父，抑何其有合聖人追遠之旨也，秋澗獨爲知本，諒哉。

右王守謙

其三爲眞靖大師張公墓碣銘，曰，道有綱紀，需人而後弘，如上承師眞，下綜法務，以公材吏用而開玄佐之功者，其鍊師張公乎。公諱善淵，字幾道，趙郡平棘人。父溥，嘗任衛眞縣酒坊使，時太一四代祖中和眞人提點亳之太淸宮，溥素挹眞風，日侍師几席間，沾沾然喜曰，吾兒知所託矣，遂參禮爲門弟子。中和人品高邁，道價重一世，動靜語默，皆中倫慮，公親炙既久，與之俱化，若時雨然。歲壬辰，河南大兵，公與中和隔離者久之，既而聞師北渡，稅駕於趙，乃奔奉焉，師忻然曰，奔奏疏附，吾宗門有人矣，即令知太淸觀事。壬子夏六月，從中和北覲嶺邸，加號眞靖大師，改題點衛輝路道教事。公資淸峭貞幹，臨事敏而善斷，馭衆肅而有方，雖一言話，出人意表不肯碌碌混常流中。生平喜讀書，於老子最有得，故行己接物，多發其微妙，至於禬禳醮祭，內嚴外辦，綽有餘裕，兩從中和北上，沈幾先物，往返萬里，無不如志。壽七十，委蛻於太一順事齋室，實至元乙亥正月廿五日也。後八年，六代祖純一眞人，念公有力宗門，在玄士爲傑出，有不當泯於後者，丐予文以識墓竁，因撫其行實而系之辭。善淵，太一教中幹材也，秋澗集五九碑陰先友記，言善淵性機警，有幹局，表表爲玄門綱。遺山集三八有張幾道鍊師眞贊，即此人，曰玄學爲家，平實中和，靜焉而不譁。孫龍田巴，其書五車，吾知爲盜夸。若夫自後而先絕素隱之累，方外而內無多歧之差。語有之，人之生也直，然則若人之所以敦龐耆艾者，其未有涯也。遺山不輕許人，對道流尤多責備，其贊善淵如此，則非秋澗一人之私言矣。

右張善淵

其四爲凝寂大師張公墓碣銘，曰，師諱居祐，字天錫，世爲汲郡人。早失怙恃，兄居仁，訓育有方，甫長，愿立如成人，然向慕玄風，亟若飢渴，思得大宗師依歸，以果其腹。歲壬辰，天兵下河南，時太一四代度師，自柘城

北渡，應大將撒吉思請；主新衛昭順聖后祠，居仁舉家崇奉，遂命師爲門弟子。居無何，度師住趙之太淸宮，以師童侍有年，謹敬不怠，度爲道士，俄命掌觀之廩料，出納詳明，儉而中禮，曾無撮龠之慳，度師稱其能。時衛之祠觀，兵後煨燼掃地；度師遣提點張善淵詣衛興復，且請師佐理，師爲戮力從事，小大之役，率以身先之。至元十九年，六代純一眞人，以師道行純粹，勤恪有功，言於朝，宣授凝寂大師，衛輝路道教都提點，七年間，道流推服，教門增重焉。廿六年二月五日得寒疾，再宿，談笑而逝，及歛，予臨視，面如生，吁亦異哉，享年七十有二。越七日，提點范全定等，葬師於四門里祖塋之側，禮也。師爲人樂易，無機械，苟有過，須問之人而無憚於改，不然，咽若有物。歷事三師，前後五十餘載，護道服勤，始卒德不爽。純一眞人以予鄉曲故，持狀來謁銘。因憶十九年冬，予寓大都道宮，適師與會，宵永無寐，爇榾爐火，尊俎談舊，嘗及萬靈坑事，悲世故之無常，悼逝者之如是，凄然動華表歸語之感。故師每歲例淸明後一日，丐歛酒肴楮幣等物，斗量車載，展祭塚次，以慰鄉梓冥漠之魂，猶恐其心之不盡也，其於存歿兩間，亦追遠歸厚之意也歟。居祐，秋澗鄉人，生有連牀之誼，卒有臨視之儀，其蹤迹之密可想也。歷事三師，謂四五六祖，前後五十餘載，服勤不倦，居祐殆太一教最忠誠之修士哉。萬靈坑者，即前章之堆金塚，四祖叢葬戰亂枯骨處。國亡之痛，人有同情．每歲淸明致祭，亦紀念亡國云爾，誰謂出家人忘世也。

右張居祐

安陽上淸正一宮有聖旨碑，碑分四層，上三層皆元時語體聖旨，下層則賜太一嗣師劉道眞駢體聖旨也。旨云、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鑄金象物，古聞不若之歐，蘊藻薦芬，上有克誠之享。咨爾光□演道通妙法師，本宗三代宗師，太一嗣師劉道眞，□標霞室，召應飈車，行孚世祖之淵衷，祗復漢家之毖典。姑射所居無疵癘，漆園之語可徵．

壺翁以術役鬼神，玉府之符斯驗。灼蓍祈禳之效，允惟衆庶所推，雨暘應於雩壇，祆異莫逃於犀燭。正一五雷之法，自南士既克闡於芳猷，太一五福之位，蒞中央尚不承於靈貺。特頒異數，庸進仙階，賜號演道妙應玄一眞人，本宗三代宗師，主太一祀事如故，主者施行，大德三年五月日。安陽金石錄九載此碑，引元史釋老傳，謂劉道眞爲太一教徒黨，是也。謂史皆佚而不書，則元史十一世祖紀，至元十八年十一月乙亥條，大書召法師劉道眞問祠太一法矣。碑稱行孚世祖之淵衷，祀復漢家之毖典，指此也，何謂史佚不書耶，跋者未讀本紀耳。大德三年，六祖全祐掌教，何以碑稱本宗三代宗師，豈以四祖爲本宗乎，不可知也。安陽錄謂碑在今西關白龍王廟，世人久無知者，遂致方志疎漏可慨云云，則方志之疎漏也多矣。

右劉道眞

嘗讀危太樸文集六，山莊圖序，知有道士張彥輔善畫，不知爲何派道士也。曰彥輔君，國人，隱老子法中，善寫山水。鄉者侍臣有進其畫於延閣，余數從講官入直，與古畫並觀，幾莫可辨。然其畫人所罕得，魯國大長公主好名畫以自娛，張君終不肯與，他人可知已。陳基夷白齋稿外集下，亦有跋張彥輔畫拂郎馬圖，盛許之，圖繪寶鑑五，稱爲六一道士。道園學古錄三，則作太一道士張彥輔，族本國人，從玄德眞人學道，妙齡逸趣，特精繪事云。玄德，吳全節也，太一道士何以從正一派宗師學道，觀前章蔡七祖與吳宗師之關係，亦不足疑矣。述太一教人物，因並及之，以見其教之多材，且已化及蒙古也。

右張彥輔

徵引書目略

金史　元史　甘水仙源錄　祖庭內傳　七眞年譜
宮觀碑誌　長春道教源流　長春眞人西遊記　耶律楚材西遊錄　汝南遺事
敬齋古今黈　輟耕錄　至元辯僞錄　佛祖通載　安陽金石錄
偃師金石遺文　汧陽述古編　山左金石志　山右石刻叢編　京畿金石考
寰宇訪碑錄　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補正　金石萃編未刻稿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順治衛輝府志　乾隆汲縣志　滹南遺老集　李俊民莊靖集　離峰老人集
姬志眞雲山集　元遺山集　元遺山詩箋注　廣元遺山年譜　楊奐還山遺稿
王秋澗集　李庭寓庵集　胡祗遹紫山大全集　王奕玉斗山人集　姚牧庵集
吳草廬集　程雪樓集　劉靜修集　張伯淳養蒙集　魏初青崖集
劉將孫養吾齋集　劉敏中中庵集　虞道園學古錄　道園遺稿　邵亨貞野處集
迺賢金臺集　陳基夷白齋集　危太樸文集　宋濂學士文集　中州集
中州名賢文表　金文最　元文類　元詩選　石刻拓片若干種

跋

辛巳秋，師轍重蒞輔仁大學講席，援庵先生出示新箸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余奉讀旣竟，喟然而歎曰，此有關世教弘箸，豈徒發潛德幽光而已。新道教者，全眞教主王嚞重陽，大道教主劉德仁無憂，太一教主蕭抱珍一悟，皆自宋南渡後崛起於河北者也。其事略見於元史釋老傳而不詳，讀史者忽視爲舊道教，而不知其爲新剏。所謂王劉蕭三教主者，皆宋之遺民，懷志士仁人抑鬱之情，而思振拔於社會，以修道厲行，遯隱躬耕爲基，覺世牖民，救人利物爲務，固與昔之以符籙惑民而邀愚俗之利者，實異其旨趣。非先生之巨識，烏足以知之。三教之徒，丘處機一言而止元太祖之誅，酈希成至誠感禱而民衆感化，蕭輔道澤及枯骨而免柘城屠戮，是皆能拯斯民於水火，而造福於蒼生者也。不有專篇，曷資考證。先生旣博采金元以來諸名家集，復廣搜金石碑版，以考三教之始末，雖詳略各殊，然捋錄旣富，糾謬復精，使三教傳授淵原，秩然昭晰，學者得悉其大本，以視程敏政宋遺民錄，旨益深遠矣。况當此小雅盡廢，滄海橫流，人心陷溺之日，苟非先覺，惡導迷津，其有關世教，不益重乎。先生斯箸，足以補舊史之闕遺，開新編之剏制，謬承虛衷，下商體例，顓蒙蠡測，奚補鴻編，爰綴數言，庸誌景仰。東華舊史黟朱師轍謹識。

輔仁大學叢書目錄

編次	書名	版本	著者	冊數	價格
第一	中西交通史料滙編	排印	張星烺	六冊	十二元
第二	吳漁山先生年譜二卷	木刻	陳　垣	一冊	二元
第三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三卷	木刻	陳　垣	一冊	二元
第四	天壤閣甲骨文存	影印	唐　蘭	二冊	五元
第五	釋氏疑年錄十二卷	木刻	陳　垣	四冊	十二元
第六	明季滇黔佛教考六卷	排印	陳　垣	一冊	四元五角
第七	廣韻聲系	影印	沈兼士	印刷中	
第八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四卷	排印	陳　垣	一冊	二元五角